世界名著・卡德蘭愛的文庫之6

長青樹(下)

鄭麗淑／譯

世界名著・卡德蘭愛的文庫之6

長青樹（下）

鄭麗淑／譯

卡德蘭愛的文庫 6 長青樹（下）

鄭麗淑 譯

長橋

青少年冒險故事

這一輯一共有七本，彩色印刷，平裝。這是英國最著名的作家艾妮小姐的原著。描述二個男孩和二個女孩到世界各地的冒險故事。驚險中有機智，緊張中有幽默，是這一輯書廣受歐美讀者歡迎的理由。

1. 憂鬱島探險記　2. 古堡驚魂記　3. 寶藏谷冒險記
4. 荒島奇遇記　5. 霧山迷途記　6. 怒河歷險記　7. 馬戲團流浪記

■每本實價85元，七本共595元；全買只收476元。

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　長橋出版社　郵撥：108613・讀者服務：351-6462

祖父生日當天，全家人連茱麗的男友唐納都聚在家裏，只有茱麗深夜未歸。回來之後，祖父震怒異常，茱麗又和康起了爭執，衝出門外。安佩尾隨而至，來到河畔，竟發現康欲謀殺茱麗。

財產終於分配妥當，康雖然獲得了祖產，銀行存款却分給安佩及茱麗。不久祖父去世，是夜風雨交加，亞當家門口巨大的長青樹倒塌了。亞當和唐納被壓在樹底。安佩急忙騎馬到隣莊求救。回來時在馬廐遇上了康。康騙她亞當死了，震驚之餘，安佩終於洩露了秘密，原來她就是眞正的安佩。康拿着馬蹄，眼看就要砸到她身上……。

卡德蘭愛的文庫6

長青樹（下）

鄭麗淑 譯

Mary Stewart
THE IVY TREE

為什麼相愛的人不能相聚？
為什麼咫尺竟似天涯？
如果愛情神聖，
戀愛自由，
為什麼我不能追隨他？

10 白色之痕

溫暖晴和的日子一天天過去了，家家戶忙著趕晒乾草。藍空下的草原縱橫阡陌，金黃色的乾草一行行排列著，像煞了人間樂園的景緻。籬笆邊的野薔薇盛開在陽光下。而那隻黑白相間的胖貓—湯咪，生下了七隻小貓咪，每個人看了都不禁嚇一跳。

然而亞當·佛斯特卻無所事是。

在那月夜下碰面後一兩天，我終於有了到河邊走走的通行證，那使我感到好受一些。此後，

我就不再凝望著西屯莊和懷德卡間的道路了。日子一天、兩天、三天地過了，而他卻杳無消息。我心底想著，或許，他已「再三思量」過了，決定相信我的話。同時，爲了祖父的緣故，三緘其口而靜候事態的發展。此後，我再也沒看到他，而茱麗也曾勸我走過河畔的草原，去看看馬兒羅文安好否。我心底明白，不管亞當·佛斯特想些什麼，我要儘可能表現如常，若無其事。因此，很自然地，茱麗就希望我對那隻小馬多熱衷一些。

此後我就沒多向茱麗吐露心事，而她也沈默。我心底不禁猜疑著，她和唐納·謝頓間還得再好好談一談呢！她的感覺到底如何，畢竟也費人猜疑。她年輕、活潑，或許有點受寵慣了，然而就她所透露的些許心語看來，也許就是因爲她透露不多—我一直相信她對感情事是相當認眞的。我第一眼看到唐納時，就覺得他是個可愛又可敬的男人。此後，他也來過懷德卡兩三次，而我也一次一次地更喜歡他。其實，我也稍知這種似有若無的緊張狀態，這情形要不是出現在他們兩人當中，至少茱麗內心中也微感異樣。我看得出他的沈著穩重對十九歲而外向的她來說，怕是有幾分敬畏了，只因她已習慣和身旁倫敦社交圈中隨和坦率的男孩相處。深水可能是靜流的，然而一個十九歲的女孩實在很難欣賞這種男子。

在碰面的第一個晚上，她玩笑似的抱怨著實也不無道理。唐納·謝頓沒有一點浪漫氣息，而茱麗縱使有幾分浮華的世故，畢竟年紀尚輕，不免幻想著愛情當如星般閃爍，而一旦把對方的矜

持保守誤以爲漠不關心或懦於追求時，就變得軟弱無能了。換句話說，唐納是有幾分令人失望。欣慰、感情和友誼都在播下愛的種子後慢慢滋長了，而這些並不是十九歲的茱麗想要追尋的。她渴盼的不是幸福快樂，而是激情。無疑的，做爲情人，沈著的蘇格蘭人絕不是茱麗在一般小說中所見的英雄人物，也不若八年前在長青藤樹中留下紙條給情人的那個憂鬱男子。可憐的茱麗，假如她知道……，唉！我發現自己熱烈地盼望著，期待唐納能早日從那些羅馬人的東西中分心，說句愛情的話。

平時，在工作完工後，晚間他也到懷德卡走走。有一次，茱麗也到西林區，看看那邊的情形，可能是眞想知道工作究竟如何。

儘管如此，她好像還不太如意。唐納似乎在感情這方面不是很熱衷。黃昏時，他和她一道回家，留下來吃吃晚餐，沈默而愉快地聽她生動而略帶幾分怨意地描述著，說他怎樣老是被事情佔用了時間。

「坐在一個地洞裏，」茱麗說，「親愛的，我是說，成天坐在一個小地洞底，用一個小湯匙似的東西扒著泥土，是的，什麼也沒有，只有泥土。然後又把每匙泥土當成珠寶一般！唉！我從沒感到這般幻滅過！」

「難道沒有金幣？沒有一些雕像？」我笑著問。

「親愛的，我想，那裏面有羅馬靴帶。」

唐納的眼睛閃著，說：「那是我們的好日子，妳不可能希望永遠快樂無比。」

她微啓朱唇，隨後又閉上。她的笑容眞是可愛。我趕緊說：「好吧！說說你做了什麼吧？」

「像斷定時代等等。」

「斷定時代？」祖父放下了乾酪，抬頭說。

我瞧見唐納以他特有的方式看著他，一副禮貌和深感興趣的神情。然後答道：「是的。先生，茱麗說的的確沒錯，我們光顧著挖泥土。現在已挖通了城堡的牆壁和壁壘，還正想層層地挖下去，看看剩餘的壁壘，以及其他的陶瓷碎片。這樣，我們就可知道這堡址先前有過什麼建築。經由建築遺跡，也可知道這地方的歷史。然而，至今爲止，」他笑著望她，「茱麗說的沒錯，除了挖土之外，什麼也沒看到，工作眞是枯燥得很。」

「但是，你看來非常熱衷此事，」茱麗說。我不覺得她的話帶點責罵，然而聽起來卻有幾分怒氣，眞像個小孩的嘔氣頂嘴一般。

唐納似乎沒注意到這一點。他說：「好吧！我想這件事就像大多數的工作一般，大部份的時間都只是一些單調的例行工作，然而高潮來臨，有所發現的話，卻是相當高興的。」

「哦！」茱麗說著，又像平常一樣幽默地笑出聲來，「好吧！看在老天的份上，告訴我們事

情到底怎樣了，也讓我們好好去看一看！至少……」她轉過來對我說，「他星期三就可從泥土堆中翻出來，我告訴過你嗎？我們正想到新城去，到皇家戲院看戲去。」

「看戲去！多棒！但是，親愛的，星期三……星期三是祖父的生日，妳可沒忘記吧！我們大家都在，正想好好慶祝一番呢！」

「哦！是的，我知道，正因爲如此，我們才要白天去看戲呢，唐納說他通常只能安排星期六，而星期六戲院沒有空位，那天演的是約翰·吉爾格德的新劇，我可是不能錯過喲！所以唐納特地撥出星期三，只要午餐過後，我們就可去了。祖父也知道這件事，我們會及時趕回參加舞會，唐納也參加舞會。」

「他眞是善體人意。我知道麗沙安排了一些很好的節目，但是她守著秘密，不肯告訴我。」

麗沙幾分心不在焉地笑著。我知道她一直急著想離開餐廳，回到廚房中準備康的晚餐。只要他工作晚了，一入家門，她就在廚房中爲他弄吃的。在這半小時的時光中，她能與他分享，是她一天中最盼望的事。

「好吧，」唐納以他特有的柔和平緩的聲音說，「謝謝你的邀請，但是我不知道這是個家庭舞會，我恐怕要……」

「是的，別說不能來吧？」祖父說，「我們都希望你能來，客人會爲家庭聚會帶來許多歡悅

的。每個家庭聚在一起時，氣氛總是不大對勁，溫士陸一家尤然，你如果來了，我們會玩得更好一點。」

唐納笑著說：「好吧！如果你眞是這麼說的話……」

「我說的是眞話。我要對家人說的話通常在上床睡覺前三分鐘就可簡簡短短地說完了。」他那神采奕奕的老花眼繞了桌子一圈，在康的空椅子上停視片刻。「是的，你來最好。我們已經談了很多，在我還沒死之前，這裡的權力還是屬於我的。」

這種直言無諱的偏頗論調使我嚇了一大跳，茱麗的眼睛也張得大大的。唐納聽了這些話後，低聲說道：「哦！那就這麼說定。」

我提醒他說：「那麼，我們星期三可以再見吧？那眞太好了，茱麗，那齣戲叫什麼名字？」

茱麗忘了她的嘔氣，滿面愉悅，似乎突然忘記（或者不在意）她曾說過她的心已不再嚮往懷德卡以及佛斯特公園的寧靜小島了。我瞧見祖父看著她，臉上神情古怪。同時，我想，這樣最好。我偸偸望了麗沙一眼，想知道她是否準備把這一切告訴康。然而，她正看著錶呢喃說著起居室的咖啡怎麼了。

「好吧！」祖父推開椅子，有點漠然地說：「你們好好玩吧！」

「會的，您放心。但是到了那個時候，」茱麗向唐納使個眼色說，「我會讓你靜靜地和你的

小鳥兒在一起，而爲康做一點事。不論如何，我覺得還是晒乾草好玩，它對人們有益多了。」

「很可能。」唐納平靜地說。

顯然地，過後三兩天，茱麗一直在農場上晒草，爲康駕著拖拉機。

此後，我愈來愈擔心她。茱麗最近已有點易怒難安，對於這種百無聊賴毫無聲息的鄉村假期感到幾分不耐煩了。她眞的可能使出一些古老的愛情手段，使唐納妒忌難安。她的心中已有錦囊妙計。最近，尼德郡的比爾·費克常到這裏探望。他一有時間離家，便執意要在農場上幫一下忙。事實上，他是想藉機接近茱麗。比爾·費克之外，就是康了。對於比爾來說，除了希望茱麗不要傷害他之外，別的都甭談了。至於康，情形就不一樣了。他那種人，絕對不習慣這種態度，不習慣處在任何被動的立場。除此，他風度瀟洒迷人，在以前比茱麗年長熱情的女孩們都投入他的懷抱。同時，假如康突然認爲溫士陸財產的全部要比三分之二好的話，而眞的將感情轉向茱麗……。

其實，我大可不必操那麼多心。我想，隨時隨地，康都可以理所當然地和她調情說笑，這純然只是一種自然的反應，好像雄鳥在母鳥面前誇炫漂亮的羽毛。然而，在目前這種情況下，康另

有其他重要的心事。律師依薩斯先生已及時趕來會見祖父，整個星期五早上，他倆都在辦公室中秘談磋商。老人對這次會談並沒透露些什麼，但是讓大家知道過幾天後，依薩斯先生會再度來訪。那天，其實也就是祖父的生日，會談的結果顯而易見，在我眼中，我覺得這事對康也有些明顯的影響。在最後幾天內，他一天比一天緊張，比平常更安靜，說話尖酸，有幾分神經質。我們很少和他碰面。甚至，他也很少和我們一道吃飯，幾乎整天都待在農場上，拼命賣力工作，與往常迥異。我想，他多少是因爲熱衷於辛苦的操作，幾分是想藉著工作減低心頭壓力，也是想避開溫士陸先生。此事至此，無論如何，已成定局。而且，康看來仍是佔著上風，不用投下什麼賭注似的。

在此情況下，他聰明得很，自從律師來訪以後，祖父的作風有些明顯的改變。康也變得緊張敏感，把那金石般的注意力投注在工作上。老溫士陸先生一天比一天地難以相處，而且變化莫測，動不動焦躁易怒。有時，甚且還會精神恍惚，迷迷糊糊，這在以前是從沒有過的。綿延不斷的燥熱天氣好像使他深感難過。他變得很容易疲累，工作一旦做得少，就更加暴躁易怒。而且，好像只要可能的話，他的脾氣都是針對康發作的。他現在既已做了最後決定，就好像一旦把權力意志轉讓給別人之後，生命就因此失卻一些力量似的。甚至，他的身子看來也有點瑟縮。先前的他，和藹慈祥，而現在卻是像個亂發脾氣的老人，陰晴不定。他原本很放心把一些事情交給年輕的康

去做，然而現在對康的工作情形卻只是絮絮叨叨。這種嘮叨，不是專權者的一陣暴怒，而是個彆扭老人的不斷牢騷。

對我自己而言，一旦發現不再是別人注意的焦點，那眞像是個解脫。康在那時，已不在乎我，而麗沙也自然而然地接受我。先前她對我的妒忌現在已慢慢轉向茱麗。說句眞話，茱麗也沒做些什麼惹人妒忌的事。麗沙對我似乎漸有好感。我心底也有種奇怪的感覺，認爲在她那種遲鈍的、以手足之情爲重的生活方式中，似乎感激我能到懷德卡來。在這地方，溫士陸先生一直把她當成陌生人，好像她只是別人請來的管家，貝特太太又是北方人，對她懷著幾分妒忌。至於康，即使是幫他做了一些很週到的服務，他也覺得理所當然。

這時，天氣一天比一天熱，雲層中常有閃光和雷電，空氣變得滯重無比。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西南天空的雲層醞釀著低沈的悶雷。天邊抹上一片墨藍，樹木好像受盡熱氣的折騰，株株垂首。

康仍是沈默寡言，閒時就遠望雲層。天色一亮，就和著那群苦力般的人們到乾淨的農場上做工。他的心思冷靜如常，爲著同樣的原因，他仍繼續照顧祖父。

星期三到了，暴風雨已逼近，然而日子仍然平靜。天空高雲聳聚，然而隨著些許的微風，空氣輕柔了一點。但是，每人仍有些沈悶的感覺，好像那是什麼預兆一般？

正午時分，依薩斯先生來了，祖父直接把他帶到辦公室，十分鐘後，我到餐廳去拿雪利酒。經過大廳時，茱麗正一面戴著手套，一面走下樓梯。

我停下脚步，問道：「哇！什麼事，妳現在要走嗎？哦！妳這一身打扮眞漂亮。」

我的話是眞的。她穿著挺帥的棉衣，一身檸檬的透明白色，手套也是白的。她那整齊光澤的頭髮梳成細緻可愛的形狀，讓人一看，好像來自懷德卡兩百哩外的遙遠世界。同時，她手上還帶件與衣服同樣質料的小外套。

我說：「眞是—好看！但是何必這麼早呢？我想唐納在午餐前不能分身的？」

她戴上第二隻手套後，把厚實的金手鐲往她腕上推高一點。她直截了當地說：「唐納，他根本走不開！」

「什麼？」

「他一小時前打電話來說他不能去！」

「哦！茱麗，眞的嗎？爲什麼？」

她那鎭靜的表情突然變得有點激動，就好像薄冰在風中打轉。她的雙眼滿含氣憤，說道：「

因爲他從不認爲我要做的事是要緊的事，這就是爲什麼！」

我瞥了一眼辦公室的門。然後說道：「到餐廳去吧！我剛剛去那裏替依薩斯先生和祖父拿一些雪利酒……」走進餐廳後，我說：「親愛的，安靜點。到底出了什麼事，他爲什麼不能來？」

「倫敦有個人來了。是某委員會來的一個討厭的男人，他是唐納的同事。唐納說他得留下來見見他。他說——哦，到底是什麼事！我不知道，我根本沒聽。我猜就猜到了，每次他都是這個樣子。」

「茱麗，他能來的話他就會來的。他也是不得已嘛！」

「我知道！但是，又不只是這一回而已！他……每一回都是一樣的。」茱麗邊哭邊說，「他看來若無其事，好像道理都是他的。」

「他經常都是如此！熱衷於工作是男人的通病。他們以爲說幾句話就可把我們打發了。」

「是啊，但是他好像認爲我也應該識大體，深知道理！」茱麗激烈地說，「而妳又能怎樣，裝聾作啞，無話可說……安佩，別笑，妳要是笑了，我就殺了妳！」她勉強擠出一點笑容，又道：「不論如何，妳知道我在說些什麼？」

「是的，我知道。我也難過得很。但是妳這麼說唐納也是不公平的。男人有他們的事要做，有時突然發生一些事，他們得去處理一下——」

「哦！別說了，我知道了。我並沒那麼傻。但是他也知道我是多麼地失望。他不該讓我覺得他根本不在意沒和我一同出去。」

「妳知道，他不是這個意思。他心裏的難過不亞於任何人。但是他——他那張嘴巴還不懂得甜言蜜語。」

「是的，他根本不會……」她的聲音眞是酸楚得很，轉過身，把丟在椅子上的夾克拿起來。

「親愛的……」

「好吧，沒事了。我敢說我眞是傻得很。但是，我也是不由自主。假如他——假如我知道……那事情就完全兩樣了。」她一下子變得年輕得很，「假如我知道他在乎我。」

「他在乎的。我相信他在乎的！」

「要是如此，他爲何不說？」茱麗突然一笑，拿起外套說道，「哦，有什麼用呢？」

「他今晚來用晚餐嗎？」

「他說他會盡量趕來。我說隨他的意。」

「哦，茱麗……」

「哦，我不是那麼說的。我那句話其實說得很好。」她對我淺淺一笑，「幾乎是很理智的……但是，假如他知道我心底被這些念頭折騰得翻雲覆雨時……」

「好在他們並不知。」

「他們？誰呢？」

我笑著說：「男人。」

「哦，男人，」她帶著憎惡的口音說著，「爲什麼一定要提男人呢？好吧。哦，安佩，妳使我覺得好受多了。車子來了，我現在得走了。」

「車子？」

她斜瞥了我一眼。「我告訴過妳我不想錯過這場戲。我現在要和比爾·費克一道去。」

「我知道了。」

「妳知道什麼呢？」

我不正面回答，只說道：「這戲不是即將在倫敦上演嗎？妳要在倫敦看嗎？」

「那根本無關緊要。」茱麗說。

「不，因爲唐納不能來，妳才打電話給比爾·費克，叫他和妳一道去嗎？」

「是的。」她說，神情幾分驕傲。

「他丟下一切工作，立刻趕來。」

「是的，」她看著我說道，「這有什麼不對？」

「沒有，沒有！」我高興地說，「我希望他們已完成尼德郡的工作，如此而已！」

「安佩，」茱麗溫和地說，「妳想去打小報告？」

我笑著道，「哈！說不定喲。親愛的，別在乎我。好好看妳的戲去吧！我們晚餐時再見。還有，茱麗……」

「什麼事？」

「假如唐納來了，別太明顯地表現出妳對他有點受夠了。不……」她好像有點不耐煩，我又說：「這不是安佩堂姊的勸告。妳和唐納之間的問題是你們的事，我想的事卻是截然兩樣。……這事我以後再向妳說，現在沒時間了……回來的話，記得來找我。我有些話要告訴妳。」

「好的。」茱麗說。

她走時隨手把前門帶上。我找到幾隻雪利酒杯和一個托盤。正當我把酒瓶放在托盤上時，辦公室的門開了，祖父走了出來。

他正拉起門簾，走向廚房。但他一聽到酒杯的叮噹聲，即刻就停下脚步，轉過身，望見了在餐廳裏的我。起先，他好像還猶豫了一下，隨後就突然下定決心似的走進餐廳，隨手把門靜靜地帶上。

「我正想幫您把雪利酒端過去。」我說，「您在找我嗎？」

「我正想叫貝茜和那個叫寇拉的女孩去看看我的簽名。」他說著，嗓音有點冷漠低啞。

「哦！」我等著他繼續說話。他站在門裏，低垂的頭微微向前伸著，直直望著我。

「孩子……」他似乎不大清楚他到底想對我說些什麼。

「什麼事？」

「我相信了妳的話。」

我盡量避免讓他知道我心底鬆了一口氣，說道：「我眞高興！」

「我想妳是該高興的。」

我眞心地說：「那是對的，祖父，您自己也說過那樣子毫無差錯。這樣對每個人都好——無論是康、是我、是這個地方，或是爲了您能夠心安。」

「茱麗呢？」

「茱麗也是，」我鎭靜地說，「茱麗也愛這個地方。您不要以爲她不愛這地方，難道您沒看到她整天都在這兒忙嗎？」

他咳了幾聲，笑了起來，說道：「坦白地說，她沒有。我承認我有點懷疑茱麗是否喜歡這地方，即使是年輕的費克也在這附近。」

我很快地說道：「費克沒什麼關係。問題是唐納·謝頓。您知道農場上沒工作時，他都住在

倫敦。」

「嗯。我想那邊可能有一點事。我還不致於太老邁，我想，他也是個有教養的人，一個紳士。奇怪的是，他看起來根本不像有什麼錢的樣子。」

我笑著說：「他的衣服和車子又怎麼說呢？我敢打賭他在倫敦的生活可是正常得很。他一年可以賺一千八百英磅，最差時也有二千五百英磅，而且他的家人也賺錢。」

「妳怎會曉得呢？」

「茱麗告訴我的。她查出來的。」

「我的上帝！」祖父說著，有點驚訝。「女孩子們心思畢竟比較細密。」他輕輕地嘆了口氣，然後像所有老人般地咧開雙唇深陷的嘴巴，笑了起來。「好吧！事情就是這樣了，不是嗎？什麼事都安排好了。但是我可以告訴妳，我可不大喜歡。男孩們都這樣子的，別以爲那是我自己的血肉，我就不曉得這回事。這件事不一樣的，當今的年輕人已不懂得這回事了，然而事實卻是如此。即使像康這樣一個外國人也一樣。」

「外國人？」我率直地問。

「愛爾蘭人，」祖父說，我想到了唐納，自顧自笑著，祖父並沒看見。他眼向前視，望著窗外。「假如妳的父親或茱麗的父親還在人世，事情就完全兩樣了。」

「是的。」我溫和地說。

祖父又看著我。「妳和康實在該是很好的一對。現在還是應該如此的。我並不是想重提舊事，然而，你們之間到底怎麼了？」

「我告訴您，從來就沒有過什麼事的。」

「不，不是那個時候。或許，你們兩個都太像溫士陸家的人了。但是現在……說說看，妳到底喜歡什麼，旁觀者清，當局者迷呀。我仍然認爲這樣最好不過了，對這個地方，對康、對妳，都好。上天創造每個女人，都是一個男人最心愛的。別光是站在那裏對我笑，孩子，過來。」

我走了過去，站在他前面。他舉起一隻手，放在我的頸項上。他的手乾涼冰冷，輕輕地好像一片樹葉一般。「妳回來，我眞的很高興。千萬別想我不喜歡妳，妳是個最討人愛的孩子。」

「我常說您的一生都不太順利。」

「我留給妳一些錢，」他有點粗聲地說，「那算是好大的一筆，我要妳知道，我也給了茱麗一些。」

「祖父，我……」

「一切都安排好了。別說謝謝，也別再多說些什麼。不管妳怎麼說，我認爲公平的，我就這麼去做。我只想告訴妳事態如何。這件事在那些律師七嘴八舌的爭論中，幾乎變得有點糟糕。最

後的結論仍是：懷德卡、房子、股票、其他設備及那塊土地都歸康所有，我想妳和茱麗都不會有異議吧！」

「不會的。」

祖父微微露齒一笑。「無論如何，我還是懷疑妳們會有異議。依薩斯先生用他的法律術語說，基於各種理由，我們仍需有這種假定。他說我得讓別人以後找不到把柄，說我在立遺囑時有點古怪。所以一切都一一明列出來：懷德卡要當做康努力工作的一種獻禮，因爲我以前給他的報酬實在不夠。說句眞話，這事理該如此。然後，我們也決定如何補償妳。」

「我？除了逃離這裏外，我做過什麼事呢？」

「補償妳失去懷德卡的損失，那本來該是妳的，這下子，卻從妳手中把它轉到康手中。」

「哦！」我有點無望地等著祖父繼續說下去。

「有關錢的事，」祖父說。他一手按住桌子，斜倚著身子。他的眉毛灰白，無力地望了我一眼，然而卻假裝神采奕奕的樣子。「我把錢分成三分。我把第三分全部都給了茱麗，這也是她期望的，我只是懷疑她會不會和康吵著要懷德卡。假如她和康結婚了，她會發現她的錢也夠多了。其他的三分之二放在銀行裏，做爲妳日後的生活費用。」

「放在銀行裏……」

「是的，我和依薩斯先生討論的結果，還是這種方法最好。妳沒有得到懷德卡，我要給妳一些補償，而且我也希望妳以後的日子過得好。但是我不希望這筆錢和這塊土地馬上分家。妳記得妳說過我走了以後，妳就不待在這裏嗎？所以我就把錢委託銀行保管。一旦妳不在人間，那筆錢當然就變成康的，或是留給他的繼承人。同樣的，如果康比妳早離開人世，無疑的，懷德卡卽歸妳所有，錢當然也是妳的。我想，假如他走得比較早，妳該會照顧這個地方的……是嗎？好女孩。」祖父舉起了他的手，又說：「不，等一等，我還沒說完。還有一件事，假如妳想和康結婚的話……」

「祖父……」

「假如妳和康結婚，同時住在懷德卡，這錢就是妳的了。知道嗎？」

「我……我知道。」

顯然地，老人執意決定把錢放在懷德卡，同時，他想，能夠的話，最好讓我和康在一起。這事和當初預料的眞是相差三萬八千里。我昏眩地想著他剛才告訴我的話可能會有些什麼結果。「但是……給我三分之二，給茱麗三分之一？那康呢……假如我不……我是說……」我結結巴巴地說著。我已不能再堅持些什麼，讓祖父繼續打他的如意算盤吧！

「我也給了他和麗沙一點錢。」

「但是，祖父……」

「我的好女孩……」他突然有點生氣，說道：「每個人都說妳一文錢也不想要，妳想把錢留給康。理智一點！假如他得到了這片土地，他就別想再得到太多錢！沒有太多的金錢當後盾，是不容易發展的。但是他擁有這地方的一切不動產，他會走好運的。」

他停下來，呼吸有點急促。我一下子就注意到他吃力的用手支撐著身體。他有點笨拙地從前胸口袋中掏出一條手帕，摀著嘴巴道：「康的確是個好青年，一個聰明的孩子。他努力工作，任勞任怨，而這塊土地又好。我想，這一切夠公平了。」

「親愛的，是的，這一切豈只是公平而已！我們不要再想這件事吧！這一切，都已安頓好了，讓大家忘掉這一切吧！」我對他笑著，「您知道我忍受不了再回顧過去。」

他拍拍我的頸項，說道：「乖孩子！」然後突然走出房間。

我從不知道康花了多少自制的工夫和代價，但是他沒來進午餐。律師隨後立刻走了，祖父也休息去了。我已答應麗沙在當天下午到伯明罕去買些東西。她經常忙著準備晚餐，又不讓我幫忙。她只簡單地對我說：「我喜歡某些特殊的場合，而且我也自私。但是妳可以去舖舖桌子。」

我笑著道：「好吧，我沒意見。假如我不用幫忙而能吃到妳做的東西，那是最好不過了。」

「哦！妳可以洗洗餐具，」麗沙平靜地說，聲音帶著敵意，「茱麗也可幫忙妳。」

那天逛街並沒花去多少時間。我在伯明罕搭上四點鐘的巴士，在路的盡頭下了車。我把那一大堆笨重的包裹稍微整理一下，走下山坡。

第一天，一到達那個廢棄的採石場彎口時，就把行李暫時留在那裏。我看到採石場邊停著一輛老車，在陽光下耀眼地閃著鉻黃色。那是唐納的車子。

我循著採石場的舊道走了進去。唐納站在那裏，嘴裏含著煙斗，雙手插在口袋裏，腦袋微微後仰。很明顯地他正觀望著採石場後面的一道高牆。這是灰土色的石頭，隨著年歲的侵蝕，顏色有點轉暗，到處都有鐵紅色的裂縫。這地方是個大採石場，又深又狹，包括好幾個脈口，脈口面又被突出的岩壁分成好幾處。岩壁的頂端好像飾著一片綠絨，成群相擁的樹木撒播了嫩稚的細苗，每一岩石的凹凸之處都長滿了青綠的小橡樹。採石場的四周長滿了低矮的黑莓和指頂花，小橡樹金黃細縐的小葉子在上空閃動著。在這地方採石，可能已經是好幾十年前的事了。

聽到我的腳步聲漸近，唐納回過頭，拿下嘴裏的煙斗微笑著。

「嗨，妳好。」

「你好，」我晃著手中的東西，有點笨拙地對他說：「我看到了你的車子，所以就忍不住來

找你。你不是要到懷德卡去嗎？」

「假若我還沒去過的話，現在就得去了。」唐納很有社交風度地說。

我笑道：「幾乎什麼事也不能做。我有點緊張兮兮的，你不覺得嗎？」我望了他那十足正式的套裝一眼，希望他沒察覺到，又說：「但是，說眞的，你要來晚餐嗎？」

我想他有點猶豫，於是很快地說：「茱麗說你不大確定事情是不是能處理完畢，但是我們都希望你能來。我敢保證，你來的話，一切會很好的。」

「我相信是的。德默小姐的菜也做得很好，好吧，妳覺得我沒把事情弄糟吧……」

「當然沒有，我們都希望你趕快做完事，趕快分身，茱麗一定會很高興的。她現在到紐加塞爾去，但是她會趕回來用晚餐的。」

「她去了嗎，這麼一來，她就不會錯過那場戲了。我眞高興。她的姪子帶她去嗎？」

「你是說康？沒去，比爾．費克和她一道去的，你沒見過他嗎？」

「還沒有，妳要不要把東西放進車裏？」他走了過去，打開車門，把東西接過去。

「眞謝謝你，」把東西給了他，我鬆了一口氣，「好吧，至少我們知道你要來一道用晚餐了。我只希望現在走不會太早，沒太佔用你的時間。」

「不會的，我並不直接到那裏去，我要去看看佛斯特先生，可以順便帶妳經過懷德卡，而且

……」他笑著說，「有人幫我開大門眞好！」

「是啊，現在有另一道門。那個動物們出入的柵門都壞了，你得經由大門進去。」看到他的眼睛又轉向採石場那裏，我又幾分好奇地說道：「這地方有些什麼好玩的呢？這像是適合地理學家研究的地方，而不是考古學家吧？不是嗎？」

「哦，是的。但是這裏也有些有趣的東西。這裏有一些砂石，這附近的老房子及一些牆壁都用這地方的岩石建築而成。這是一個古老的採石場。我問過一些人，他們告訴我一九一〇年時，這兒就停採了。我想知道這採石場是什麼時候成立的，想知道最早的記錄有那些？」

「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雖然這件事可能只是傳聞，我想懷德卡用的可能是這個採石場挖出的石頭，而且佛斯特也是。甚至懷德卡還比佛斯特早一點。不論如何，這地方最早的採石場可能是四百年前的事了。」

「比四百年還老得很呢！」他笑著說，「早在懷德卡建成之前，這採石場就在了。妳想想看，『懷德卡』可能來自一個採石場的名字—白色之痕（註：懷德卡 Whitescar 拆開爲 White 和 Scar。）——我想這早就是個名聞遐爾的地方。早在他們取出石頭建造房屋前就聲名遠播了。」

「我想，很可能。但這只是個臆測，你能說出原因嗎？」

我迷糊地望著四週的高崖巨石。

「我可以說出來。」我突然看到他那深褐色的眼睛裏閃過一道興奮的光芒。「你若看到了我看到的東西，快告訴我。過來這裏，看著脚跟附近，這裏還留存些古老的鐵片泥土。這兒是採石場最古老的一端，我想走在前頭可以嗎？」

我們穿過指提花叢，穿過劉寄奴花，沿途鬆垮的石頭和生銹的碎鐵片使得道路難行，隨時都有被劃傷的可能，一隻野兎竄過一片蕁蔴叢，很快地溜進一個隙縫裏，轉眼間就不見了。

唐納看著牠，說：「好肥的一隻。」

「你想吃嗎？還是在想麗沙的烹調手藝？」

「沒有，我想到黏液瘤病。」

「哦？是不是看到兎子回來，又想起以前那些事？」

「是的，那些害人的小魔精。牠們四處掙扎，痛苦等死的模樣。而且我們還要莫名其妙地殺掉牠們，剛開始還害怕不能把牠們處理得乾乾淨淨。最後，每個人對這件事眞是出奇地拿手。對一個農夫的女兒說這些話可能不太好，但是我眞高興看到牠們又回來了，每隻長得漂漂亮亮，肥肥胖胖，健康得很。而且我也希望牠們吃掉那些野蠻人的每種作物，那些人，先前蓄意要牠們得病死亡的。……但是，當然，妳不會記得這一切。我忘記了，那時，妳根本不在這裏。妳看來好

像非常喜歡懷德卡的景緻，這是一個可愛的地方，不是嗎？」

「確實，」我說，「你喜歡住南方嗎？」

「非常喜歡。我在倫敦有房子，而且我的工作收入很多，幾乎是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你想過要在倫敦定居下來嗎？」

我們沿著落石的山脊走了上去，那些岩石已被風化成硬黏土的河岸。在我們的脚下，沿著採石場的另一個角度，我可以看到流水。

他停了下來，手裏仍拿著煙斗，煙已燃完了。他有點心不在焉地審視著煙斗，好像不大能確信這是什麼東西，然後把煙斗放進口袋中，說：「妳是說我會和茱麗結婚嗎？」

我沒能來得及準備回答這樣直接的問題，「是的，我的意思是如此，或許我不該……」

「假若我和茱麗結婚了，我仍要到我原來工作的地方去，」唐納率直地說，「而且我也不會永遠在西林區工作。」他望著我，問道：「妳想問我茱麗是不是會來住這裏嗎？」

「不。」

「好吧！我認爲她不會爲這塊地方而結婚。」

「的確沒錯，」我猶豫地說著，然後一樣率直地告訴他，「以後也不會。」

他盯著我。路旁長著一叢銀白色的髮霜草，繃出了一長串灰白白的草子。我伸手拂過它們，

抓住了滿手的小種子，吸了一口氣，繼續說道：「你知道，假如這事不是很重要的話，我從不會想要告訴你。你可能認爲我不識好歹亂講話。如果你眞這麼想，希望你能原諒我。」

他發出了一種輕微的，難以形容的聲音，那種聲音對北方人來說，是極力想表示同意、請求、興趣、反對、抱歉等等一切，而每個聽話的人都想知道那到底是什麼意思。那種聲音好像是「嗯……」，那個聲音眞是泰納河北岸的每個人都可能發出的。但是它從唐納口中發出，卻好像什麼意思也猜不著。

我放開手，讓種子隨風飄送到黏土崖上。「你都還沒和茱麗談過嗎？」

他很簡單地說：「沒有。妳看這件事……這麼快……我們才認識八個星期。我不是說我自己不大確定，而是我不知道她怎麼想……她，那麼年輕。」

「她今年十九歲。當今的女孩在十九歲時就知道如何託付感情了。」

「眞的嗎？」我發現他的神態有點猶豫，心底也懷疑著他是否突然想起八年以前懷德卡也有個十九歲的人。他說：「我想茱麗處處表現得毫不在乎我。」

「你是說因爲比爾·費克的關係嗎？我想他是個好男孩。但是，我覺得你根本用不著在乎他。」

「我不是說比爾·費克。」

「那麼，你指的是誰呢？」

「康。」

「康？」我楞了一下，又平靜地說道：「假如你問我的話，我可以告訴你，她甚至從沒喜歡過他。」

他取出煙斗，裝滿煙草。我想，他既想抽煙，心底一定有些擔心的事。他瞥看著煙斗，我可以想像他的表情嚴肅得很。

「我覺得他是那種人見人愛的男孩，每個女孩都很容易跟他發生感情的。」

「哦，是的。他眞的很討人歡喜，」我有點不耐煩地說，「但是茱麗從沒有對他有感情的跡象。當然，她有很多機會……。天知道，假如她在十五、六歲時對於康那俊俏帥美的神采不太敏感的話，以後可能也就不會了。你忘了嗎，她是在這兒長大的，她可能把康當成兄長，而不是託付特殊感情的人。」

「妳這麼想嗎？對於這些事，我還不太清楚。只是事情看來好像就是這麼順理成章，這麼……理所當然。」

「理所當然？天知道，不論如何，茱麗不是個傻瓜，她如果想要康的感情，她的時間和機會太多了，而不是……」我停了下來，隨手揮了一下身旁紫色的薊花尖。「這種事是有點困難的……

…尤其是在懷德卡。我也說不上是爲了什麼……那只是一種感情吧……」

「我知道，」他有點訝異地說，「可能每個人都知道一點別人的事。」

「你這麼覺得嗎？要是如此，你就知道我的意思了，這可能與我又回來這裏有關，和祖父的中風有關，也和他另立新遺囑有關……唉，和什麼事情都有關。但是這事情有點煩人，而且也難處理。我知道茱麗對這事的感覺，也害怕她可能做出什麼傻事。茱麗氣質好，頭腦好，但現在……」我的聲音很不自然地拖拉下來。

「妳知道嗎，」唐納說，「不管妳的意思如何，這只是一些好話？」

我瞥了他一眼，他看來神情愉快，心情放鬆，滿懷自信，沈著地把煙草塞進煙斗中。我放下了心，愉快地想著，我先前低估了唐納，也低估了茱麗。

我又鬆了口氣，然後幾分促狹地笑道：「別再想了。那只是我一語雙關，你怎麼知道我說的是你呢？」

他眼神閃爍，說道：「我從沒想過妳說的是誰。做爲一個蘇格蘭人眞好，他們對自己的價值深信不疑。」

「那麼就當個眞正的蘇格蘭人，忘掉康吧！」我說，「皇天在上，我到底在說些什麼？唐納，別問我爲了什麼，別責怪我多事，但是說眞的，我希望你只要問問茱麗就好！」

他突然對我扮個鬼臉笑了一笑。「那眞好，好吧，過來，小心這個斜坡，泥土可能很鬆軟。來，抓住我的手。」

「天啊，水很深，不是嗎？」

「是的，這兒的水很深，好吧，現在妳可以走在邊上，岩石蠻牢靠的。」

我們站在突岩上，岩下陰影中的流水深深靜流，泛著膽綠的顏色。水池的邊緣好像游泳池般地陡峭。在池的兩邊上，兩道水流隨著高崖的直角傾洩而下，在我們站著的這一邊，採石場滿佈著圓滾光滑的石頭。那些圓滑光硬的岩石就在我們前方，其下約有四尺深，盪漾著一片水光。

這裏的水流較淺，水色是混濁的油綠，看來幾分危險。太陽一照上去，卻又被沿岸的蔓草映成光亮的草綠色。在對岸的岩洞下，又是深澈見底，隨著水深高低，水色各異，有的是金黃似的綠，有的又是玉色的金黃，就好像桃子沈落在淺綠的酒中。

「妳看，」他伸手指向水邊一片傾斜的岩片，看起來就好像池旁岸架起的拱壁一般。「妳看到那片岩石嗎？」

「有點傾斜的那一塊？我看到了，好像被削劈過似的，不是嗎？看來是一個平整光滑的長方形。」

「是的，是被削劈過。」他的聲音使我轉過頭去看著他。他說：「再仔細看一下，妳沒看到

上面的記號嗎？」

我又凝望了一下，「我……我想是有的。但是不大清楚。你是指那些橫刻在岩片上，看來很深的裂痕嗎？這些不是人工加上去的吧？」

「應該是吧。這些記號早就被刻上了，那是鑿子的痕跡。那塊岩石已經留在水中好久了，時間長的話，靜流的水也會把岩石表面磨平的。」

我站直了身子，看著他，「時間長的話？」

「我不知道到底多久，因爲我不知道流水在什麼時候淹覆了這個採石場。不過這裏的石頭可能是兩千年前就被採鑿出來的。」

「兩千……」我突然停住又說：「你是說羅馬人？」我的神情幾分茫然。

「那只是我的臆測，可能在兩千年以前，他們在這裏開設了一個採石場。以後，可能過了好一陣子，人們又發現了森林中的白色痕跡而繼續採鑿，或者是羅馬人的採石場早就被淹沒了，然後，後人又開設了一個新的採石場，而原本的那個就任憑時序流轉，風吹雨化了。於是，在今年，隨著一季乾旱無雨的春天，再加上一場旱季，水位降低了好幾尺。剛好在此時，我恰巧來到了這地方，看見了這些石頭，整個事情就是如此。」

「這事……這事重要嗎？原諒我，我眞是一無所知。但是，這件事除了告訴你說城牆的石頭

取之於此之外，又有什麼其他的事呢？」

「不，城牆的石頭不是這裏的。羅馬人入侵時，他們就地取材把城牆建立起來。」

「你是說，這裡的石頭是用來建西林區的城堡？哈必塔庫？你工作的地方？」

「是的，相同的石頭。那裏也有石頭。當然，他們爲了省時和節省運輸工作，就會在當地挖掘石頭。」

他溫和地看著我，好像在等待什麼。過了一兩秒鐘，答案就不提自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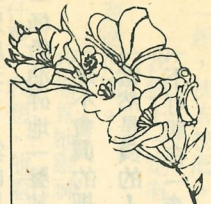
「哦！是的，我知道了。但是，唐納，這兒並沒有些什麼羅馬人的遺跡。至少，我聽都沒聽說過。而且，如果眞有的話，那張小地圖上會有記號嗎？」

「是的。」唐納說。

我傻傻地望了他一會兒。「我……我知道了！你猜想這裏可能還有些東西？還有些不爲人知的羅馬人遺物？」

他把煙斗放入口袋中，從水邊走了過來。「我不知道，」他說，「但是，事情總不會叫我不要繼續想，繼續找吧！好吧，妳如果準備好了，我們就一道去懷德卡。待妳到那裏下車後，我要去看看佛斯特先生，請他一起和我在附近找找。」

即使我上了馬，
也走不到愛人身邊；
啊，洶湧澎湃的泰恩河，
爲什麼擋在我面前？



11 舊夢

我們到達農場時，發現麗莎等著我，她神色有點恍惚，好像要告訴我一件小小的不幸，那可能是和奶油及黑白相間的貓咪——湯咪有關的。

「假如牠再走近乳酪室，我就扭斷牠頸子。」她暴怒地說。

我平靜地道：「妳該知道牠一人吃，八人補。」

「廢話，」麗莎說：「好幾天前，牠就生了。哦！我知道妳的意思，假使牠眞的爲了七隻小

貓，也不應吃掉我爲妳祖父辛苦準備的生日甜點，我一抓到牠，一定把牠宰掉。」

「等一下，」唐納說，「我來得眞不對時候，到底是誰惹了這麻煩事！」

「那隻討厭的湯咪！」

「那隻黑白相雜的貓咪？那隻胖貓，那天還喝了茶的那隻貓！」唐納一向愛貓，喜歡與貓爲友，即使是那隻住在雞舍下活像幽魂般的鬼貓也是一樣。

「就是那一隻。現在牠沒那麼胖了！牠生了七隻小貓，還吃掉一品脫的奶油……」

「那天安佩在倉庫頂樓瞧見牠們，隔天早晨，她再來告訴我。那時，湯咪早把牠的小貓咪銜到別處去了。牠的動作神秘、迅速得很，我們根本沒能看見牠餵那七隻小貓咪。」麗莎說著，把一桶奶油砰地一聲放在厨房桌子上。

「妳不會眞的把牠們全部都捻出來吧！」

「當然是眞的！湯咪若再敢走近酪農場的話，我一定給牠好看！」

「不可能在一夜之間改變一個人，」我對唐納抱歉地說，「果眞給牠好看的話，一定是湯咪的末日了。」

「那倒不是，」麗莎說，「直到目前，我還沒眞下定心意結束湯咪的生命，讓那些可憐的小貓咪挨餓致死。但是只要可能，我當然要在牠們還沒長大之前把牠們趕走。謝頓先生不是說他現

在要到西屯莊去嗎？安佩，好孩子，勞妳一下腿，跟他走到花園那邊，幫我把草莓帶回來好嗎？我剛打過了電話，強尼路德說他會幫我們保留一些。我想，他們該已準備好了。好孩子，幫我跑一趟，快去快回。我們等一下還得挑一挑好的呢！」

我臉上一定有某些神情。這些天來第一次，我發現她在回憶些什麼。她一定忘記我根本從未到過花園。

我看見她眼神裡閃著幾分心思，然後轉向唐納，料不着唐納却先開口說話。他一定也發現些什麼，我想，他看的可能比別人想的多。然而，他一定將我的躊躇歸之於身體不大舒服。

「安佩，有點累？好吧，我可以帶妳去，在花園下車，妳總得經過花園才能到西屯莊吧！」

我說：「好吧！唐納，謝謝你。我不太累，假如你要去看佛斯特先生的話，也差不多是你預定起程的時候了，你還是不要太匆忙好。我現在可以和你一道走，然後，我也可能抄小路帶著草莓直接回來，馬上就可以整理整理了。說眞的，我也想去看看強尼路德。他會在花園吧！」我轉向麗莎說。

「當然！」她看著我，「妳回來後，都沒看過他，不是嗎？他頭髮都白了，但是沒變多少，現在，他是唯一還在花園工作的人，他說過，能夠的話，就一直做下去。那兩個男工在五點時就走掉了，但是，假若佛斯特先生仍在花園的話……」

「哦！我不是告訴妳了嗎？」我說，「我前幾天還碰過他。」

「眞的嗎？」這問題來得太突然了，「還跟他說過話了？」

「是的，說了一會兒。我忘記我們到底說了些什麼，不過我覺得他變了，而且變了不少！」

我提起籃子，又說：「我會儘快回來。」

馬棚旁邊就是佛斯特花園，這地方原本是古老的高牆厨房所在。它距離目前亞當・佛斯特居住的西屯莊四分之一哩遠。

這裡仍殘存有昔日佛斯特全盛時期的繁華景象。通向馬場的大道如今被改建成一個小農場。先前這有一道大拱門，旁邊的柵欄圍著一群意氣昂揚的動物，斜倚在佛斯特花園的門柱旁，雕刻得十分精美，似乎個個在炫耀誇示。過了拱門就是老的鐘樓，上頭掛著金光閃爍的風信旗。道路的一旁繁林密佈，林下的河水波光瀲艷。道路滿佈舊痕，茂草青碧，路旁長滿濃濃密密的野花。從拱門內一望而去，園子內的圓石清輝閃爍，就好像潮水退後的海邊卵石一般。稍遠一點，在那一叢金鏈花及山毛櫸之下，西屯莊的煙囪個個在陽光下閃閃發光。其中一個還飄著裊裊輕煙。佛斯特莊園的生活已漸漸改變了。

馬場之後，綿亙著厨房花園高達十二尺的牆垣。牆上還有一道精製加工過的鐵門。

「就這兒嗎？」

「是的。」

唐納停了車，我走了出來。

「好吧！謝謝你！等下不必麻煩你了，我如果穿過這片田野，抄小路回家，一樣很快的，等下我就這麼走。」

「假若妳知道路的話……」

「當然。謝謝你送我到這兒，我們晚餐見。」

汽車開走後，我推開園門。

路的盡頭處是一片深深的樹林。我穿過大門，門旁有兩株高大的紫杉，走過門後陽光滿地，白光光的使我不禁眨啊眨地瞇起了眼。

除了陽光之外，尚有一些東西，使我停下了脚步。這兒和月色下荒廢的佛斯特相較，實在讓人驚訝得不知所措。這個園子，在四尺高的石牆內，瀰漫著溫暖的陽光。一看之下，每件東西好像是在十八世紀絢麗的美好日子中。

沿著其中一道牆，處處長滿了青草，在下坡，我看見昔日繁盛時代的桃杏，葡萄樹仍然修剪

整齊，疏密適中。桃杏林下，是一片蕃茄園和菊花苗圃，還有許多燦爛的花朵。有的是八仙花，有的是秋海棠，一旦花繁葉茂，就可摘花應市。沿著其他三道牆植遍了果樹，齊整彷若樹牆。溫暖的沙岩地上，那些小小的果子閃著青綠色的光澤，累累垂掛在枝頭。

順著園子中央走下去，是一道寬廣的草坪道路，美麗優雅地向前綿亙而去。綠草道旁的一邊植滿了花朵，在六月英格蘭天空下閃爍著五顏六色：羽扇草、飛燕草、芍藥、罌粟花、鳶尾草、風鈴草，再旁邊是歐薄荷、薰衣草垂下的花瓣，更遠處有個高高的鄉野風味的花架子，艷麗的玫瑰攀爬其上，盛放著美麗醉人的花朵。在路的盡頭，可以看到廢棄的石噴泉，古老的噴池之上，還立著一對擔負守護工作的金銅色蒼鷺。噴泉的周圍是片片石板，石板中長滿了一叢叢的薰衣草、迷迭香、麝香草、鼠尾草等，它們狀若散漫而又井然有序地生長著，與這古老的園子共存。我想，他們可能留下了這個古老的綠草園子，和這一片瑰麗的花朵。其他地方種的則是可吃可用的植物，其中有碗豆、蠶豆、燕菁、馬鈴薯，還有許多多的果樹叢。園子中，唯一顯露昔日繁華景緻的是角落裏一個高高的圓形建築物。那是一個靈屋，專門安置遺骨的地方。在頹傾的壁上，忍冬及鐵線蓮恣意狂野地蔓爬著。屋頂上的瓦片微微垂落在其下的樑上，就好像帳幕垂放在支起的繩索上。陽光中，瓦片閃著黃銅似的光芒，琥珀色瓦片的周圍長遍了可愛小巧的青苔，苔綠使瓦片看來藍藍綠綠恍若輕煙。屋子的門已頹傾，好像一個蒼茫的眼孔。偶爾，幾隻白頭翁從那裏

面飛出來。

這裡處處井然有緻，沒有一顆雜草。我想，如果亞當·佛斯特和強尼路德找些男孩子來幫忙整理這園子的話，我絕對不敢嘲笑說他不懂勞動的眞義。

起始，我發現四周不見人影，於是快步走過草坪道，向花房走去，在薔薇花架的四周張望。然後，我看到一個人走在牆那頭的覆盆子林中。他背向我，幾分傾駝，穿著褪色的棕楞條花布，藍色的襯衫，在旁邊一根木樁上，還掛著一件老舊的棕色夾克。他的滿頭黑髮已漸灰白。

他似乎沒聽到我的脚步聲。全神貫注地把一個鳥網牢牢靠靠地擊在覆盆子莖上。

我走近靠他身旁的路，停下脚步問道：「您是強尼嗎？」

他站直了身子，轉過頭來。「我恐怕……」他說著，又停了下來。

「您？」我忍不住感到幾分訝異。他明明是亞當·佛斯特，前幾夜，我還碰過他，和他說過幾句話呢！現在，在這四野寬濶陽光明亮的下午時分看著他，和我記憶中的他是多麼不一樣！上一次那夢般似地碰面就好像幾年前拍攝下來的一串舊影片，那時的他好像比現在年輕十歲或十五歲呢！我想，那個晚上似眞若幻的氣氛使他回到較年輕的時代，我記得他平整挺秀的臉龐，月色下年輕光潔的肌膚，一頭烏黑的髮和黑夜中如戲幻化的眼神。在月色中看來，他身材碩壯，體格魁梧，行步從容，神情於自信之外更伴有幾分力量。現在，他在陽光下，挺直地站在我眼前，如

同影片急速地飛旋而過，而那個演員在高明的化裝下，滿身刻下了歲月的痕跡。他那原是黝黑的頭髮已漸露灰白。灰白的頭髮並不是優雅自然地長在太陽穴附近，而是散漫地斑斑點點地滿頭四佈，就好像黯淡模糊的灰塵一般。他那碩壯結實的好骨架看不出有多大不同，然而我仍看出了那天月夜裏沒看見的些許「歲月的刻痕」。就他的骨架而言，他算是瘦癯一點。那一次，他穿著一身傳統的服裝，我沒注意到衣服的剪裁樣式，也沒注意布料，但是——現在，在白天的光芒下，他顯得有點衣衫襤褸，他可能不甚知覺，也可能每天都是這一身穿著。我心底也告訴自己說做園子裏的雜工當然是穿著粗布衣服，然而不知怎的，心底却另有一番感覺，使我不由自主把他那一身襤褸和臉上的痕跡、灰白的頭髮聯想在一起。於是憐憫之心油然而生，這種憐憫，他不想要，而且我好像也沒權付出。我還注意到他戴了手套，想起了我曾嘲弄過他的手，不禁有點歉然。

佛斯特在太陽下瞇著眼睛對我笑。他的雙眼是藍灰色的，瑟縮在眼眶中。他自然地說話，就好像我們之間了無一點拘束。

「海！妳找強尼嗎？我想他恐怕走了。」

「我要來拿點草莓。我們那兒的貓惹了一點小麻煩，吃掉了一些東西，而今天又是祖父的生日，剛才麗沙已經打過緊急電話來，強尼說過他會想辦法幫我們留一些的。」

「哦，我想他一定留在包裝室裏了！過來看看好嗎？」

我們一道走過去。我發現他看著我，像我剛才看他一般好奇。無疑地，日光下的我一定也有些不同。

我說：「你碰過茱麗的年輕男友，唐納謝頓嗎？」

「沒有，有什麼事？」

「他剛才是和我一道來呢！他想看看你，請教你一些問題。他以爲你已完工了，所以到西屯莊去看你。」

「哦！到底是什麼事？妳知道嗎？」

「哦！是的，但還是讓他親口告訴你好。」我很快看他一眼，笑一笑。「哦！沒什麼，沒什麼大事。你還是很安全的。」

我們走到暖房後的門旁，這兒剛好通向所有的工作房——洗衣房、盆栽室、冷藏室。他停下脚步，雙手交抱，轉過身來。我隨即注意到他眼神幾分倦累，好像沒睡好一樣。「安全？」

「是的，假如你不是事後從犯的話，我也不曉得你是誰。你沒再到過懷德卡，而且你也沒想像中那麼容易地在祖父跟前挑我的眼兒說我的壞處。你什麼事也沒做成，那是爲什麼？」

「我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他猶疑著，好像想再多說點什麼。然而，他只轉過身，幫我推開門。「往這兒走就對了。謝頓可能來找我，茱麗和他一道來嗎？」

「沒有，她和比爾·費克到紐加塞爾去了。」

「留下來的那個男人呢？是謝頓嗎？」

「事情不是這樣。他會帶她離開懷德卡，然後他們就住在倫敦，有時也花個大半年的時間住在某地的帳篷中，做挖掘的工作。康就像你想像的一樣，喜愛做那些事，他跑得愈遠愈好，比如說，到烏滋別克和新疆去，那地方說不定羅馬人曾去過。唉！我也不太知道。」

「她也一道走嗎？」

「她也想去的，」我高興的說，「你別難過，我會好好地安排這件事，我告訴過你我會好好地照顧茱麗的。」我看了他一眼，笑起來。「什麼事？」

「這種……瘋狂事，而且我也一樣瘋狂，好不到那裏去。這些都是憑本能工作，而不是憑知覺工作。我想女人們可能天天都是如此，但是我可不太習慣，也不喜歡。沒什麼事能保證說妳還是理智的。就看這情形吧，我不清楚她是誰，我不知道妳在做些什麼，我相信有些事是錯了，但是爲了某些理由，我還是讓妳去做。」

「我告訴過你我是誰，告訴過你我在做些什麼事？」

「是的，妳說過。到目前爲止，妳是誠實的。同時妳也讓我覺得我可放心妳的作爲，我想那可能是因爲我掛慮溫士陸先生的緣故，奇怪的是我把茱麗交託妳，她對我而言，算是妳以外唯

一讓我掛心的人。我承認，在妳來以前，我一直懷疑溫士陸先生死後，懷德卡會有什麼大變動？妳說妳會爭取她的權益。好吧，只要茱麗不會受到任何傷害，我不在乎妳和康怎麼解決其他的事情。假如妳能得到一些，我也不會嫉忌妳的『財產』的。」

「別擔心，你知道，我會好好照顧茱麗的。」

他嘆口氣道：「奇怪的是我相信了妳，而我還得像個罪犯一般，被關進牢裏。這兒就是包裝室了。過來看看強尼有沒幫妳留下一些草莓？」

包裝室地方很大，有點寒冷、夾雜著天竺葵和潮濕泥煤混合的味道，隱約又聞到那桶壓得滿滿的甜碗豆的香味。這兒如花園一般井然有序，架上安置著大小形狀不同植物瓷盆和箱子，印好的標誌可能依字母順序一排排放著。菊苗掛在環上，好像從不敢稍微動一下。窗子旁的釘鉤上，掛著兩三雙潔淨的棉織手套。

我心懷敬畏地看著亞當·佛斯特走過包裝室，彎身取那兩盒草莓。那兩盒裝在薄木扁籃內的草莓放在窗子左側的木架上。「妳想，這樣夠了嗎？」他問我。

「我想夠了。」

「靈屋旁的苗圃上可能還有一些熟的，如果妳有時間等的話，我可以再去摘一些。」

「不，別麻煩了，夠了，而且我也得儘快趕回的，晚餐七點半就要開始，而我們還得再把這

些草莓清洗一下呢！你看，我帶來一個籃子。我們可以把它們倒在一起，薄木籃子你們留著。」

「這樣就便宜一點了，」亞當鄭重其事地附和著。

我張口呆看了他一下。這種莫名其妙的理由比起我們快速進展的交誼要來得尷尬。麗沙沒提過錢的事，我的身邊也沒帶錢，要不是他提起，我想都沒想過要付錢。我結結巴巴地說：「我…我恐怕不能馬上付錢。」

「我會記帳的。」亞當泰然自若地說。他拿出一本記事簿，翻開一頁劃得整整齊齊的紙張，在溫士陸的名下記了帳。他瞧著我正看著他，咧嘴笑了一下。突然之間，在這蔭暗的包裝室中，年歲一一倒流，而我眼前站著的是月下約會裏的情人，那個古老影片的演員。我不禁吸了口氣。他說：「懷德卡在這兒有一本帳簿。他們好像沒時間自己種花種菜的……我懷疑有誰會經到過花園裡呢？」他合上記事本，把它放回原位中。「妳離開以後，就沒人照顧園子了。小心，別把草莓弄翻了。我到底說了些什麼，使妳嚇了一跳？」

「你知道的，你故意說的。你……你知道我的心思。」

「我們兩個都是一樣。」亞當這麼說著，其實，我也知道他是什麼意思。但是他只在嘴巴裏呢喃著，當他突然轉身向前時就嚥下了那些話，改口叫道：「我想你就是謝頓先生吧！」

「哦……是的，你好。唐納，佛斯特先生還在這兒。謝頓先生……亞當……」

他們兩個相互問安打招呼。唐納說：「妳拿到了草莓嗎？」

「是的，你的晚餐沒問題了。我告訴佛斯特先生說你要來看他，但是我保密沒說出原因。」

「妳不用如此的。」他轉身向亞當，「先生，我不知道安佩告訴你一些什麼，不過，我是個考古學家。我是皇家歷史文物協會的一員。目前，我在西林區主持一件工作。」

「我聽說過那地方已進行一些挖掘工作，」亞當說，「你們想做些什麼事呢？」

「是的，文物協會的工作是列舉和描述出所有現存的羅馬遺跡，還得附上地圖、照片等等東西。我們是一郡一郡地挖掘。我現在加入的隊伍是要在諾森伯蘭工作的。」

我已把草莓全部倒進籃子裏。心裏很想知道唐納到底要說些什麼，便在那裏停留了一會兒。他簡單扼要地向亞當解釋一下他目前進行的工作，然後以道地蘇格蘭人乾脆俐落的風範，談起他想問的事。

當他描述看到採石場中「羅馬石頭」的景象時，亞當已被深深吸引住。「你是想，假如這採石場原本是羅馬人的，這附近可能有一些羅馬的建築物嗎？」

「可能是這樣，」唐納說，「你如果相信的話，採石場裏的岩石並沒啥特別顯眼的地方。例如，假設它是大理石的話，即使是需要長程搬運，你也想把它用來建築房屋城堡之類的。但是這兒的沙岩只是一些普通的石頭。假如羅馬人真的在這裡開過採石場，純粹爲了方便起見，他們也

會這麼做的。換句話說，他們會在當地建造房室城堡。」

「我知道，」亞當說，「然而這附近好像沒什麼記錄。雖然我一向對地方歷史很有興趣，我可還沒讀過有關這方面的書呢！」

「不錯。除了紮營在羅斯外，沒有什麼更近的地方了。不過那地方在德列街上，所以建築材料可能從路上的某些地方搬來的。我想，如果採石場設在這個半島，沿著河岸都有相同的石頭。這樣採石是方便多了。我也懷疑以前的建築物築在半島本身上。」

「你是說佛斯特莊園的某處？」

「是的。能夠的話，我想徵求你的同意，四處走走看看。」

「歡迎歡迎。我恐怕林務局的田畝不在我的管理範圍之內，但是你可以到草地上及莊園院內那邊看看。你可隨意走，但是不知道你到底要找些什麼？我想，那邊的東西目前可能都埋在樹底下好幾呎深吧！」

「哦！是的，但是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幫忙！你記得通往採石場的路上有些什麼建築嗎？比如是一個大地窖或者是人造堤岸？你知道這一類的建築嗎？」

「我一下子也記不起，讓我想想看。唯一記得的一個地窖是佛斯特大門旁的老冰窖。那個冰窖在樹底下，挖得很深，但是幾乎不……哦！等一下。」

他停了下來，雙眉緊皺，極力思索。我有點興奮地看著他，唐納則極其平靜。無疑地，他比我清楚，若有什麼發現的話，很少是出乎意料的。

「那是冰窖，」亞當說，「一提到冰窖，我就有點緊張。哦！稍等一會兒，我不大能確定，但是，當我還是小孩子時，在什麼地方，……哦！我想，我在佛斯特看過一些什麼東西。一塊岩石……羅馬人的，我可發誓。」他再思索了片刻，然後又搖頭說道：「不，根本不見了。我懷疑我看到的可能和採石場的一樣？」

「除非季節乾旱，除非那些石頭比現在更接近地表，否則你不可能看到。妳的想法如何？安佩？」

「那當然。而且，除了專家之外，沒人能夠揣測那是羅馬人的遺物。它們對我而言，可是不尋常得很；對一個小孩來說，它們可能沒有什麼價值。」

「那是眞的。先生，你還記得些什麼嗎？爲什麼你會想到那是羅馬人的石頭呢？冰窖呢？那到底是什麼建築呢？」

「那是個原始的冰室。十八世紀時人們常把冰室建在大房子底下，」亞當說著，「通常，它們都是建在陰冷森林地下的一個大凹穴。這種冰窖通常都有彎狀的屋頂，屋檐和地面等高，在坑穴上的一端有一道門。大部份的房子旁有個小湖泊，冬天的時候，人們從湖裏鑿出冰塊，把它存

藏在地窖的草層中，以供夏天使用。佛斯特森林內的那個地窖則是靠近門房旁。」

「哦，那你一定會在那兒看到這些東西了。後來的人如果就地取材，利用羅馬人石頭建築房屋的話，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事。那些石頭都非常適合建築，形狀美妙，而且也經過一番磨飾。假如在老採石場的水平面上仍留存有一些石頭的話，十八世紀當地建築師們可能就地取材……。」

「啊，建造那些地下室。」亞當說，「是的，是地下室，不是冰窖。那時，我們不准進去，那裏面不太安全，終年閉鎖著。我們也不准到地下室去。但是情況有些不同，地下室仍是有道可進的。」他又笑著說道，「記憶中可能有些是迷信和神秘，這就是爲什麼我們從沒把這件事告訴別人。要不是你現在提起，我早忘得光光了。是的，我敢相信那些東西是在佛斯特的地下室發現的。那時我們是小孩子，對石頭上的刻紋有點好奇外，已不太能記得些什麼了。那些石頭放得亂七八糟，不容易讀出什麼東西，即使我們看出……」

「那上面寫的是什麼？」唐納突然興奮地尖聲問道。

亞當看來有點訝異，答道：「是啊，你不是說石頭有刻痕嗎？就我記憶所及，那上頭著實有些刻字，同時還刻著像……像動物的紋飾。」

「那是『鑿的』，而不是『刻的』」唐納說，「假如你說得沒錯的話，這麼看來，你可能看到一些碑文了。我看到的只是石頭上用普通工具做下的記號，再經過鑿子修飾一番的。就好像

這……」他在口袋中摸了一下，然後掏出一堆厚紙板。那裏面除了一個小皮夾、數封信及一份駕駛執照之外，還有一張北泰納河的軍用探測地圖，一本小册子，看來好像（又絕對不像）一份對數表。唐納草草看了一下，抽出了一個舊信封，再把其他東西放入口袋。我一眼瞄著了那封信上有個兩年前的郵戳。

亞當給了他一隻鉛筆，唐納道了謝，拿起筆在信封上簡潔精緻地劃著，說道：「這就像我看到的石頭一樣。」

他把紙張遞給亞當，亞當接過手後，仔細瞧著。「我知道了。不，一點也看不出什麼東西。我從不知道那是羅馬人的遺物……現在也覺得莫名其妙，更何況是十年以前？好吧，我們最好還是走過去看看，不是嗎！啊，這事眞有點意思。假如那些東西眞是第九軍團的刻文或什麼之類的，佛斯特難道不能重振昔日雄風嗎？」

「好吧，」唐納小心翼翼地說：「這個房子是個廢墟，不是嗎？有沒辦法走進地下室？」

「我想你會知道怎麼走的。我用不著告訴你要小心自己，因爲連我也不大清楚那地方現在變成什麼樣子了。但是你可以到你想去的地方。好吧，我可以給你一個草圖。」

他在附近的架子上取下紙張，那種紙看來好像是通知單之類的，然後把它平放在板子上。唐納把鉛筆還給他。我走進亞當的肘旁，想看個究竟。他畫了好幾條線，然後不耐煩似地低嘆了口

氣，脫下了棉布手套，把它們丟在身旁的板子上，再拿起鉛筆。「我不能戴著手套寫字，脫下它們，你們不介意吧？」

「介意？」

於是一切映入我眼底。他的手可能被火燒過，扭扭曲曲地非常可怕，膚色也蒼白如死，到處都是斑駁的紫色痕跡。他手的形狀和身子其他骨骼的架構一般好看，但是這些傷痕破壞了一切，使它們看來幾分可怕，令人不忍卒睹。那眞是不忍見人，就好像直到剛才爲止，它們都一直躲在手套裏。我想，這也是那個浪漫的月夜看不出來的事吧！

我想，我一定小心地驚叫了一聲，也吸了小小一口氣。亞當停住了筆，看著我。

我想大部份人都是驚惶莫名地盯著他的手一兩秒鐘，然後很快轉移視線，安慰安慰他，再換個話題，裝做沒什麼事。

我說：「亞當，你的手，眞可憐！怎麼搞的？」

「燒到的。」

我記起了佛斯特的大火和他的妻子。那時，床已著火了。他設法拉開床罩，背她下樓……。

他伸出一隻狀極可怕的手，拿起了手套。他的眼睛仍然盯著我，溫和地說：「我要再把手套戴上。對不起，我忘了妳不知道這回事。第一次看到它們，總有點可怕。」

「沒……沒關係，對我沒什麼關係……我……我也該走了。」我慌亂的找籃子，雙頰忍不住流下溫溫的熱淚。我幾乎忘了唐納也在身旁，直到他說：「在這裡。」然後把籃子交到我手中。我顫抖的說：「我得趕快回去，再見！」說完，沒再看他倆一眼，提著籃子，低著頭，轉過身，幾乎是跑著奔出包裝室。

我意識到留在我身後的一片沈寂。我約略覺得亞當突然挺直身子，手中握著筆，傻愣愣地望著飛奔出去的我。

12 晚宴

快回紐加塞爾，
回到你遺棄的家園，
你會看到那對戀人……

12 晚宴

餐桌上擺著豐盛的草莓。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茱麗還是沒有回來。

這頓晚餐是夠美味可口了，卻缺乏歡樂的氣氛。似乎過去幾天來的緊張，都聚集在這個餐桌上，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康很早就抵家了，這時正安靜的坐著，他眼神專注，從鼻子至下顎有條紋路，我從來沒注意過。午後，祖父經過一段時間的休息，似乎已恢復了活力。他環視桌邊每個人時，炯炯有神的眼

光顯得不太友善，更增加了餐桌上的緊張氣氛。這是他表現權威的時刻，他心裏非常明白。

茱麗一直沒有回來，這使得原有的緊張瀕臨爆發點。起初只以爲她遲到了，但當餐桌上的菜逐漸減少時，很明顯地，她是不會回來了。祖父開始憤怒起來，一直數說年輕人多麼健忘和忘恩負義，他原想博取大家的同情，然而卻只落得粗暴的脾氣。

康默默地吃著，這不是輕鬆愉快的沈默。在老邁的祖父看來，幾乎是一種挑釁。他瞪著康，臉上露出不悅的表情，有一兩次似已達到破口大罵的邊緣。這些天來，他已數次這樣對待他的姪兒。

我想儘量安撫這股怒火，因此厚著臉皮絮絮不休，藉此想把這個老人大部份的注意力集向我這邊。有一些話坦白說，是顯得太親熱了。我偶而看到康向我投過來憤怒的眼光時，不禁想到，以後當他了解，當那種不安的、令人痛苦的企圖終究獲得解決後，情況會變好的，每件事都會變好……。

祖父說教完畢，唐納的到來終於改變了整個情況。他談了好些話，幫了我不少忙，但同時他雙眼卻瞪著時鐘。而麗沙只沉默地坐著，一臉懊喪。

吃飯結束，接著是喝咖啡，茱麗仍然沒有出現。我們一起離開餐室，就在康把椅子靠攏時，他突然說，「我打個電話給尼德郡那邊。」

「幹什麼？」祖父暴躁地問，「如果這女孩故意忘記，就讓她去呀。」

「她不像是會忘記，我怕出了什麼意外。」

「那打電話給尼德郡又有什麼用？要是他們知道出了事，早就打電話通報我們了，那女孩一定是忘記了，別再浪費時間。」

「我打看看，反正不礙事。」康說，很快的就走出房間。祖父看著他，明亮的眼睛露出譏誚的神色。

爲了防止他說出令人不快的話，我緊接道，「要是她忘了，很可能是跟費克一起吃飯。」

「胡說。」祖父很不高興地說，然後踱出餐室。

客廳裡，麗沙全神貫注地倒著咖啡。祖父回復沉默，手指不住地抖動，而忘了喝他的咖啡。唐納仍然注視著時鐘，不過我猜想他腦海裡一定想著另外一回事了。我眞希望獨自一個人到外面散散步，離開懷德卡愈遠愈好。

「要是那孩子出了什麼事——」後來祖父開口道。

「不會有什麼事的，」我說，「你知道，要是出了什麼意外，她會打電話回來……不然其他人也會。別擔心，不會有什麼事，她很快就會回來。」

「說不定在市鎭好幾哩外的地方，車子輪胎爆炸了，」唐納插嘴，「可能使他們延誤了。」

「會嗎？現在都九點了。」

「嗯。」唐納說。

我不安地注視著祖父。原先炯炯有神的眼光已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迷茫，這使他看起來比實際還要老，他的咖啡始終沒喝，一隻手不斷地顫抖著。

康回到屋子裏來。

「沒事。」他道，「費克太太知道茱麗準備回來這兒吃飯，比爾說她七點一定會到家，沒有其他進一步的消息。」

「我不是說過打電話沒用嗎？」祖父幾乎要跳起來，「你總是不聽。」

康拿著麗沙倒給他的咖啡。「我只是試試看，」康溫和地說，「而且我想這可以減輕你的憂慮。」

「你突然關心起別人了，是不是，康？爲什麼你這樣著急？因爲你希望全家人團聚？麗沙告訴你我在午餐時說過的話？」

他的臉色發白，放下喝了一半的咖啡。要不是麗沙悄悄地接過他手中的杯子，他眞不知道杯子該放那裡，只是隨便擺擺罷了。有一會兒，他和祖父彼此凝視著。我楞一楞，覺得有點害怕，不禁怦然心跳。

後來康開始說話了，「想找的話，到田裡那邊找。」他轉身背著他的伯父。「晚安，謝頓先生。」聲音很平靜。他走出了房間，就像一個人逃向更自由，更純潔的天地。

突然，祖父呵呵的笑起來，「好青年。」他說，帶著極端地讚賞，然後轉向唐納瞇瞇笑說，「我告訴過你，是嗎？你要諒解我們家中的爭吵，對你產生的干擾。」

唐納禮貌地點點頭。從此以後，談話的氣氛慢慢恢復正常。半個鐘頭過去了，仍然沒有茱麗的影子，電話也一直沒響。我幾次表示憂慮，祖父在談話中也愈來愈打岔，「這孩子會到那裡去呢？」或是「到底怎麼搞的，也不打個電話回來？」到最後，就連唐納這麼有修養的人都忍受不了了。他站起來（就禮貌而言，是太快了些）說他覺得該走了時，我一點都不感到驚訝。

沒有人挽留他。麗沙帶著解脫般的神色站起來，並讓他爲她把咖啡杯拿到廚房裡去。

我跟隨在後。「我馬上就回來，麗沙。我去替唐納開門。」

大穀倉的屋簷下一片幽暗，唐納的車子停在那裡。我走過去時，沒有看到唐納的影子。我佇立車旁，覺得有點困惑，便向四周望去。

接著我聽到輕微的脚步聲，向著這邊傳過來。唐納從穀倉那頭，沿著馬廐走來。看到我站在車旁，他不禁楞住了。從微弱的光線中，我發現他顯得侷促不安。我不發一語凝視著他。他看來像在可疑的行動中被人逮個正着似的。

經過一陣可怕的沉默，他笑了。「我可沒把銀製餐具藏在穀倉後，我是去拜訪幾位朋友。」

「朋友？」我木無表情地說。

「去看看。」他笑著說。

我跟在他後面進入院子，他推開馬廄的門，裡面可以嗅到一股糧草夾雜著馬騷的味道。門的另一頭是個大馬槽，此時勃蘭蒂正在外面草地，因此橫木未栓上。唐納打開燈，帶路走進馬槽。裡面有一個寬而深的鐵槽，裡面盛滿半邊的乾草。我猜想一定是母雞在那裏棲息過。

「這裡，」唐納柔和地說，「看看牠們一家人。」

我將馬槽傾斜來看，裡面並沒有什麼雞蛋，而是七隻剛生下幾天的小貓，正緊緊地蜷曲睡在一起。眼睛未張開，身體顯得很虛弱的樣子。牠們身上毛茸茸的，有黑的、白的和赤黃色的。唐納的手柔和地撫摸那溫暖的毛。這時，一隻黑白相間的母貓，像幽靈般跳到鐵槽唐納雙手放置的地方，嗚嗚低鳴，接著落到小貓旁邊，引起一陣蠕動和撞擠，原來的排列秩序也隨之調整。過後不久，湯咪安靜下來，雙眼瞇成一條線，充滿幸福的樣子，兩脚不斷磨擦乾草，發出沙沙響聲。

「你怎麼發現牠們的？」我輕聲問道。

「今天晚上我從西屯莊回來時看到湯咪。」

「馬在外面，沒有人會進來。誠實告訴我，你眞的有必要這麼早走嗎？」

「我想我最好早一點走。」

「嗯，好，我了解你的意思。」我們靜靜地離開逐漸暗下來的馬廄，走回車旁。我猶疑了好一會兒，然後迅速轉向面對著他，「聽我說，唐納，不要擔心。」

「妳不擔心嗎？」

「任何人也想不出什麼辦法是不是？不會發生什麼事情的，他們一定忘了，留在外面吃飯，或做什麼事去了。」

「似乎不太可能。」

「也許車子壞了。」

「嗯。」

「爲什麼不等一等？他們不久就會回來了。」

「不，謝謝，我想不必了。我向德默小姐謝過她的晚餐了嗎？」

「你已謝過她啦。哦，我要把大門關上了。」

「哦，謝謝妳……」但他仍逗留在那裡，一隻手放在車門上，似乎有什麼話想說，然後又改變主意，經過短暫的時間，他說，「好傢伙，佛斯特。」

「怎麼了？」

「他似乎對那個採石場有興趣，他說他明天要親自去看看，並且和我到地窖尋找石碑。」

「希望你會找到。看起來好像眞有其事的樣子？」

「很難，但有可能，這些年來他都認爲那些石碑是羅馬人所刻的，上面至少有一兩個字，他和他妹妹在九歲或十歲時，就認出是拉丁文。」他微笑著，「希望他說得沒錯。」

「眞是有趣，不是嗎？」

「充其量，」唐納愉快地說，「上面會這樣寫：支持巴洛做工頭，工資多，工時少。」

我不禁笑了出來，「不管怎樣，希望如此。」

「你明天下午想來幫忙找找看嗎？」

「不，謝謝，我不要，我——我還有一些事要做。」

「哦，」唐納說，他再度猶疑著，突然我想起茱麗或許告訴過他有關亞當的一些事。

我看著他，「很抱歉今天下午我感到難過，你想他——他會介意嗎？」

「大概不會。」唐納說得很快，因此我能肯定這正是他眞心想說的，「他沒說什麼，我想他會了解，我不必擔心。」

「我也一樣，」我說，「再見，唐納。」

「再見。」

引擎砰砰地發動起來，隨後老爺車急速的衝出。經過眼前時，他對我揮揮手，然後車子駛入黑暗中。

洗完餐具後，我們回到客廳。麗沙正在爲康修補衣服。我和祖父正在玩一種較複雜的樸克牌遊戲。我們聽到車子駛進院子的聲音。霎時每個人都放下手上的工作，隨後又碰的一聲，車門關上了。之後又歸於沉靜，接著一陣低沉的聲音傳來，車子很快的離開了。然後高跟鞋喀喀迅速地經過庭院傳向厨房來。我們聽見茱麗穿越厨房走廊，打開綠色的門踏進走道，而在樓梯口停下脚步。

祖父放下手中紙牌大叫，「茱麗！」

她往上走了幾步，然後又停下來。

「茱麗！」

她慢慢地踏上樓梯，穿過走道進入客廳，我似乎聽到一陣車聲越過山頂。

客廳的門打開了，隔了一會兒，茱麗才走進來，她的眼睛迅速地掃過房內每個人，然後才走向祖父。她的頭髮由於乘車時吹風而凌亂不堪，眼裡閃著光輝，看起來類似傳統的圖畫：一個女

孩子剛離開情人的懷抱，眼神迷亂。好一會兒，我的心逐漸下沉，開始懷疑自己是否弄錯了，她跟比爾可是很認眞的。不過很快我就明白了，她那迷亂、明亮的眼神不是因爲情愛或侷促不安，而是因爲生氣。

我看到麗沙一面凝視著茱麗，一面放下手中縫補的短襪。

「茱麗！」祖父很不高興地說，「妳去那裡了？我們費了一個晚上等妳，擔心妳出事情。我不奢望妳把祖父的生日看得很重要，但是我想——」

「對不起，祖父，」她的聲音盡可能鎭定，但握在門把上的手卻很蒼白，「我——我們打算回家，我沒忘記，是發生了一點意外。」

「意外？」這老人拿著紙牌的手抖動著，有如被線牽的木偶。

我很快抬頭看她，「沒人受傷吧？」

她搖了搖頭，「沒有，很可笑。不是比爾的錯，我們開得並不快，但有一個人從車房倒車出來時，撞上我們。」

「比爾的車子撞壞了嗎？」

「車門上的鑲板凹了，前輪也被撞到，比爾擔心它會脫落或車軸變彎，還好沒有。然後是一陣紛亂，警察——」她抑制地說，「你們知道怎樣嗎？後來我們不得不把車送進修車廠檢查，比

爾還要設法把它弄回來，我——我們眞是沒辦法。」

「那當然，」我說，「對啦，妳吃過飯了嗎？因爲——」

「妳該打個電話回來呀！」祖父很嚴厲地說。我發現他呼吸顯得很沉重，細瘦的手指在散落的紙牌堆上抖動著。

「很對不起，」她說，聲音有些尖銳，「我知道我應該這麼做的，但直到回途中才想起來。你——你們曉得，事情發生了，比爾的車子被撞了，很多旁觀的人都存心不良，對警察說謊，幸虧警察相信比爾和我……」她的聲音因顫抖而停住了。

祖父開口想說話，我及時搶在前面，「她一時被嚇呆了，才忘了打。祖父，像發生這種事，經常很嚴重，沒有受傷，已是大幸了。」接著，我轉向茱麗，「我們都知道除非發生意外，妳是不會錯過聚餐的。喔，親愛的，」我舉步向前，「妳顯然嚇壞了，要不要上樓休息。我弄一些東西給妳吃，還剩很多……晚餐眞豐富呢——有烤鴨，有剛摘下來的草莓，湯咪還吃了甜點。」

「牠？」茱麗驚訝地說，「麗沙，眞的很抱歉，但是——」

麗沙說，「唐納來過這裡。」從她平淡的語調中很難辨別她是否含有惡意。

結果總是一樣，茱麗咬著下唇，期期艾艾快哭出來的樣子，「這裡？我——我沒想到他會來這裡。」

我低聲說，「我從伯明罕回來途中遇到他，他在倫敦的同事先行離開了，他有空閒的時間，因此，我跟他說我們很歡迎他，他顯然自己也希望來。」我笑一笑，「他看來深受人敬重。」

「不久前他才離開，」麗沙說，「我們想他會留下來看妳的，但他說他必須提早走。」

茱麗轉過去看她，但漫不經心，彷彿不是在看她的樣子。我儘可能放低聲音說，「我希望所有這些都在你們玩夠了後發生，是不是？」

「喔，是的，今天眞愉快。」

「好啦，希望妳休息夠了後，」我迅速地說，「好好珍惜今天的時光，不管是否發生意外。現在，親愛的，我眞想——」

門打開了，一陣風灌進來，康很快地穿過大廳，停在茱麗後面的走道裡。

他要到田間做活之前，穿上了工作服、馬褲和開領的襯衫，看起來很健壯，又瀟洒，可是此時一臉不愉快。

他走近時，茱麗連頭都沒有轉過去，只是稍稍聳了一下肩，宛如他只是她背後的一股冷風。

她問麗沙道，「唐納說了些什麼？」

「妳指那一方面？」麗沙問。

「沒有，他什麼也沒說，茱麗。」我回答道。

祖父雙手抖弄著放在他面前的紙牌。「怎麼啦？怎麼啦？那個謝頓先生？又干他什麼事？」

「沒什麼事。」茱麗說，「一點也沒有。」她的聲音逐漸高昂，「康卻不一樣！」她回過頭瞪了他一眼。

「康？」祖父的眼睛掃瞄了一下，「康？」他有點惱怒地重複一遍，「康干涉妳啦？」

「正是，」茱麗說，「他自以爲是這裡的主人，但我可以回答，他不是！你能想像——」她的聲音有些顫抖，「剛才我們回來的時候，比爾把車停在大門前，康就過來問說，我死到那裡去了？（抱歉，祖父，我只是把他的話再說一次）爲什麼這麼晚才回來。這還不夠，他開始攻擊比爾，好像都是比爾的錯誤，即使他錯了，他也管不着，憑什麼辱罵比爾，把我當做傻瓜！」

「你知道，康，」祖父說，「你不應該那樣做，茱麗已經跟我們解釋過了，那不是費克先生的錯——」

「問題不在這裡——」茱麗叫道，「你知道嗎？即使那是比爾，或是我的過錯，也不干康的事，如果我喜歡整晚留在外頭，那也是我的事！」

「也是我的。」祖父突然顯得幽默地說。

「好，」茱麗說，「你的，但不是康的，他老是莽莽撞撞，不只一兩次而已！應該有人把話說出來。已經好些年了，都沒人注意，這次不能再忍受了，在比爾面前，把我當成一個無知

的小孩，因爲……」她學著康的聲音，「我們等了一個晚上，伯父發火了，」她瞪了康一眼，「是又怎麼樣？你幹嘛那麼好管閒事？你可不是這裡的主人，而且就我所知，你永遠都不是！」

「茱麗，」我插嘴道，「夠了！」

祖父屈身向前，蹙著額頭，「那妳想怎樣？」

「怎麼樣，」茱麗道，「這裡是我的家，而康並不屬於這裡！我開始想，這房子再容不下我們兩人，永遠不再——」

祖父突然放下手中的牌，「好了，或者妳能夠讓我講兩句話，你，還有你們，似乎忘了這幢房子是我的……我的！喔，我知道了，妳認爲我又老又病，隨時都會撒手西歸，我不笨，從妳今天晚上的表現看來，妳像是希望我馬上翹辮子。不，我知道妳心情不好，我可以原諒妳，我們不要說下去了。但我要再強調一下，這是我的房子，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發生在裡面的都是文明的行爲——否則，妳，茱麗，還有你，康，可以到別的地方去，現在我要去睡了。」他雙手顫抖垂在椅把上。

茱麗飲泣著，沙啞地說，「對不起，祖父，我——我想我太激動了，我不想惹你生氣，我不要吃東西，安佩，我上樓去了。」

她經過康旁邊，好像沒看到他一般跑進房間裡。

康動都沒動。我們看他的時候，我才想起他從進來以後，都沒說過一句話。他木無表情，眼睛茫然注視著。

「好啦，」祖父嚴厲地說，「你還等什麼呢？」

康默默的走過大廳，背面的紗門休休響著。

我走到祖父椅子前面，躬下身道，「祖父，請你不要生氣，茱麗今晚是有點失常，而康……康是太關心工作了。我想他是累了，那樣對待茱麗，應該不是故意的。只要兩個人不過份急躁，就什麼事都不會發生的，我希望明天早上他們會相互道歉。」

他抬起頭看我，幾乎是心不在焉的，好像剛才的那場話耗盡了他所有的力氣。他看起來又老邁，又疲倦，有點像不認得我了，他喃喃自語道，「就是這樣，就是這樣，太激動了。妳媽媽也是這樣子，茱麗也一樣，歷史總是重演啊。」然後看著我，「安佩，早點嫁給康啊，這是我所希望的，我要睡覺去了。」

我彎身扶他起來。但當他站穩時，他又惱怒地把我的手揮開，「我自己來，我自己來，不必陪著我，我不要女人幫我，麗沙，妳也一樣。天啊，妳們認爲我不能自己上床？」

他慢慢走向門邊。我想，他眞的是老了，高大，突然迸發的活力，都是虛假的……圍繞在我們身旁的，也許應該是寂寞，或者是恐懼。

他走出去了，只留下麗沙和我互相對視著。

我想起來，有點驚訝，大家都忘了她，她聽到一切經過，也聽到別人對康所說的話……

她泰然自若的放下手中的工作，那舉止好像剛才什麼事也沒發生一樣。她走向門邊時，我很快的說，「他的意思，妳大概知道，我不想說其他的話激怒他。」

「沒什麼，我要睡覺了，晚安。」

假如麗沙會漠不關心的上樓去，這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我該找康去。

他正在廚房裡，坐在爐邊的搖椅上，脚上的橡膠鞋已脫去。他仍然是面無表情，我走進來時他抬頭看了一眼，便又低下頭去。

我說，「康，不要太介意。她生氣是因爲她和唐納吵過架，而今天晚上又錯過見他的機會，她是無心的，她並不眞的那樣想，我可以肯定。」

「那是我的經驗，」康木然地說，把脚放進鞋子裡，又踏了二下，「當一個人生氣的時候，經常會說一些不是心裡想說的話。她剛剛實在太令人驚訝了，是不是？」

我說，「不要讓她傷害到你。」

「傷害我？」他抬起頭，藍色的眼睛露出奇異的表情，有些迷惑，或者說，閃耀著一種我不喜歡的光彩。然後他笑了，笑得我起了雞皮疙瘩，只好也笑笑，「妳不知那有多好笑，安佩，親

愛的。」

「好，」我平靜地說，「不管可笑不可笑，最好把事情眞相弄清楚。我不知道別人對你怎麼說，但茱麗和比爾．費克今晚確實碰到了一點意外，那使她遲到，引起她的惱怒，比爾也一樣——他的車子壞了，所以他也不會有好口氣，過去的就算了。」

「妳不必跟我解釋，」他站起來，走到門後拿起那件夾克，「那不關我的事，我並不屬於這裡。麗沙和我都只是受僱來幫忙的。」

「你要去那裡？」

「去工作房。」

「喔，康，已經太晚了。你已經工作太多了，難道你不累嗎？」

「不累？快睡著了。但冷氣機壞了，我必須去修理一下。」他迅速看了我一眼。「我想茱麗樂得把這個工作交給我？可是說不定她又要說我干涉她家太多的事？」

「康，別那樣——」

「親愛的女孩，謝謝妳來安慰我。但我可以肯定告訴妳，傷害不深。」

「眞的嗎？」他伸手握在門把上。我說，「聽著，也許我不該告訴你，但是還是說出來好。你不必再擔心什麼。」

他佇立不動，然後轉身。「妳是什麼意思？」

「你擁有這個地方了。套用你自己的話，你靠雙手……獲得這個地方。這就是我要說的。你了解我。」

我們兩人都靜默不語。他心中到底想些什麼實在難以捉摸，最後他終於開口說話了，「包括那筆錢嗎？」又是一陣沉默。「他跟妳說過了？」

我點點頭。

「嗯？」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應該再說下去。」

「別傻了，今晚他本該親自向我們宣佈的，只因爲那個女孩把事情糟塌了。」

「我想還是不說爲妙。」

他做了個不耐煩的動作，這使得幾天來的危機瀕臨於暴發的邊緣。我心想我已說得太多了，還是讓我們相安無事吧。

他以低沉而暴躁的聲音說，「妳到底要加入那一邊？我的天，妳眞是讓我猜不透，看來妳和茱麗、祖父那夥人可眞親密！假如妳企圖飽中私囊——我怎敢信任妳呢？我怎知道妳在打什麼如意算盤？」

「哦。說來，事情正符合你的期望，除了沒有全部得到你想要的那筆錢外。」

「怎麼說？」他那明亮的眼睛楞住了。

「你除了得到少部份外，那筆錢半分給我和茱麗，他沒有說多少，但他認爲只有這樣才算公平。」我繼續把祖父告訴我的話出來。「他將大部份的錢分成三份，我得到三分之二，依照我們的約定，這筆錢我會轉手給你。」我笑一笑。「你該沒忘記我們的『勒索』吧。」

他一點都沒笑，似乎也聽不進去。「茱麗會爲遺產而奮鬥嗎？她有充份的理由這樣做。」

「我確定她不會這樣，她根本沒想要懷德卡。」

「不，她一直認爲我應該滾出這裡。」他突然轉身。

「康，等一下——」

「晚安。」

他走了，留下我楞在那裡不知所措。隨後我慢慢爬上樓梯，佇立在梯口一會兒，心裡不斷在打轉，到底現在去見茱麗好呢？或是等明天再見她？

然而要告訴她多少我目前的處境？我明白必須告訴她一些事情，但目前却無法決定該說到何種程度。讓她明白康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以及他會幹出什麼，卻是刻不容緩的事。

我在她房間的門口間來回的踱了一下，心想假如她全心全意的盼望唐納的話，那她就會毫不

眷戀的把懷德卡讓給她，如此一來，大家就彼此相安無事……。

最後我走到她房門口，輕敲了一下。然而出人意料，沒有任何回聲。門口下也沒有燈光洩出來。

難道她會是睡着了嗎？我再度輕敲，說，「茱麗啊，是我，安佩。」

還是沒有回聲。我困惑不解的站在那裏，這時我聽到旁邊的走道揚起輕細的脚步聲。麗沙平靜地說。

「她走了。」

我茫然的看著她，「什麼？」

她微笑了。「祖父不是說過，『歷史會重演嗎？』她離開我們了。」

「胡說！」我震怒地叫道。她在一旁聳聳肩。

「我發現她臥室沒人。看吧。」

「看吧，」麗沙重複道，然後指指房內，我順著她指的方向看去。一雙漂亮的高跟鞋隨手拋在地板上。「看到沒？她換了一雙平底鞋。」

「但是她不可能離去了。」

「喔，她已出去了。我從我窗戶望出去，還見她走過小橋。」

「走過小橋？」我迅速走向窗邊，窗外月光晦暗，遠處的小橋朦朦朧朧。「爲什麼呢？」我轉身。「麗沙，妳簡直在開玩笑。她不可能眞的——喔，不！」我打開她衣櫃的門。「她的東西還留在這裡。」

「別擔心，她不會走太遠的。」

「但是她會去那裡呢？假如她只是想在月光下走走的話，那一定是沿著河岸走，或許是去佛斯特花園也說不定？」

「天曉得，爲什麼要爲一個無知、愚蠢的女孩擔心呢？她一定是奔到情人懷抱裡哭泣了。」

「荒唐！」

她又聳聳肩。「十九歲的女孩總是多愁善感。」

「說的也是。」

「不管怎樣，我是看到她走了。」

「但是到西林區也有好幾哩路啊！」

這時她的眼光突然變得銳利，這是以前從未有過的現象。

「西林區？我看她是去尼德郡。」

「天知道，」我不耐煩的說，「比爾・費克從未去過西林區！今晚妳向她提到唐納來過時，妳

妳應該了解這點。」

「我不知道，也許吧。」她的聲音一如往昔平靜、乏味。

「不管她去那裡，西林區也好，尼德郡也好，她一定是駕著車子。」

「妳想鑰匙在康口袋裡，她能夠開車？」

「喔，不，我明白了，她只不過等著和我談一談——」

「妳？」麗沙說，「在廚房和康談過話了？」

我凝視了她一會兒才說，「天啊！茱麗可不是傻瓜！妳是說茱麗認爲我和康聯合對付她？妳怎會這麼幼稚呢？」

我突然暴躁起來，一半是由於自己糊里糊塗就跟康走進廚房裡。麗沙在一旁笑著，我茫然的注視著她一會兒後，才慢慢的說，「沒錯，這是可笑的事情。」

「妳對康說了些什麼？」

「沒什麼。我只是替茱麗向他道歉，但他忽忽忙忙。」

「忽忽忙忙？」

「對，他自個兒走出去了。」

她那棕色的眼睛正好和我相觸。「哦？」麗沙說，「看來我不該再呆在這裡了，晚安。」

我再度走到窗邊，窗外夜色朦朧，康在牛欄那邊工作，機器轟隆轟隆的響著，花園那邊一片漆黑。

我極力想重整思緒，好好想一下目前所面臨的問題——茱麗和唐納間的，康和麗沙等——然而當我佇立在窗前凝視著外面漆黑的夜色時，亞當佛斯特的手卻一再盤旋在我腦際……

此時機器的轟轟聲迴盪在黑夜中……麗沙說過了，歷史是會重演的。

我說他自個兒走出去了，麗沙就抬頭看我。哦，我不能再呆在這裡了。

機器聲從牛欄那邊穩定有緻的傳過來。燈光也亮著。

我來不及穿上外套就奔出房間，飛快跑下樓梯。

哦！英俊瀟洒的小伙子，
何處是你的歸程？

13 深夜河畔

我幾乎不用察看，從第六感就可以告訴我，康不在屋子裡。現在時間已不容許我去證實了。我急忙的穿過庭院，沿著河岸向橋那邊走去。橋頭盡端的側門做開著。漆成白色的門扉在黑暗中看來宛如舞台的道具。

就在數分鐘前茱麗走出屋外，康也跟著向河岸奔去，他迫不急待，沒有走到小路盡頭的台階，就爬上河岸把茱麗擋在半路中。在厨房時我看到康那副急急忙忙的樣子，心生不妙，於是也跟

著奔出來。

河岸相當陡，樹根在河堤上面形成類似階梯的樣子。我頭頂上的樹林一片漆黑，樹葉紋風不動。萬籟俱靜、黑夜廣袤無邊。我在樹林中不斷的拌倒，只有靠摸索著樹幹前進。茱麗一定也一樣步履維艱，因此絕不可能走太遠……。

似乎有一陣脚步聲在我前頭移動，突然間我恐懼莫名。假如那是康的話，他知道我來了，一切就沒什麼事了。我覺得此刻無須保持沉默。

於是尖聲大叫，「茱麗！茱麗！康！」

接著在我前面不遠處，傳來茱麗的叫聲，那分明不是喊叫，而是淒厲的哀號，就像她的喉嚨被刺穿了般。

我又喊了一次，驚恐的叫聲在黑夜中迴盪著。接著我全速向前奔，穿過赤楊和榛木林，來到河邊。

茱麗正躺在河坡堤上，一頭散亂的頭髮在月光下顯得很淒冷，臉色則因恐懼而呈慘白。康跪在她身旁，俯身攔抱著她。

「啊，茱麗！」我從樹林底下衝出來，大聲叫道。康還沒回頭，另一個人已伸手把他從茱麗身邊拉開。康驚訝的詛咒著，聲音卻消失在颯颯的榛樹林間和一陣短而尖銳的掙扎聲中。

在驚慌失措之餘，我筆直的朝茱麗跑去。她雙眼緊閉，但呼吸看來似乎還正常。我慌慌張張忙著檢查她身上是否受傷，幸好沒有。雖然土地乾硬，但恰巧她倒在一堆輕柔的櫻草葉中。我小心翼翼的將她柔順的頭髮攏到一邊。

這時來救助的人站在我身後，我說，「沒怎樣，亞當。她只是昏過去而已。」

他氣喘吁吁。我心想他一定也是聽到茱麗的叫聲後才跑過來的。「發生了什麼事？」他問。「這是妳堂妹茱麗嗎？那個男的是誰？」

我簡略的回答，「是我堂兄康。」

「哦。」他的聲音變得微弱但仍然清晰可聽見。「他在幹什麼？」

「好像沒什麼。你反應太快了一點。有什麼方法可以從河裡舀一點水上來嗎？」

「你是說——？」

「安靜，」我說，「她醒了。」

茱麗微動了一下，喘著氣，眼球轉動幾下，最後睜開眼睛，一臉茫然的表情。「安佩呢？哦，安佩……」

「沒什麼事的，我在這裡。」

背後傳來一陣樹枝磨擦的颯颯聲。茱麗說，「康——」

「好的，茱麗。安心好了，佛斯特先生和我們在一起，靜靜的躺一下。」

她用嬰兒般的聲音低語說，「康想謀殺我。」

我聽到亞當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接著背後傳來康吵啞的聲音說，「佛斯特？你打算幫那一種忙？」

他背靠著樹幹，用手背摀著嘴說，「妳這該死的蠢物，妳說些什麼？妳瘋了嗎？」

「爲什麼你會相信她說的這種蠢話呢？不——」我說。

「我也聽到她的驚叫聲，難道這不是最好的解釋嗎？」

康放下手，我看見他瞧著自己的手好像感到上面流血的樣子。他激憤的叫道，「笨蛋。這是那一門子的話？殺她？你是瘋了還是醉了？」

亞當靜靜的瞧了他一會兒說，「別裝了。那你總可以告訴我們爲什麼她會暈倒吧？」

「我怎麼知道？也許她以爲看見了鬼。她還沒踏上河岸之前我一句什麼鬼話也沒對她說。」

我問茱麗，「眞的嗎？」

她只微微動了一下頭，什麼也沒說，又把眼睛閉上了，將臉部靠向我的肩膀。康咆哮的說，「茱麗，爲什麼妳不說那是眞的？」然後他轉身面對著在一旁沉默的亞當。「事情的眞正原因在於今晚我和茱麗有一點爭執，雙方都互不相讓。隔了沒多久，我發現她坐的車子出了問題。我心裡感到很內疚。接著看到她奔出門外，知道她心情惡劣到極點……安佩，告訴他這都是眞的！」

亞當轉頭看我。「康的感覺怎樣不知道，」我說，「但我沒發現任何可疑的線索，倒是眞的。」

「因此，」康說，「我本想到要在半路攔截她，並向她道歉。沒想到她看見我就失聲驚叫，嚇得暈倒了。我想上前看個究竟，你就把我推入樹叢中。沒關係，我會要你道歉的，你以爲你這樣做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妳——」然後以一種近乎冷漠無情的語氣對茱麗說——「希望妳不要再瞎扯。茱麗！我嚇壞了妳眞抱歉，假如妳傷害到自己一根毫毛的話，那我眞難過，這些大概是妳希望聽到的話。現在看在老天的份上起來吧，我幫忙安佩把妳架回家。」

他向我們走過來時，茱麗則往我的肩膀緊縮叫道，「滾開！」

康呆立不動，亞當這時站在茱麗和他之間。雖然我無法看清他臉上的表情，但可以理解得到他滿臉困惑。康這時憤怒的說，「哦，我的老天爺！」之後他轉身離開了。不急不徐的腳步聲逐漸向著橋那邊遠去。

康走後那股沉悶的氣氛頓時消失了。我深深感到不管今晚發生什麼事，康是勝利離去的。

亞當又說了一些話，我本想問茱麗一個問題，但想想還是算了。「我們最好還是把茱麗送回屋子裡。康說的是實話，她今晚只是嚇倒了，愈快把她送回屋內愈好。親愛的，妳能夠站起來嗎

？」

「我想可以。我很好沒什麼問題。」

我和亞當兩人各在一旁架著她，她仍然感到暈眩，脚步有一點抖。我將她身上的大衣拉緊一點。「來吧，親愛的，妳可以走嗎？我們一定得把妳送回去。妳想去那裡呢？」

「當然去唐納那裡。」她答話的那種音調就像那問題問得很愚蠢的樣子。

「哦，明天妳可以見他。現在走吧，不必擔心，有我和亞當在。」

她抓緊我的手臂，走過河邊空地。由於脚步緩慢不穩，亞當繞過我的手臂整個人架住她。

「最好我抱妳，」他說，「這樣會快些。」

「我太重了。」茱麗反對。她的聲音細小顫抖，好像不是從她嘴裡發出來的。

「胡說。」他一舉把她抱起來，茱麗不由自主的用手臂圍繞著他的頸項。我走在前頭替他們撐開樹枝，到了橋頭的側門時，我打開門讓他們進去。康即使在極端憤怒下，仍然好端端的將門關上並閂上。

後門敞開未關。廚房漆黑一片，整棟房子靜悄悄的。我扭開燈，沒有看見康的影子。

亞當站在門邊帶點氣喘的說，「直接帶她上樓嗎？」

茱麗抬起頭霎霎眼。「我現在好多了，眞的，我很好，讓我下來吧。」

他緩緩的把她放下來，讓脚先着地，一隻手臂仍然抱著她。看到這種情景我心裡大感安慰。雖然她臉色仍然蒼白，但已不像在月光下那樣面如死灰。她勉強向亞當笑了一下。「十分……感謝你。讓你惹那麼多麻煩眞不好意思。好吧，安佩，等會兒我就上床睡覺，現在讓我坐一下暖暖身。」

「讓她坐在爐邊的搖椅上，亞當。我想弄一點白蘭地酒，你想喝一點嗎？」我說。

「謝謝妳，來一點威士忌好了，假如有的話。」

我拿酒來時，茱麗靠著搖椅好像精疲力盡的樣子，但似乎逐漸的在恢復體力。亞當站在桌邊看著我。我一瞧見他臉上的表情，心開始往下沉。

「你自己攪拌一下好嗎？亞當。」我說，「親愛的，妳的酒在這裡。」

「我討厭白蘭地。」茱麗帶點抗議的說。

「妳喝了就會喜歡。」我打開瓶蓋，並把水壺放在爐上。「這裡還有一壺熱開水，一點湯，等會兒我拿到房間給妳。」我瞥了亞當一眼。這個笨驢既沒有吃晚餐，車子又出了毛病，和康吵了一架，再怎樣也會暈倒。「茱麗今晚還剩了一點湯。妳喝完吧？味道很不錯。」

「當然，」茱麗說，「我應該會喜歡。」

「把白蘭地喝完吧，我把湯加熱了後，帶到妳房間裡去。」

即使亞當覺察得出這話有什麼蹊蹺，他也不表現出來。我把湯拿出來時，亞當對茱麗說，「妳看來氣色好多了，現在覺得怎樣？」

「沒什麼，只是有一點餓。」

「妳跌倒時，有沒有撞傷或什麼的？」

「我—我想沒有。那時我根本沒知覺。」她勉強抬頭對他笑笑。「我想我還是好端端的。」

他默而不答，只是笑笑。「現在妳可以告訴我們嗎？」他問，「爲什麼妳說妳堂兄想謀殺妳？」

這時我把湯放在爐子上，發出碰撞的響聲。「我想現在茱麗還不適合講太多話。我知道事情發生的經過。而且—」

「當然我也同樣聽到她說什麼。」我們在茱麗的頭頂上方四目銜接。他目光犀利，聲音不友善。我看見茱麗迅速的看看我又看看他，即使在這種情況下，茱麗臉上還是帶著孩童般的稚氣。

「妳阻止她講下去，」他說，「絕對不是正常的關心。」

「既然你聽到發生什麼事，」我平靜的說，「爲什麼還要再討論呢？何況再說下去祖父就會知道了，他已經夠傷心了。康告訴你的幾乎可說是眞的。茱麗赫然看見他，嚇得暈倒了。我想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我知道妳這麼認爲。」亞當說，我看見茱麗側過頭去看他。

「老天爺！」我粗暴地說，「難道你一定把它說成謀殺嗎？」

茱麗緩緩的吸了一口氣。「安佩—」

「沒什麼事，親愛的。雖然妳說過康要謀殺妳，但是可能妳當時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那時妳已被嚇得半死。現在，假如妳準備—」

「請妳讓妳堂妹自己講好嗎？」亞當說。

我瞧了他一下。「好的，茱麗？」

茱麗困惑的抬頭看看他。「哦，安佩說得沒錯。」她說，聲音帶點猶豫。「我說他要殺我，當時我確實這麼認爲，至於爲什麼會有這種想法，我也說不上來。」她停頓一下，皺皺眉頭。「但事實上，事情像康和安佩說的一樣……我不是說謊，佛斯特先生，我眞的沒有。他—他一點都沒碰我。這聽起來好像很愚蠢，但是假如不是車子出了問題，我又沒吃半點東西……然後又在黑暗中赫然看見他的話，我是不會暈倒的—」她做了一個寒慄的微笑—「老實說，我有一點害怕，因爲我對他說了幾句不客氣的話……而且，哦，我記住的只這些。」

我說，「妳想不想請佛斯特先生報警？」

「報警？」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做什麼呢？」

「假如康眞的想謀殺妳的話。」

「康？安佩，妳怎麼會有這種念頭？爲什麼？妳眞的不認爲——」

「不。我想佛斯特先生有意這樣。他把康推入樹叢中。」

「眞的？」茱麗原先有些吃驚，接著她呵呵的笑起來。「喔，親愛的，謝謝妳。但是——可憐的康，下次他一定會宰掉我，那時我也無法罵他！」

我不敢看亞當，趕忙對茱麗說，「親愛的，妳該上樓了。亞當，我感到很抱歉，你聽到——哦，天啊！那些湯！」

一陣虛虛聲，湯直往潔白的爐子外冒出來。「哦，麗沙的爐子，你不應該讓湯冒出來的！可見——」我抓起一塊抹布猛擦著那搪瓷的爐子。「羹東西時不能談太戲劇性的事情。亞當，很抱歉，你聽到的盡是謀殺的事件——」

「別這麼說。」他表情木然。「我想走了。」他轉身對茱麗說，「晚安。希望妳明早會好起來。」又對我說，「希望我那不適宜的忠告沒有糟塌了那些湯。」

隨後大門在他背後輕輕的關上。

「安佩！」茱麗說。「妳是不是覺得他在挖苦？」

「確實。」我說。

□

這幢房子潔淨無比，卻是淒淒冷冷的。地板剛洗過未乾，在強烈刺眼的燈光下閃耀著。鋁質板散發出清冷的晶芒，搪瓷皿泛著慘淡的白光。機器翁翁的響著。房內杳無人跡，更增添了這幢房子的單調、淒涼。

我跨過一堆彎七扭八的自來水管，從敞開的門口，看見牛欄裡燈光同樣耀著寂靜與空虛。

「康？」

沒有回聲。我走過潮濕的地板，把電源關掉，機器停止再叫。頓時寂靜從四面八方圍攏過來，一般陰霾與恐懼擁上我的心頭。不知何處傳來水龍頭扣人心弦的滴水聲。我走到牛欄的門口，關掉電源。我的脚步低沉得令人駭怕，關掉電源的那一剎那，心緒起伏不已。隨後我又踱回那幢陰鬱淒惻的房屋裡。

不知什麼時候亞當悄悄站在門口。我嚇得魂飛魄散，心藏砰砰跳，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隔了一會兒他開口說話，「湮滅罪跡？」

「你說什麼？」

「我說共犯。妳應該知道我的意思？」

「大概知道。」

「哦？」

「聽著，」我盡量使自己的聲音聽來正常，「我知道你想些什麼，但是不管你相不相信，我們說的是實話！老天，請你不要再繪聲繪影了！」

「妳以爲我會放棄不管？」

「可是今晚根本沒出什麼事！」

「對，因爲我恰巧趕到，或許因爲妳也在場。」

「你不應該認爲我——！」我試圖控制自己。「你自己也聽到茱麗怎麼說。」

「我聽到妳一直想改變她的說法。可是我分明聽到她說康想謀殺她。」

「她說根本沒有人動她！只是一時被他嚇倒而已——你自己也清清楚楚的看到茱麗說得很認眞。」

「她一向順從妳。有些事情實在叫我難以置信。看來她是個傻瓜，但至少值得原諒，因爲她還年輕，涉世不深，不知如何提防妳。」

我看著他，楞住了。

他勉強笑了一下。「茱麗沒有理由不順從、相信妳。但是，我卻是道道地地的傻瓜一個，無

時無刻不爲過去的那段孽情所折磨。哦，我終於恍然大悟，那已是過去的事了。從今後妳再也不可能利用我了。」

「我不是告訴過你——」

「妳和康對我說得夠清楚了。茱麗也附和妳。你們倒是個團結的家族。好吧，妳至少可以向我說明三件事，第一，爲什麼康急急忙忙趕到河邊。」

「對於這點，他的解釋是他想要——」

「喔，是的，我忘了。他說他想要向她道歉是不是？」他略帶嘲諷的說。「這點不要談。但妳總可以告訴我爲什麼康讓機器一直轉動著？我聽到它翁個不停，燈光也亮著。妳說這是不是怪事？而且一個人在憤怒到極點時還那樣謹愼週到把門關得好好的？」

「這沒什麼，也許還有別人在這裡。」

「誰？這麼晚了還會有誰？沒有別人的。不過這點且免談。第三件爲什麼妳也跟蹤在茱麗後面？」

「哦，道理很簡單，我不希望她心情抑鬱時獨自一個人溜出屋外。」

「妳知道康半路攔住她嗎？」

「不，當然不知道！牛欄裡的燈光亮著，我以爲他在裡面工作。」

「那爲什麼，」亞當說，「妳穿過樹林時——失聲驚叫？」

「我——我聽到她的叫聲。一時感到恐懼！」

「妳是在她未出聲之前就叫了。」

「眞的嗎？可能我只是想叫她等我。」

「爲什麼，爲什麼妳會叫『茱麗！茱麗！康！』」

我楞住了，一時沉默不語。

「可見妳早就知道他在那裡？」

「我想他應該會在那裡。」

「妳嚇壞了？」

「是的，」我說，「是，是，是的！不要再問我了，我早就都告訴你了。我說康可能生性殘酷，你卻認爲我荒謬。」

「我覺得妳誇大其詞，妳說妳追在茱麗後面是擔心她會出意外。我眞傻，什麼理由我竟然會相信妳。現在我們彼此更認清對方的眞面目了。」

「聽我說，亞當——」

「我聽夠多了。請妳想想我的立場。妳告訴我妳正從事某項沒利害關係的秘密活動。而且還

希望我不要過問，天曉得妳在幹什麼勾當。今晚終於發生了這種事，那是因爲我恰巧路過那裡，才沒有惹出事情來。妳自己也說康有意傷害人。他可能是個危險人物。」

「我一向就這麼認爲。」

「很好，但我已經不信任妳了；對於這一點妳一定能夠了解。我沒有理由信任妳，除了……現在經過這件事——」機器寂靜無聲，牛欄發出淡淡的光芒。「我再也無法相信了。」

經過一陣沉默後我說，「哦，我也沒有什麼法子阻止你。你打算怎麼辦呢？報警？告訴他們康想把茱麗嚇死？即使你想找證據也找不到，就算茱麗要告康，她也沒辦法，你要我當證人也辦不到，你能證明什麼呢？沒有，因爲沒有什麼證據。這徒然使家醜外揚，甚至釀成祖父的死亡，結果一點好處都沒有。」

「我倒想叫警察來看看妳。」

「看我？」我傻楞楞的看著他。「哦，是嗎？」

有好一陣子我摸不著他說些什麼。他雖然心裡感到慌亂，但語氣卻相當平靜，「我警告妳：限妳二十四小時內離開這裡，和康切斷往來。我不在乎妳從事什麼勾當，也不想聽妳的藉口，現在就立刻放棄這擋事離開這裡。也不要再打算溫士陸先生死時，妳能踏進家門一步。我告訴妳，假如『安佩』是合法的繼承人，而且得到一分一釐的話，我將會讓妳關進監獄，永不見天日。至

於康和他姊姊會怎樣，我不在乎也不想知道。晚安。」

「亞當！」

他在走廊上停下脚步，轉過頭來。

「亞當——」我極力壓抑自己，聲音聽來很粗啞。「請等一下，不要走。聽我說——」

「我都聽膩了。」在刺眼燈光的照耀下，他的臉孔顯得生硬、怪異。除了一臉謹愼和不屑的表情外什麼也沒有。「恐怕我不能再玩這種奇特的遊戲了。葛雷小姐晚安。」

他離去後留下一片寂靜。這時水龍頭滴下一滴水，那細小、緊迫的聲音，像大鏈琴上走了調的反覆音階。

這時我才發現自己倚靠在冷氣機上，冰涼的金屬外殼令人感到一股寒意。我的頭陣陣作痛，除了渴望上床睡一覺外，什麼也不想。

「哦，天啊！」我背後傳來康的聲音。

我有氣無力的轉過身來，茫然的看著他。「你躲在那裡？」接著我精神一振。「你偷聽到什麼話了？」

他笑起來，看來似乎很鎭靜，甚至過度的鎭靜，他的眼神充滿光采，態度自信十足，嘴角有一絲傷痕，但反而增添了他一股邪惡的魅力。

他向我走近一點站住，雙手深深的插在口袋裡，神情優雅而鎭定。「哦，我站得遠遠的！親愛的姑娘，我和佛斯特談不來，也許妳對他比較有辦法。是妳把引擎關掉的嗎？」

「是的。康，藉此掩飾謀殺，方法倒不錯。」

他那神采奕奕的眼神突然間迷濛起來。「誰說那是謀殺？」

「我。你扭開機器和電燈，這樣你可以看清楚屋子裡活動的情形。接著你跑向河邊，攔阻茱麗。」

「我眞的這樣？」他光采的眼神充滿危險。突然間我明白怎麼一回事：他喝醉了，我聞到一股威士忌的味道。「我眞的這樣？」他輕聲地說。

「亞當說得沒錯。你蓄意謀殺茱麗，康。」

一陣小小的沉默。他的眼睛連眨一下都沒有，又輕柔說，「我眞的這樣？」

我堅定的回答，「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假如你認爲我會和你狼狽爲奸的話，那你眞是傻瓜兼白痴。難道你把我看成什麼樣的人？你這該死、愚蠢的罪犯，你以爲我會眼睜睜的看你謀殺茱麗嗎？」

他開始大笑起來，毫不帶一點羞恥。「親愛的，妳知道，我可不是三兩下就可欺騙的傻瓜。當她那可憐的、虛弱的身體躺在河邊時，整個晚上妳一定都在狐疑這件事，但是有什麼證據呢？

最好，妳還是三緘其口。」

「哦，天啊，」我說，「不但要三緘其口，還要爲你如此孤單落寞感到心痛，是不是？」

「哦，」康好笑的說，「畢竟那件事沒有造成什麼傷害。」他摸摸臉頰。「妳打算怎樣？」

「不知道。」

在他明亮的眼神之後隱藏著謹愼、刺探和愉快，我不禁感到毛骨悚然。

「『亞當』，是不是這樣說？姑娘，妳怎麼叫他亞當呢？」

我的心砰的跳了一下。然而令我感到心安的是我的聲音聽來很正常，只是很疲倦，「那是你和麗沙自己攪錯。那是教名，今天我去摘草莓時，他叫我『安佩』……。現在我想進去了，我疲倦的很，你自己心情也不對勁。今天已經夠受了，今晚我不能和你好好談。你眞幸運沒出什麼事情 但我無法猜測明天佛斯特會有什麼舉動。至少此刻我什麼也不想管。」

「這個嘛，姑娘。」他將聲音壓得低低的，冷不防提的伸手擁住我的肩膀。輕翹的睫毛下，一雙蔚藍的眼睛盪漾著笑意，和霧般的迷情。「愛人，妳眞是美極了，知道嗎？」

「比起茱麗來，我不免相形見拙。」

「妳漂亮多了。妳比她光采多了。確實如此，現在聽我說——」

在他手臂的輕擁下我僵硬的站著。「康，你醉了，變得有點多愁善感，但不管怎樣，我討厭

這種愛爾蘭作風。你以爲你可以謀殺茱麗，然後不管三七二十一，喝得爛醉如泥，又以愛爾蘭式的虛情假意奉承我，你最好重新考慮考慮，事情沒有這麼容易。而且——」他移動了一下，臉上仍掛著微笑，雙手把我擁得緊一點——「你想吻我的話，可要當心我給你一個巴掌。」

他雙手垂下來，臉上有些脹紅，但仍然掛著笑意。我冷冷的說，「康，看在老天的份上，上床睡覺吧，祈禱衆天諸神讓佛斯特保持緘默。從現在起我再也不包庇你了。晚安。」

走到門邊時我又回頭看了一下。他愉快而充滿感情的瞧著我的背影。這時我才覺得他多麼英俊瀟洒，看來十分清醒沉著。

他笑得很迷人的說，「晚安，安佩。」

我簡單的說，「不要忘了把燈熄滅。」之後就迅速的穿過庭院。

我捎了封信給我的愛人，
可惜半路遺失了；
是誰撿到這封信，
悄悄放在她口袋中？

14 四月清晨

今晚我輾轉反徹難以入眠。窗外月兒獨步高空，光華如洗，我的心卻因這擋荒唐和瘋狂的僞裝事件而焦躁不安，我覺得渾身精疲力盡，難以成眠。

最後大概朦朦朧朧的睡了一會兒，因爲不知何時月兒已西沉，東方既白。天邊的一抹黑暗逐漸隱去後，畫眉鳥一聲鳴叫劃破寂靜、寒冷的破曉。隨後又歸於沉靜，接著轉瞬間，所有的鳥都聒噪不休起來，形成一個瘋狂的大合唱，這是黎明交響樂。面對此情此景我不禁會心的微笑。接

著大地颳起一陣疾風。

一股由衷的欣喜掠過我的心頭，過了沒多久我又沉沉的入睡。等我再度看窗外時，天色已大白，鳥兒在紫丁花叢中悠然的轉鳴。經過一夜的憩睡，我覺得渾身寧靜安祥，睡意全消。我起床走到窗邊。

天色尚早。樹葉、青草上到處掛滿晶瑩剔透的露珠，早晨的空氣清新而帶點寒意。一切都尚在寂靜中，這時遠處西屯莊傳來公雞的啼叫聲。左邊的樹縫裡，有隻肌膚光潔的栗色馬在移動，那是佛斯特的母馬正低頭嚼著還帶露水的青草。

有時我常認爲，很多事件發生的原因並非來自過去，而是由於未來已註定。在我未弄清楚自己在幹什麼時，已忽忽忙忙穿上灰色的褲子和淡黃色的襯衫，撥冷水拍拍臉，迅速的梳了頭髮，奔下樓。房內一切悄然無聲。我手裡拿著馬轡，躡手躡脚的穿過厨房，向正在吃草的羅文走近。

我透過樹縫，隨時注視著懷德卡是否有人起床。我沿著籬笆邊向那隻馬靠近。牠見我走來，抬起那俊秀的頭，豎起耳朵瞧著我。我停在籬笆旁的雪球花叢下，雪球花清雅的顏色猶如得文郡奶油。我坐在欄杆上，花朵上的露珠洒在肩膀上，一股涼意滲透過薄薄的襯衫。我拍拍身上的露珠兒，沿著欄杆走，這時朝陽已洒在我肩膀上。

羅文踏著優雅的步伐向我走近，他美得像首四月清晨的讚禮詩。兩耳直豎，耳尖幾乎相觸；

雙眼烏溜溜的，流露著好奇的眼光。他兩足踏在茂密的青草上沙沙作響，露珠四處飛濺，凋謝的金鳳花將牠雙脚沾成金黃色。

牠在不遠處停下脚步，對我眨眨眼。我向牠招呼說，「海，羅文。」但牠還是站立不動。他伸長脖子，吐了一口氣後走過來。我沒有移動，他雙耳前後抽動，敏銳得像雷達，像蝸牛的觸角。他吐著氣，在我手腕、脚跟、頸部到處嗅著，最後他張開嘴咬我的袖子，用力拉扯。

我撫摸牠的頸子，感覺微溫的皮膚下肌肉在顫動，我又摸摸牠的耳朵，牠低下頭嗅我的脚，我抓住牠頸上的鬃毛滑下欄杆，他並沒有要走開的意思，但卻用力的磨擦我，把我擠在欄杆上。我笑著輕柔的哄著牠，「乖乖，你眞漂亮、眞可愛，現在站好，靜靜的站著……」我一手抓住鬃毛，嘴裡仍不斷的哄牠，另一隻手將馬勒套在他嘴上。

我跨上馬背，牠筆直的站著熟練得彷彿是日常工作似的。然後牠輕柔優雅的走開了，我驅策著牠走向一片狹長的草坪時，牠開始躍動起來。好像反抗我似的，事實上，我自己也不知道該去那裡才好。牠先是慢跑，然後逐漸馳騁過一片草原，那裡有一道狹窄的側門可通往河畔的草地。牠熟練輕巧的躍過側門，能夠有如此上好的技巧，一定是佛斯特教導牠的。一過了側門，牠又開始跳躍起來。這時陽光閃爍不定令人暈眩，照在芸香樹葉上，粼光片片。夾在我兩腿間的馬背，光滑、溫暖抖動著，令我感到興奮刺激，一時間我快樂得狂歡縱笑，說「好吧，你帶路。」就放

鬆了牠，牠像隻蝙蝠鑽出地洞般輕柔的沿著河岸的草坡走動，我彷彿是坐搖椅般的消遙自在。右手撫慰牠頸上的鬃毛，頓時憐惜之心油然而生。我說，「嗨，羅文，我們該回去了，我可不能讓你滿頭大汗，否則會有麻煩……。」

他豎耳傾聽，我緊勒繮繩，牠卻抗拒著。一時我很擔心無法控制牠，等我放鬆繮繩，他才悠然的踱著脚步。

我們沿著圍繞西屯莊的河彎行走。這時我緊急勒住牠往回走。樹梢上屯莊的烟囪儼然在望，羅文沿著河岸悠然自得的走著，最後我們回到側門邊，牠轉了一圈才停下脚步。

我說，「好吧，親愛的，今天已夠了。」之後我滑下馬背，跨過牠的頸項去開門。回家後牠焦切熱望，欣喜異常。我轉身關門，牠在我身旁兜轉著，抬頭用力扯我手中的繮繩。

我哄著牠說，「安靜點，小漂亮！你在幹嘛？」突然間我舉頭看見亞當站在門邊不遠處。他一定是聽到羅文的馬蹄聲，看見我們從不遠處走過來，趕緊退隱到山楂樹籬邊。他早就有心理準備，而我卻冷不提防，因此嚇得面容失色，呆立不動，一隻手笨拙的握著門閂，另一隻手搭在驚慌的羅文身上。

等我恢復神智，門也嘎嘎的合上後。亞當向前走一步，接過我手中的馬勒。這時我才發現他自己也帶來一具馬勒，正掛在籬笆的柱子上，還有一套馬勒橫放在欄杆上。

彷彿過了一段好長的時間，他才開口說話。我不清楚自己到底希望他說些什麼，只心裡猜想這下子他一定勃然大怒，氣憤難當。

然而他卻只盾問說，「妳爲什麼騎我的馬？」

這時已沒什麼好僞裝和找藉口，無論如何雙方都很了解對方的心機，因此我說，「道理很簡單。假如我知道你還在佛斯特，我決不踏進家門一步。等我發現不得不面對你時，我心裡非常震驚，加上你對我們過去的那段情始終無法忘懷，也不讓我離開你，我更加失望。後來你更把我當騙子看待。當時我眞覺有如晴天霹靂，心想你願怎麼想就怎麼想，只要你不煩我就好了。」

那匹馬站在我們兩人之中，對於套在嘴上的馬勒深感煩躁不安。亞當大惑不解的上下仔細打量我，那樣子就像我是一份難以理解的文件般。我又補充說，「我告訴你的全是眞話。我早就想回來和祖父化解過去的誤會。我考慮了好久，但心裡擔心他是否歡迎我回來。我知道自己是因爲驕傲心作祟才離家出走，而祖父也像他世代的祖先一樣，對於金錢、財產具有支配慾，因此我不想落得他們譏笑我說，是爲了分祖產或得到母親的金錢才回來的。」我微微一笑。「事實上，我回來他跟我談的第一件事就是這個。哦，我遲遲不回來的原因一半是我太驕傲了，另一半是我籌不到旅費……而且這些都不談的話，我主要考慮的也就是你。」

我停頓一下又說，「但後來我想法有一些改變。我決定不顧一切回到英國，我不想……和家

族斷絕關係。要回來之前我並沒有先寫信通知，不要問我爲什麼。理由跟你悶聲不響的出現在我眼前一樣。假如你非要拜訪人家卻又不知對方是否歡迎時，你就會這麼做。你是個男人，也許不懂這種事，但你的作法卻如出一轍。我想你應該明白爲什麼我覺得應該回來。假如我不得不和你碰面，我打算讓你知道我只是回來探視一下而已，而且我在別地已經有個工作了。」

羅文捧捧頭，馬勒發出叮叮噹噹的響聲。亞當不由自主的移動了一下。我繼續說道，「我本來就儲蓄了一點錢。後來葛雷太太——我最後一位主人——死了，她留給我一點錢，大約三百英磅，還有一些小飾物當紀念品。」我迅速的笑了一下，腦中閃過金色的打火機和汽車駕駛執照。「她跛脚，我替她料理家務，充當她的司機已有一段好長的時間，我很喜歡她。有了三百塊和一一點儲蓄，已有足夠的盤纏，還可剩下一點當零用。於是我從利物浦搭車直往紐加塞爾，租了一個房間，並找到一份臨時工，暫時先穩下來。經過一兩天後我終於鼓起勇氣回來想看個究竟。當然，那時我想的是祖父已過世了……」

我屈身抓了一把草餵馬兒吃。亞當佇立不動。眞奇怪，即使你人生中的某部份，或你眞正的自我已經消逝死亡，但它還是時刻在侵蝕傷害你，就像一顆惡瘤雖已割除，細胞仍然在滋長蔓延一樣。

「回來之前我並沒有打聽太多，唯恐康會知道我的消息。我甚致用我最後一位主人葛雷太太

的名字租房子。我想來想去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我想到聘請律師以爭取母親留下來的那筆錢，但是又怕讓康發現我回到故鄉來。我等了一兩天，仔細考慮該怎麼辦——」

「慢著。」亞當似乎很用心傾聽的樣子。「爲什麼妳那樣怕讓康知道妳回到家裡？」

我用青草輕拂著馬頸簡單的回答道，「有一晚他想謀殺我，就在我們發現茱麗的河邊。」

他向前挪近一步。「妳說他要做什麼？」

「他一心一意想和我結婚，祖父也很想湊成這門婚事。康認爲除了用這種方法得到那筆祖產外別無他法，因此他一直迫不及待。當晚他說了些不客氣的話，我也不甘認輸，因此一不當心就拆穿他根本無意和我結婚的底牌……，結果他惱羞成怒，決定除掉我。」我抬起眼簾說，「這也就是爲什麼我昨晚跑出屋外跟蹤茱麗的原因。」

「爲什麼妳從來沒有告訴我這些？」

他說話仍然一如往昔般的武斷專制，他向來是得理不饒人的。

「沒有機會談。那是我離開這裡最後一晚才發生的。我和你在別墅那裡分手，已經是夜闌人靜的時候，你該記得吧。我一向是沿著河岸，經過小橋走回家的，因此沒有人會發現我去佛斯特花園，然而就在回家的路上，我遇見了康。」

「哦，我的天。」

「我離家出走還有——另一個原因。祖父一直袒護康。我不理康，祖父爲此生了我好幾個月的氣。而且我常晚歸，甚至一兩個晚上留宿在外，他非常不高興。他——他常常對我大發雷霆，還說假如我惹出什麼麻煩，我就得掃地出門……」我淺淺的笑著。「我想他只是說說和罵一罵就過去了，照顧一個未成年的少女，對祖父來說難免責任太重了，雖然他只是說說和罵罵而已，但對我當時來說卻難以忍受。當晚我和康分手回到家裡後，我幾近瘋狂。我告訴祖父康要謀殺我，他不相信。他認爲我一定是到某地方和某人幽會去了，因此，他想知道的只是『我去那裡了？』因爲那時夜已深，他要康去找我回來。我想他一定認爲只是康當時失去理智想吻我，因此認定我說的全是一派胡言。我們之間雖爭吵得很厲害，但我並不責怪他。我無意把所有的事情都揭露出來，你可以想像得到假如別人知道這種事會怎麼說。但是你一定很清楚爲什麼我離家出走？一半是爲了你我之間的事，一半是因爲我被康嚇壞了……。現在因爲祖父偏袒康，我又擔心祖父和康找你算帳。假如克麗斯特發現……那有得瞧了。」

羅文低下頭吃草，馬勒發出一陣叮噹響聲。我一隻手握著牠的頸部。「現在你總該明白爲什麼我那樣怕回懷德卡吧，即使現在也是。假設康獨自管理這地方，我絕不敢回來。但是當我發現祖父還健在，而且對我、康和茱麗三人仍然握有絕對主權時……。」

「而且發現我也離開佛斯特。」

「而且你也走了，」我堅定的說，「我知道我應該回來。雖然要面對康和麗沙，並且也不知道祖父是否接納我的情形下就冒然回來，是件令人討厭的事，但是沒想到康居心險惡像魔鬼，僞裝成一副善良的面貌，歡迎我回到家園。對於這一點我知道得很清楚。你了解的，我只想住到祖父過世爲止。」

「有點了解了。我倒很想知道妳怎麼遇見康的？」

「我冒了一次險，想看一看懷德卡。一個星期日我搭車從伯明罕直驅邱烈福下車，然後再搭車沿著羅馬路走。我——我很想再看看羅馬牆。」

我沉著的說，「康看見我，然後侍機跟蹤我。他上前和我打招呼時，我簡直嚇得不能動彈。他假裝弄錯了人。因此我告訴他我貫用的名字——瑪麗葛雷。以後我就把這件事情忘掉了。」接著我又告訴他，我們在羅馬牆邊會面的情形，以及後來康的提議。「最後我明白康和祖父相處得很好。他和麗沙對茱麗也很好。祖父又有心臟病……我心裡想，在這種情況下回家是很適當的，因此我同意了康的提議。一切似乎都很順利，直到我發現你還留在此地……。」

他突然很不耐煩的說，「這隻馬並不流汗，妳不要理他，我們把馬繮取下來。」

說著他解開繮繩，然後補充說，「繼續講下去吧，妳怎麼知道我還在這裡？」

「我回來的第一晚祖父在偶然中提到。康和麗沙提到那場大火，然後你帶著克麗斯特遠走義

大利和維也納，然後又提到她已過世，我眞是震驚異常，但你也知道康這種人只對自己感興趣，因此我不敢問太多有關你的事情。等到我聽祖父說你並非一去永不回時，我很緊張。當晚我就對康說我不想再欺騙下去。他——威脅我。不，不，我忘了，他不是威脅，他只是把實情告訴我，任何異常的事情，都會使祖父感到震驚。理智上我認爲應該把眞相告訴祖父，然而他與康水乳交融，一旦知道康這樣卑鄙，一定氣得魂歸西天。然而我認爲還是應該講，但一想到……不得不和你見面，覺得眞是可怕。那晚我來佛斯特花園，比你早一步到達。」

「見我眞是那麼可怕嗎？」

「我想是。我知道……你隔天晚上一定會來看我。爲什麼會有這種預感我自己也不知道。」

「妳總是……從來沒有人這樣說我。」他不看我，只是專心一意的把羅文頭上的馬勒取下。這匹馬摔摔頭覺得一陣輕鬆，然後走開去低頭吃草。亞當瞧著手中的那副馬勒，好像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一臉疑惑的樣子。過了一會兒他才轉身掛在自己的馬勒旁。「我來見妳時，妳覺得讓我相信妳——安佩已經死了，事情比較容易。」

「難道她不是死了嗎？」

他轉身，這是我們第一次眞正好好仔細瞧著對方。「妳怎會這麼想呢？妳走後，一定能夠靜下來好好想一想……妳應該知道我……」他緩緩的說，低頭注視著自己的脚尖。

我生硬的說道，「亞當，八年前因爲我們在一起很痛苦才爭吵。我們之間的關係是絕望的，除非我們想把快樂建築在他人的痛苦上，但我們無權這樣做。我已告訴你，我不想舊事重提。」

他粗暴的說，「哦，老天爺，沒錯！妳以爲從此以後我不爲我們的爭吵時刻受折磨嗎？妳怎會知道我不爲我們過去的每句話，每個表情深受痛苦？我知道妳爲什麼要遠走高飛！就算不是爲了康和祖父的緣故，妳也有足夠的理由離開這裡！但是令我費解的是妳怎麼一句話也沒留給我，即使生氣憤怒的話也沒有，就此杳無音訊。」

沉默寂靜像一道光芒蔓延開來，難以阻擋。這時陽光照耀大地，爲萬事萬物抹上一層金黃，青草也在陽光中欣欣向榮。羅文向我們眨眨眼然後走離更遠的地方去吃草，低沉的咀嚼聲在寂靜的黎明中迴響著。

本能告訴我，痛苦將像一道陰影般降臨在我身上。「你一定收到我寄的信了。」

他還沒開口，看他的表情我就知道他會說什麼。「信？什麼信？」

「我從倫敦寄了一封信給你，」我說，「而且是我一抵達倫敦就立刻寄出去的。」

「我沒收到什麼信。」我看見他抿抿嘴唇。「信上說些……什麼？」

我低聲的說，「假如我能夠給你一點快樂的話，那是因爲我是你的情婦，而且能夠隨侍在你左右。」

一陣痛苦掠過他的臉上。他閉起眼睛，蒙住臉孔，等他放開手後，我們四目銜接。

他似乎筋疲力盡的樣子，只簡簡單單的說，「親愛的，我從沒見過這封信。」

「現在我才明白。事實上我沒收到回信時，我就應該曉得的，你還不至於這麼冷酷無情。」

「天啊，」他有氣無力的說，「妳一定這麼認爲。」

「很抱歉。我從沒想到那封信會半路遺失。通常情況信很少遺失的。我那時簡直傷透了心，非常寂寞孤獨，而且——而且絕交……對一個女孩來說是最敏感的事。亞當，不要那樣瞧我。那段傷心的日子總算過去了，等了幾天都沒收到回信後，我——心想我應該去倫敦等你。我本來就沒有到國外的念頭。但是後來我打電話給你——她跟你提過我打電話給你了沒？」我微微笑著。

「眞的，我打電話給你。」

「哦，親愛的。是克麗斯特接的？」

「是的。然後我假裝撥錯了號碼。我想她沒有認出我的聲音來。第二天我又打，是路德太太接的。她不知道我是誰，她告訴我這花園已經人去樓空了，你和你太太好像遠赴國外。那時我立刻決定啓程離開倫敦。投靠一位朋友。我有一點積蓄，又幫她看管孩子，賺點生活費，而且——喔，其他的事不值一提。後來我沒有再寫信給你，我——我怎好再寫呢，是不是？」

「沒錯。」他仍然看著我，那樣子就好像我受傷流了血似的。

「假如信遺失了，實在是無能爲力。這很難——亞當！」

他抬起頭我們目光迅速相遇，「很難怎樣？」

我抿抿嘴唇，低啞的說，「我在想那封信到底怎麼遺失的？我們從來沒想到這點。信通常是不易遺失的。你是否認爲——」我又抿一下嘴唇——「她私藏起來？」

「克麗斯特？怎麼可能——哦，老天，不可能。不要這樣看我，安佩。那封信可能還原封不動的擺在英國某郵局裡。不，親愛的，她不可能知道我們之間的事，我發誓她絕不知道。」

「亞當，你不能這麼肯定！假如她——」

「我說過她不知道！從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她知道這回事！假如她知道了，她絕不會錯過任何報復的機會。」

「但是當她變得很糟糕——」

「妳走後她精神錯亂好幾年。就在那場大火後，也是我帶她去佛羅倫斯後沒多久，因此我不得不帶她到維也納。在這期間沒有任何蛛絲馬跡可看出她曾懷疑過妳。」

「但是亞當，你不知道——」

「我知道得很清楚。不要再說了，安佩！」

「亞當，沒有人告訴過我——克麗斯特怎麼死的？」

他厲聲的說，「我們之間的事與她的死無關。這點妳可相信我。她向來把每樣東西都保存得好好的，但過世後，在她的文件中並沒有發現信件。」

我說，「後來她自殺嗎？」

他似乎經過一番掙扎最後才吐出一個「是」字。

我們兩人相對默默無語，一隻喜鵲飛入我們身旁的榛樹叢裡，聒噪了一陣後才飛走。我心裡暗自想著，事情總該告一段落了，既然都已解釋過了，就再也沒什麼好說的。聰明的話應該在事情還沒有陷入尷尬之前就道別回家吃早餐。一對情侶一旦喪失了他們曾擁有的世界後，就只會談論天氣罷了。

亞當此刻也有同感，他臉上有一種桀傲不馴的表情。他向前跨進一步，受傷的雙手移動了一下。

我說，「喔，我最好回去，免得康發現我騎羅文。」

「安佩——」

「亞當，不必再談了，要說的都已說完了。」

「胡說。我的愛人，爲什麼妳看到我的手哭了？」

「亞當，不。你一直都很不順利。」

「妳很關心是不是？仍然關心？」

「我……我不知道。不，我不關心，現在不關心了。」

他一向看穿我的心意，總知道我想些什麼。他尖銳的說，「是不是爲了克麗斯特？」

「這輩子都弄不清楚了，是不是？總之，原因在於我們過去所作所爲。」

他嚴厲的說，「相信我，我可以忍受這點，我已做了義肢。」他伸出雙手仔細的審查。「這是最不痛苦的一種。哦，親愛的，妳打算怎麼辦？」

「當然，我想離開，你知道我不會在此久留。祖父看來已十分虛弱。以後……以後我會和康好好的把事情安排好再走。假如他知道我打算離開，他就不會對我做出什麼危險的事來。亞當我們不必再見面了。」

「好吧。」

我迅速轉身。「現在我該走了。」

「記得拿妳的馬勒。」

「什麼？喔，謝謝你。亞當，很抱歉，我搶了你的馬騎。」

「沒關係。羅文比較喜歡妳，我出手很重。」

他拿起馬勒，然後對我笑笑。「不必擔心，親愛的，我不會阻止妳離開，但別像上次一樣，

連一聲道別都沒有就走了。」

「亞當，」我沮喪的說，「我沒有辦法，我的情感就是這樣。歲月不斷流逝，青春難以追回，唯一的辦法是順其自然接受它。這點你應該會了解。」

他毫無傷感，就像在談家常事一樣的說，「沒錯，當然。不過，人要死是很容易的。」

他穿過側門，連頭都沒回逕自走過草坪。

那是棵堅勁挺拔的大樹，
樹幹虬結紮實。
我斜倚在樹幹上，
樹幹却彎了一下，
啪地一聲折斷了。
我的愛人，
你不就這麼欺騙了我？

15 蕃紅花的回憶

我曾對亞當說過，生命是持續不斷的。我回到農場時，工人都已陸續抵達，開始今天的工作，牛群也進入牛欄。我躡手躡脚的進入馬廄，把馬勒放好，然後回廚房。

這時貝特太太正在廚房等水壺的水燒開，她看見我，不禁大吃一驚。

「怎麼啦，安佩小姐！妳這麼早起床是騎馬去嗎？」

「沒有，我只是睡不著覺。」

她炯炯有神的黑眼珠上下打量我。「妳怎麼搞的？看來臉色很不好。」

「我沒什麼事，只是昨晚睡不好。我想要一杯茶。」

「嗯。」她那對仁慈而銳利的小眼睛仔細的瞧著我。「眞是胡說，這麼早起床幹什麼。妳可要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

「貝茜，我很好，沒什麼不對勁。」

「妳回來後還沒有看過妳臉色像這樣不好。」水壺的水開了，她動作靈敏的將開水倒進茶杯裡。「假如妳不告訴我，妳是安佩，我幾乎不認得妳，這是實話。妳盡管笑我沒關係，我一點都沒騙妳。妳回來當晚我告訴貝特說安佩在美國一定過得很不如意。」

「是加拿大不是美國。」我溫和的說。

「哦，都一樣是不是？」她將茶壺放在桌子上，打開壺蓋，攪拌一下裡面的茶，以備早餐時飲用。「不但比剛回來時氣色好多了，體重也增加一點，比較像以前的妳。不只是我注意到這一點，貝特也對我說安佩笑起來時漸漸像以前的她，還說假如她找個丈夫，安定下來該多好。」

我極力想笑得自然一些。「哦，貝茜，讓我有回到家的感覺吧。」

「這是妳的茶。」她端過來一杯熱氣騰騰的茶。「妳應加一點糖，不要喝沒加糖的茶，那是外國人的玩意兒。而且我要告訴妳，假如妳睡不著覺，就應該喝熱湯或咖啡，不要喝什麼威士忌

之類的，或像今晨我在厨房的杯子裡發現的那種鬼東西。不只是我多管閒事，而且——哦！康也會管的。」

康看來很不高興的樣子。他樣子迷人，兩頰留有昨晚剛長出來的短髭。穿著工作服，正忽忽忙忙想趕往農場幹早餐前的活兒。他從貝特太太手中接過一杯茶，同時以驚奇的眼光瞧我一眼。「天啊！妳這時候起床幹什麼？」

「她說是散步，」貝特太太說著將一茶匙的糖加進他的杯子裡。「我說她去騎馬了。她說沒有。」

他上下打量我的長褲和黃色襯衫。「是不是？我早就應該想到佛斯特的那隻馬已吸引妳好久了。」

我逕自喝茶不作聲。草坪上騎馬的那一幕直漸在我腦海中淡逝……。這杯熱茶是提神劑。日子又拉開了序幕，生命是持續不斷的。

「這種事情正合妳的意，」康說，眼光流露一種並不討厭的讚許。貝特太太却不高興的看著他，遞過一碟小奶油餅給他。「嚐嚐這些。」

他伸手拿一塊，眼睛仍然瞧著我。「妳今天想去農場幫幫忙嗎？」

「她不能去。」貝特太太迅速的回答。

「也許，」我說，「我還不知道。我——我昨晚沒睡好。」

「妳担憂什麼事是不是？」康問。藍色的眼珠流露一種關懷的好奇。

貝特這時接過他手中的杯子再倒滿茶。「她爲祖父担心，而且比你還担心。康，你眞該覺得羞恥，這種大熱天還要她去幫忙，何況你已有那麼多助手。我說這些都是實話。」

「哦，」康露出一絲微笑說，「我在想要不要請比爾過來。這樣可以輪流使用拖拉機。天氣不久就要變壞。天黑前一定是雷電交加。」

「我知道，」我說，「你整天都要在那邊工作嗎？」

「吃過早餐後就去。有什麼事嗎？」

「昨晚我跟你說過了，我想和你談談。」

「妳確實說過了，哦，今晚也許可以。」

「我可能早一點去找你。只要你放下工作吃飯時我就去農場找你。」

「哦，當然。」康放下他手中的杯子，不在乎的說，「我一定會好好和妳談談的。」

我上樓去換衣服。假如他不是也穿著工作服的話，一定聞到我衣服上的一股馬騷味，灰色的長褲上還有一些粟色的馬毛，襯衫上也有一兩根，那是羅文用頭磨擦著我時所留下來的。上樓後我淋了浴，穿上裙子和一件寬上衣，感覺舒服多了。

我實在吃不下早餐，還好沒有人注意到這點。康還沒進來。祖父尚未起床。貝特太太到處忙碌著。麗沙早餐時一向沉默不語，而茱麗則還躺在床上——這主要是爲了避不見康，也是我建議她這麼做。她已經完全從昨晚的事件中恢復過神智，但她說她不想那樣快就見到他，尤其在她還未和唐納見面之前。因此，我建議她不要下來吃早餐。

唐納八點半過後不久曾來過一通電話，問起昨晚的事情。我僅僅告訴他——比爾的車子出了一點毛病，茱麗沒有受傷，她希望今天晚些時候和你見見面。

「哦，」唐納說，「半小時後我就過來。」

「唐納！等一下，她還沒起床呢！」

「半小時後。」唐納說，然後就把電話掛掉。

我敦促茱麗快起床，我聽到她邊起床邊尖叫著說，「我該穿什麼衣服？」這使我確信了解她目前的整個心理狀況。我還沒有看到唐納的影子，但半小時後，一輛車子停在庭院裡，我跑下樓想告訴他茱麗還沒準備好，却看不見他的人，到處都沒有，後來我靈機一動，溜進勃蘭蒂馬廐，發現他就在那裡，正屈身撫摸勃蘭蒂身上的鬃毛，而湯咪無所事是的坐在隔牆的頂端，泰然自若的瞧著周遭的一切，還不時的舐著自己黑色的脚。

唐納聽到我走進來，筆直的站起來。「她眞的沒事嗎？」這是他非正式的打招呼；我希望他

的心境也是如此平靜，確實他也沒顯示出任何激動。

「她很好，過一兩分鐘就來了。」

我再把昨晚發生的事件說得更清楚一些，但絕口不提到康。假如茱麗想跟他談起康，那是她的事，然而我眞希望她不會這樣。在我還沒有跟康談清楚以前，我不希望把事情弄得愈糟，而且更盼望談過之後，能使眞相大白。

大約過了五六分鐘，茱麗走過來了。她看上去沒有任何昨晚不愉快的痕跡。她穿著藍裙子，白襯衫，看來整潔安祥。至少半個鐘頭前臥室裡的緊張慌亂已消失了。

她泰然自若，幾近於矜持的向唐納打招呼，並迅速的看我一眼，眼光帶著哀求，我心中頓時蒙現一種不祥的預感。這種預感並沒有因爲唐納的態度而減輕，唐納伸手掏出口袋裡的烟斗，整個人顯得退縮而沉默。

我迅速的說，「唐納，在馬廐裡不能吸烟。假如現在你們兩人離開——」

「哦，」茱麗說，「這些是湯咪生的小貓嗎？牠們很可愛是不是？」

她俯身撫弄著馬槽裡那團卷曲在一起的小貓，臉上流露著愉快的樣子。「看看那可愛的脚爪。兩隻黑的，」她興奮的叫道，「三隻黑白相間的、兩隻赤黃……眞是奇妙是不是？」

「確實，」我忽促的說，「那是和西屯莊一隻赤黃的雄貓交配的。」

茱麗抓起一隻赤黃的小貓摟抱在懷中，對牠哼哼唱唱的。「這些小貓多大了？哦，我很想養一隻！但是牠們還太小不會吃東西是不是？六個星期大時應該會了吧？哦，眞是可愛極了。安佩，知不知道兩隻赤黃中那隻是雄的？」

「兩隻都是。」唐納說。

「你怎麼——我意思是他們那麼小你怎麼分辨得出？」

「我應該說，」唐納小心的修正自己的話，「兩隻都是雄的可能性達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或許更高。因爲他們身上都有六條赤黃色環。」

我心裡有些悲戚的想著，本來今天他們兩人都期待有個羅曼蒂克的日子，却在討論生物學上的事情，雖然其中有某些關連，但總覺得氣氛不對勁。我靜靜的瞧了唐納一眼，他沒有看到，只注視著茱麗，茱麗懷中仍摟著那隻貓，並不時投以唐納愛慕的眼光。

「你意思說只要是赤黃色的都不可能是雌的，對不對？」

「不，哦，對。就是這樣。」唐納發現自己說話不肯定馬上更正過來。他手中刁著煙斗，態度冷靜穩如泰山，說話聲音低沉，無疑的任何女人見了，都覺得他富有吸引力。

「眞不可思議，」茱麗聲音充滿敬畏的說，「安佩，妳聽過這種說法嗎？以後我要養這隻赤黃色的小貓。天啊，牠的爪像別針一樣銳利，以後牠會想辦法抓我的脖子。唐納，你瞧瞧，可不

可愛？」

「可愛。」唐納說，「他們不只可愛，而且非常漂亮。」

「你眞的這樣覺得？」唐納這種誇張的說法，使我和茱麗都感到驚奇。她把小貓放得離她遠一點，瞇著眼睛看牠，好像不相信的樣子。「哦，當然牠是一隻小可愛，你看那個粉紅的鼻頭尤其特別，一看就知道牠很黠慧。但是——」

「粉紅色？」唐納說，「我不認爲是粉紅色。」

瞬息間我才明白他根本瞧都沒瞧那隻貓，可說從來就沒注意到，於是我走開了。

「但是唐納，眞的是粉紅色的，粉得非常可愛。」

「我不是來談這隻貓的。」唐納說。

有半晌茱麗說不出話來，她臉色脹紅，開始結結巴巴的，原有的泰然自若崩潰了。唐納將手中的煙斗放回口袋裡。

我裝著若無其事的說，「晚上見了。」逕自走出馬廐。

我要走出去時，看見唐納從茱麗手中接過小貓，放回馬槽裡。

「我們不想捧死這可憐的小東西，是不是？」

「——不。」茱麗回答。

早晨已過了一大半，我做完一些瑣碎的家務事後，走到倉庫的角落拿花園用的工具，這些工具向來都是放在那裡的，當然，事先我就問過麗沙才知道的。這些工具擺在那裡，好像八年前我離開這裡時就沒人用過似的。眞奇怪，我拿起這小鏟子和鐵鍬似乎都很順手的樣子。

整個早上我都在花園裡忙碌著。

時光倒回八年前……當春天和夏天來臨時，三月的空氣充滿泥土潮濕的芳香，大地甦醒到處充滿生機。五月紫丁香在大門邊爭妍吐艷，雨點洒在花朵上，綻放出蜂蜜般的香味。六月知更鳥在花枝招展的山梅叢裡啁啾，我背靠著牆壁掘泥土，我的心夢想著亞當，朝朝暮暮盼望著何時能再見面……。

現在又值六月天，泥土乾燥，空氣沉濁。紫丁香垂頭喪氣，山梅也不見踪影，好幾年前就枯死了。

目前亞當和我自由自在，了無牽掛，然而舊情已逝，難以追回。

我的鐵叉掘出一塊番紅花的球莖，我跪下來，小心翼翼的拔出來。

霍然間，我想起了這些球莖，我在懷德卡的最後一天它還開著花。那晚溜出去和亞當幽會，

這是我們最後一個晚上見面，也是令人傷痛的一晚，茫茫的夜色中，白色的紫丁香幽幽綻放，紅番花含蕊吐芬，第二天曙光微露，花兒在晨雨中顫抖著，我墊著脚尖沿著小路，穿過行人橋，向著大馬路走去，離開了懷德卡。

淚水沿著面頰滴在我手中緊握的球莖上。

距離吃午餐還有一個小時，但房內傳來貝茜叫喚我的聲音，那聲音顯得很急迫，我站起來轉身，看見她似乎很激動，正緊急的向我招手。

「喂，安佩！喂，安佩！快來啦！」

她叫得那樣急迫，一定有什麼事情。我丟下手中的鐵叉跑過去。

「貝茜！是不是祖父怎麼啦？」

「哎，……」她雙手在圍兜裡扭曲著，臉色比平常慘白，雲色的眼珠瞪得大大的，這時她看起來更加像諾亞方舟上的小木偶，她焦急得說不出話來，就像被責罵却又百口莫辯的樣子。

「……我送早餐上去時他還好好的，眞的是好好的，我沒有說謊，這是事實。『我告訴妳多少次，』他說，『假如妳把麵包烤焦了，就丟給鳥吃，我不要這種難以下嚥的東西。』他說，『妳就把它丟了吧，重新烤一些。』我照他的意思做了，安佩，那時他還好好的……」

我用沾滿泥土的手驚恐的握著她的肩膀。「貝茜，貝茜！出了什麼事？他過世了嗎？」

「沒有！但是他心臟病復發，這一次一定死定了，安佩小姐，我親愛的……」

她跟在我後頭穿過走廊，嘴裡仍然喋喋不休。我聽到說，她和麗沙在厨房裡準備午餐，祖父的鈴聲響了，這是一種舊式的鈴子，將線兩頭繫在厨房和祖父房間裡。當鈴聲急響時，貝特太太衝上樓發現他倒在壁爐旁的安樂椅上。他穿戴整齊，但沒有披上夾克，一定是打算要穿時，身體就開始不對勁，想要拉鈴喚人就跌倒了。貝特太太和麗沙將他扶到床上躺下來，然後貝特太太才來叫我。

我跑到厨房沖洗雙手，貝特一口氣跟我說了這麼多。我抓起一條毛巾擦乾雙手。這時大廳傳來一陣輕細的脚步聲，麗沙出現在走廊，她的臉上沒有一點貝茜的激動，然而她那不帶感情的面容却有一絲暈黃，這時我彷彿看到她眼中隱藏著某種神秘的興奮。

她突然說，「妳在這裡，我已把他弄到床上，蓋上棉被。他正要穿衣服時病發作了，恐怕這次病情不輕。安佩，妳掛個電話給醫生好嗎？電話號碼在簿子裡。貝特太太，水壺的水快開了，妳裝兩壺開水吧。我還要去瞧瞧他。安佩，妳叫通威爾遜醫生後，去把康找來。」

「麗沙，我去看看他，妳去打電話。我會——」

「妳不會處理，」她粗率的說，「我會——以前也發生過類似的情形，現在快去吧。」

她馬上轉身走開，毫無商量的餘地。我放下毛巾，跑到祖父辦公的房間。

醫生的電話號碼清清楚楚的寫在簿子上。非常幸運他在家。他說他會儘快趕過來，還問是不是麗沙陪著他？貝特太太是否也在那裡？他以醫生的親切和信心，安慰我不必担憂，他很快會過來後，就把電話掛斷。

等我回到客廳時，麗沙出現在樓梯口。

「妳接通他了沒？」

「接通了，他馬上過來。」

「很好，現在妳去——」

「我要先去看看祖父。」說完我就打算上樓梯。

「那裡妳幫不了忙。」她並沒有阻擋我的去路，但聲音却凜然可畏，使我呆若木雞。

我尖聲的說，「他清醒著嗎？」

「不。」

我抬頭瞧她。雖然我自己很激動，但仍然看出她一臉驚愕的表情。至於她能從我臉色和眼神看出什麼只有天曉得。我和麗沙之間的關係早就被我忘得一乾二淨，此刻麗沙那決斷的音調令我

猛然驚醒——這提醒我必須小心，步步爲營。

她又說話了，「妳不必去看他。現在就去找康，他在高岡那裡工作。」

「我知道。」

「哦，他必須立刻知道這件事情。」

「是的，當然。」我說著穿過她身旁，逕自走向祖父的房間。

房裡窗帘悄悄的半掩著，將陽光擋在窗外。這老人靜靜的躺著，只剩下一絲呼吸。我走過去站在他身旁，假如不是他呼吸那麼困難，我眞以爲他已死了。這個我熟悉的人好像從假面具裡走出來躺在枕頭上等待著。

麗沙跟在我後頭走進來，但我未理睬她。我站在那裡瞧著祖父，努力想平息激動的情緒。事情發生時，貝茜和麗沙在厨房裡，鈴聲響時，貝茜跑上樓去看。麗沙所處理的事情看來似乎都是對的，而且好像顯得很眞誠的樣子。康自從早上就在外面做活。

我轉身正巧與麗沙眼光相遇。假如對於這危機的發生懷有存疑的話，只要看看麗沙的表情，這種懷疑就會消失。她仍然隱藏著一股興奮，對於這一點她並無意隱瞞我。她轉身看到我時，眼神充滿驚訝和困惑。

這時我聽到貝茜吱吱喳喳的走上樓梯來，手裡拿著熱水瓶。麗沙碰碰我的手肘，附在我耳朵

旁低聲說，「眞可憐是不是？

「噓，貝特太太來了。老天有眼，依薩斯先生還來得及趕過來。」

「也許。」我冷冷的說。沒錯，我看得很清楚：麗沙心地單純，向來不會主動作任何事情。如今她的每一舉一動都是爲了康。

我突然說，「我去找康了。」

陽光炙熱的晒在高岡上。第三片麥田已收割整齊，金黃色的麥穗一堆堆的排列著，田野裡發出陣陣的麥香。

麥田的那一頭康正在操作拖拉機，他愈開離我愈遠，拖拉機的刀口在陽光下閃閃發光。我沿著麥堆向他跑過去。手持耙子的工人都放下工作抬頭看我。拖拉機的刀片以一定的角度將阡陌縱橫的麥桿堆成一堆堆的。

康沒發現我，只是專心一致看著拖拉機的刀口，當機器筆直的朝前走時，他抬頭往前看了一眼，我停下脚步，在炙熱的天氣下喘著氣。

拖拉機以飛快的速度向前走——這種情況下康無論如何不會注意到我的來臨，他抬頭向前望了一眼後，又低頭看機器的刀片。陽光在他黑色的頭髮上抹上一層金黃，他的手臂結實，晒成古銅色，半側面的輪廓英俊瀟洒，却蒙上一層冷淡陰鬱。

機器轟隆轟隆的響著。我加速脚步趕過去，高聲的叫喊著，「康！趕快回屋裡去，祖父不好了。」

拖拉機晃動了幾下——刀片嗄嗄的响著，然後驟然停止。康關掉引擎，寂靜瞬息從四面八方圍攏過來。

「什麼事？」

我高聲的說著，然後逐漸低沉，「祖父生病了，你要趕快回去。」

我看見他臉上掠過一陣異樣，然後又是一陣。那已不是冷淡，而是一種茫然，在一陣謹愼的熱切中，似乎有某種東西摒住了他的呼吸。他的上脣微微牽動，鼻孔微張，這是一副『獵人』的臉像。

他微微吸了一口氣，然後轉身對旁邊的一個工人說。「泰德！我要回屋裡一下，溫士陸先生生病了，也許今天我不再回來工作，這裡你繼續照顧一下。」他忽忙的作些指示後又說，「喔，派一個男孩到屋子那裡帮醫生開大門。吉米，你一起坐拖拉機去，然後再開回這裡來。情形怎樣我會告訴吉米的。」

他一路默默無語，直到拖拉機在庭院裡停下來才說。

「妳不是想跟我談談嗎？到底什麼事？」

「暫時保留。」我說。

祖父仍然在昏迷狀態。醫生來過後又走了，傍晚時分我們又打電話請他過來一次。

他靠在枕頭上平躺著，呼吸沉重而困難，不時還吐出幾口長長的悶氣。現在他呼吸好像又停了，我的心砰跳得很厲害，似乎也快停了，等他恢復困難的呼吸時，我的心也才開始不規律的跳起來……。

我寸步不離，拉一把椅子坐在他床邊，康則坐在另一頭。整個下午康像石頭人般的坐在那裡注視著這老人，有時則像隻貓般悄悄的踱著方步，有一次我實在忍無可忍，只好粗率的告訴他到外面去，否則就保持安靜。他驚愕的看我一眼，又上下打量我一番，才走出門外，但一小時後他又回來坐在祖父床邊，悄悄的等著。他那藍色的眼珠不時一次又一次的瀏覽我，我不加以理會。假如我臉上有什麼表情的話只有天才曉得。我也無意隱瞞康，今天已經夠受了，無暇顧及這件事……。

度日如年。麗沙像往日一樣沉靜、精明能幹，她進進出出幫忙我。貝特太太已該收工了，但她自願留下來幫忙一會兒，令人感到欣喜。茱麗出去後還沒有回來。醫生來過後，康派一個人開車到燒毀的西林區尋找茱麗，結果既沒有發現她的影子，也沒有看到唐納的影子。也沒人知道他們去那裡。難道他們會去紐加賽爾……

「佛斯特莊園！」我說，「他們一定去那裡，很抱歉，康，我忘了提醒你。」我想起亞當提過的傳說中的羅馬彫刻。「請他去佛斯特莊園看看——沿著河岸走比開車從大門那邊走還快。」

但是尋找的人回來說仍然沒有發現蹤跡。沒錯他看到幾個地窖，他相信最近有人曾進去過，或許就在今天，然而他進去後却沒有發現半條影子，何況沒有車子停在外面，他應該去西屯莊或尼德郡看看嗎？

「掛個電話過去比較快。」康說。

電話也沒有用，西屯莊那邊的人在電話中說他們很抱歉，沒有看到他們的影子，佛斯特先生也出去了，不知道幾時才會回來。尼德郡同樣感到抱歉，茱麗今天沒有去那裡，比爾一切安好，他們還表示對溫士陸先生的病情感到担憂。

「不要管這件事了，」我疲倦的說，「沒有用的，或許他們在佛斯特發現了什麼趣事，例如紐加賽爾堡之類的，然後進去憑弔一番。也可能他們離開佛斯特莊園時，就把事情忘記了。但是

再過一個小時就要吃晚餐了，到時他們回得來嗎？或是昨晚過後，茱麗有心外宿，却不想讓我們知道？」

「妳知道嗎？妳那個樣子看來很担憂。」康說。

我說，「老天，你到底想些什麼——？」我抬頭從祖父的床頭望過去正與他蔚藍的眼珠相遇，他的眼神充滿神采與熱望。我簡單的說，「說來奇怪，我很掛慮茱麗，她應該在這裡的。」

他臉上掠過一陣微笑。「我一向說妳是個不可多得的女孩。」

我默默不回答。

醫生七點前來了一下又走了。夜幕低垂，天空烏雲密佈，閃電交加，雨勢即將來臨。茱麗仍然未歸，祖父還是臥病在床，像一副石膏像般，他的鼻孔縮得更小，呼吸更微弱。

醫生來過後，康離開祖父到別的房間去，我下樓一會兒喝麗沙爲我做的湯，又吃點東西，這時只留下貝特太太一人在祖父的臥房。

過沒多久我又上樓，坐在祖父的病榻旁，瞧著他的臉，極力壓抑內心的思潮。

一小時內康也回到祖父臥房，他坐在另一旁瞧著我。

八點鐘過後貝特太太收工走了。隨後不久，雨點如豆大般的掃射下來，接著雷電交加，傾盆大雨沿著窗戶傾下來，像一層薄薄的骨膠沾在窗戶的玻璃片上。瞬間整個屋宇籠罩在耀如白晝的閃電和轟隆的雷鳴聲中，夏季的暴風雨嚴厲、粗野，即將橫掃過境。

我走過去將窗戶關起來。我在那裡佇立片刻，透過百葉窗，瞧著窗外的景色，窗外一片漆黑，幾乎什麼也看不見，閃光連連。雨水在大地奔竄，夾雜著泡沫快速的向溝渠裡衝去。

茱麗仍然無影無踪。他們不可能在這種雷雨中歸來，一定是躲在什麼地方避雨了。然而祖父……。

我將窗帘拉上，走回病榻旁，扭開床頭的罩燈，將燈光轉向一邊，免得直射在祖父的臉上。我看見康出神的望著祖父，眉頭深鎖。他悄悄說，「該死，雷聲一定會吵醒他的。」

我正打算開口說，「別担心，不會的。」康又補充道，「這種天氣眞會把高岡夷爲平地，以後拖拉機也開不進去了。」

我冷冷的說，「不，我不認爲。」接著突然情不自禁的叫起來，「康！他醒過來了。」

祖父動了一下，打了一個奇怪的鼾聲，睜開了眼睛。經過一段掙扎才開口說話，聲音雖微弱但却清晰。

「「安佩？」

「我在這裡，祖父。」

一陣沉默。「安佩？」

我靠過床邊，伸手握住他蓋在棉被下的雙手。

「是的，祖父，我在這裡，我是安佩。」

我握著他的手，他似乎沒什麼知覺，然而多少有些鬆弛。他的手指乾瘦有如節竹，正毫無生氣的握在我手中，這使我憶起少女時代，一個高挑、威嚴、專橫與靈敏的男孩。突然間，今天發生的種種事情全湧上我的心頭：天剛亮，我就騎著羅文到河邊奔馳，早晨陽光朗照，我心中懷著一個無人知曉的秘密，而後在馬廄遇見亞當，我們彼此傾談了一番，接著就是現在這個……。

暴風雨漸漸的近了。閃電頻頻的像電影的光圈映在掩蔽的窗帘上。祖父心裡明白那是什麼，說，「夏季的暴風雨快來了。我想不會太久。」

「這麼吵雜，是下雨了嗎？」

雷聲已停，然而雨却像瀑布般的傾瀉下來。

他的眉毛微微抽動。「這會把高岡夷爲平地。」

某些事情讓我感到難過，半由於驚訝，半由於自己覺得羞耻，康畢竟是個溫士陸家族的人。因此，行爲也比我眞實多了。我傷心的不是爲這個老人，而是爲我自己。

我說，「剛才康也這麼說。」

「康？」

我向他傾過去說。「他在這裡。」

他轉向康。「康。」

「嗯？」

「我——病了。」

「是的。」康說。

「快死了嗎？」

「是的。」康說。

我感到陣陣震驚和不服，我想說些什麼，却被祖父的笑容打住了。也許那不是一絲微笑，而只是嘴角肌肉的一陣鬆弛而已。

「茱麗呢？」

「她很快就會回來，暴風雨耽誤了，她和唐納出去了一整天，不知道你病了。」

他似乎有些懷疑的樣子。

「你記得唐納嗎？親愛的祖父，就是那個蘇格蘭人唐納・謝頓。他是在西林區挖古物的考古

學家。昨晚在這裡——」我極力壓抑那顫抖的聲音。「參加你的生日慶祝會。」

他看來頗清醒，但似乎困惑不解的樣子。我極力控制自己才不致於將他的手捏碎。我向他靠攏過去，慢慢的一句句清楚的說，「你也見過他，而且很喜歡他呢。他想娶茱麗，結婚後他們想住倫敦。茱麗婚後會很快樂的。她非常愛他。你不必爲……担憂。」

這時遠處傳來一陣驚人的轟然聲打斷了我的話。一陣閃電夾雜著隆隆的雷鳴，接著又是轟然的震盪聲，像把斧頭砍在什麼東西上面似的。

馬遜・溫士陸驚愕的說，「那是什麼聲音？」

康近臨窗邊，拉開了窗帘。他的一切舉止充滿壓抑與緊張的興奮，看來比往日更優雅，像個力與美結合的芭蕾舞蹈員。他走到病床邊，俯身對他大伯說，「我相信是遠處的一棵大樹倒了，一定是佛斯特莊園的一棵樹。」

他握著蓋在棉被下祖父的手臂，細心而清晰的補充說，「不用担心，我現在就出去看看，決不是在這幢房子附近。你看，燈光不是還亮著嗎？這裡絕對安全。」

祖父開口說話，聲音很清楚，「康，你眞是個好青年。可憐的安佩一直沒有回來過。你們兩人本是天造的一對。」

我說，「祖父——」然而我再也說不下去。

我將頭埋在棉被裡，免得被康看見了，康抬頭瞧我，眼神迷茫。

此刻房內只剩下我和康。

人和馬都通不過
濁浪滔天的泰恩河，
除非矯捷神俊的天馬……

16 傷離

康似乎經過很長的時間才開口說話。

不用抬頭，我也感覺的出康在仔細的端詳我。心頭掠過一陣哀傷，我實在太輕率了，竟沒想到應該避免讓康看到我在掉眼淚。我幾乎不加思索就知道目前自己處境有多危險；我太愚蠢了。難以防備他，因此現在危機重重。昨天我本就知道應該告訴他眞相的，但是我沒有這麼做。今天假如我把祖父當做死人般，就在他病榻旁和康討論起事情來，那也眞太不像話了。然而，現在即

使我欲開口說話，也不太可能了。

我從來不明白他心理想說些什麼。這時樓下的門砰然關上，然後是一陣急速的跑步聲。他靜下來仔細傾聽。我猜想可能是麗沙發現苗頭不對。但她怎會跑得這樣呢？麗沙從來就是不急不徐的，……這似乎一點都不像她，即使她有什麼要緊的事趕著辦，也不是這個樣子……。會是茱麗嗎？很明顯一定是茱麗。

我用手蒙著頭，扒在床舖上，聽見脚步聲我倒抽了一口氣，想阻止淚水掉下來，並重整思緒。茱麗正跑著過來，無論如何，最後我還是要抬起頭來的……。

客廳響起拍答拍答的脚步聲，在樓梯口時似乎又有絆倒的聲音，然後很快的衝上來。即使鑲格子的那扇門厚甸甸的，但仍聽到一股厲害的啜泣聲。

她抓住門柄扭開了門，雙手顫抖著。

我迅速抬起頭，臉上仍掛著淚水，現在我顧不及了這些，因爲還有更重要的事情擺在眼前。康移開視線瞧著門。

門開了後，茱麗跑步進入房間。

可能她剛從漆黑的夜色中進入室內，因此覺得燈光刺眼難以適應。我心想她就要跌跌撞撞的撲到床上來，驚懼的不肯承認眼前看到的景像。然而她却在床邊停下脚步，喘著氣。

我腦海中閃過一個念頭：她那樣慌張、痛楚與祖父的死無關。她幾乎連床舖都沒瞧。她神色充滿驚惶，幾乎要抓住一把椅子才不至於跌倒。

她的頭髮、外套濕漉漉的，在昏暗的燈光下我費了些神才看清楚她的外套弄髒了，灰色的涼鞋也一樣，手和下顎沾滿泥土。臉色因忽忙奔跑而脹紅。

她驚慌的來回看著我和康，掙扎想說出話來，一次又一次痛苦的瞧著我們兩人。

「安佩……康……康。」

「茱麗！」我憐惜愛護的向她靠近，「親愛的，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這一動她似乎明白過來。現在她終於看清楚床舖上是怎麼一回事。一時她嚇住了，像一顆石頭丟中被打得半死的人。她咬住嘴唇抽動著，嚶嚶啜啜的說，「我不曉得，安佩，我實在不曉得。」

我用手臂擁著她。「是的，親愛的，我很難過，這只是幾分鐘前的事。他似乎很滿足的離去。等會兒我會告訴妳。一切都過去了……。現在告訴我們，出了什麼差錯？什麼地方不對勁？」

她在我的臂膀中顫抖著，想說話，然而却只是一絲細語，「請妳——請——請——妳和康——」

看來她還很清醒的樣子。我盡量冷靜裝作若無其事的說，「康，你趕快下樓通知麗沙，然後打電話給威爾遜醫生，弄一點白蘭地來，茱麗需要一些酒。茱麗到妳的臥室去，不要留在這裡——」

「電話不通了。」茱麗說。

「不通？」

「麗沙說的，她試過了，說剛剛斷掉。一定是長青樹倒榻時弄斷的——」

「長青樹？」康問。

我說，「就是門房旁邊的那棵老樹。我們聽到一陣倒榻的聲音就是那棵樹倒了。別理這個。茱麗——」

「聽起來怎麼那麼近。妳確定就是那棵樹嗎？」

「那棵樹斷了，斷成兩截。」茱麗聲音微弱而空泛，一點都沒有驚訝的樣子，好像康那樣問是必然的。「那棵樹倒了正打中半邊的門房。屋頂有一半被掀起來，一面牆也倒了。還有——」

「那裡根本不靠近電話線。」康說。「假如眞的是這樣，損害並不大。」

我說，「閉嘴。茱麗，繼續說下去吧。」我輕搖一下她。「茱麗啊！康，你好心去弄點白蘭地來吧，這個女孩快要暈倒了。」

「白蘭地來了。」他靠在床頭櫃旁，遞給我一個大玻璃杯。

「喝一點。」我拿著祖父的酒杯揍近她發顫的嘴唇旁。在我背後康拉上床單將祖父的臉罩住。最重要的一刻已經過去了。我大聲的對茱麗說，「茱麗，振作一點，到底出了什麼事？是不是就是那棵長青樹惹的禍？它快——妳就在門房旁邊嗎？哦，老天，康，我們聽到它倒榻時，她恰巧

經過那裡。……茱麗，是不是唐納出了事情？」

她像個洋娃娃般猛點頭。「他躺在那裡。樹倒了時他被壓在地下。那棵樹斷成兩截——」

「死了嗎？」康問。

看來他又比我技高一籌。一陣震顫掠過她全身，她遽然抬頭正好與他目光相遇。她神智清楚的說，「不，我想還沒，但是他不能出來，一定被壓傷了。我必須趕去……。我們呆在門房那裡，他走進階梯時牆倒下來受傷了。現在他爬不出來。」她突然用手背摀住嘴巴想阻止哭聲。「我們——我們必須趕去。」她像個無助般的小孩倒在床上。

我迅速的說，「茱麗，祖父已不須要我們了，好吧，我們立刻趕去。康，車子在那裡？」

「我——我開唐納的車好了，」茱麗說，「只有——」

康衝口而出說，「妳開車不好。我的車子就在門邊。妳確信電話不通了嗎？」

「是的，麗沙已試過兩次了。」

「走吧，」我說，「快一點。」

我們走到門口時，我驀然回首望了一眼。在昏暗的燈光下，被單蓋著屍體的樣子，使那床舖看來像具靈車，房間看來依稀而遙遠。門外夜色蒼茫，雨絲紛紛，有棵樹倒塌了，更有急事待援助。現已分毫不容我們再猶豫等待，逝去的已杳如黃鶴，未來的又不可預知，只是事事看來都不

順遂。

麗沙剛試過電話，走進客廳裡來。看見我們時她停下脚步。「茱麗，我試了幾次都打不通，顯然壞掉了。」

茱麗說：「哦，天啊。」聲音帶著抽噎和結巴。好一陣子我想她會摔下樓梯，就抓住她，抱著她。

「鎮靜一點，我們很快就會救他的。」

康在我背後吃驚的說，「不要担心，我們會救他出來。」說著衝下樓去，穿過客廳，伸手打開門。「快點上車。安佩，帶著手電筒和白蘭地酒，妳應該知道放在那裡。我很快就過來。倉庫裡有一些木材可用來撐東西，我過去拿。」

門在他背後碰的關上了，我和茱麗跑下樓。我在麗沙面前停下脚步問她，「附近還有沒有什麼人？」

「一個也沒有。貝特收工了，吉米擠完牛奶就走了。其他人下雨後也走光了，只剩下康一個人。妳最好也跟著去，等會兒我要上樓。」

「麗沙——」我說話時她的眼神流露一副沉思的樣子，我點點頭，「我會去……要上樓嗎？這種天氣外出——眞是可怕極了。」

她什麼話也沒說，只看看我又看看茱麗，眼光帶著疑惑和冰冷。她點點頭，穿過客廳，走向樓梯口。拋棄發生過的每樣事情不想，這一刻打從心底裡感到歸家的喜悅。我的孤獨是一回事，祖父的孤獨又是另一回事，然而對祖父來說，孤獨與否並不重要……。假如不是我在這裡，懷德卡就再也沒有人爲他悲傷了。

眞是極盡諷刺和矛盾，在這個時候我仍然很高興麗沙能夠像往昔一樣冷靜而不動聲色的上樓去。

我推開門，催促茱麗快一點過去。「趕快，我拿手電筒和白蘭地酒。不用担心，茱麗。康會全心救助他的。」

一輛大型福特車停在院子裡。我和茱麗費盡力氣才爬進去坐在前座的位置子上。這時康出現了，手裡抱著幾根堅硬的圓木材，一把斧頭和一枝鐵鍬。他把這些東西全堆在車子的後座，然後爬進車子裡，引擎低沉的吼起來，車子繞了半個圈後駛出了大門。車燈沿著崎嶇不平的道路跳躍晃動。這時雨勢已減小，但仍然密密地下著。雨點洒在燈光裡，我心想暴風雨已解除了，除了偶而東方還出現幾道閃光外，隆隆的雷聲已歸於沉靜。

道路泥濘不堪，康飛快的駛著。這時車子做了四十度的轉彎，車身傾斜，衝出了深陷的路轍，滑向路邊的草地，撞上一塊石頭，然後筆直的衝過第一座牛欄的門柱。

康急躁的說，「茱麗，到底發生什麼事？說得清楚一些。現在他在那裡？有沒有受傷？我們有沒有辦法營救他？」

「他在地窖裡，」她說，「你知道地窖已殘破不堪，通往地窖的樓梯也斷了。他們花了一天時間搬動那些殘垣斷壁，後來——」

「他們？」我問。

「是的，佛斯特先生告訴唐納——」

「佛斯特先生也被壓在裡面？」

我覺得自己的聲音已經夠單調、平常了，但是康還是轉頭過來看我。

「是的，」茱麗說，「他們先進入莊園那邊的地窖，然後再進入門房旁的地窖，事情就出在這個地窖裡。」

「那些羅馬石頭，」我說，「哦，天啊。他們就是在看那些東西。」

「沒錯，沒錯！長青樹倒下來時，打斷了烟囪、牆壁和橫梁上的天花板。那時我——我在外面等他們，而且——」

「唐納受傷了嗎？」

「我說過了，他在地窖裡面。」

「佛斯特受傷了嗎？」

「我不知道。但是那地方被撞倒時，他們兩人都在裡面。等灰塵落定後，我將堵在地窖門口的瓦礫扒開一些。但是佛斯特先生在裡面高聲叫說趕快去求救，因爲唐納受傷了，神智不清了。他沒有手電筒，也不知道他傷得怎樣，又無法靠近他。」

車子突然陡升上坡，最後爬上坡頂，連茱麗都驚叫著。

「抓緊，」我大聲的叫著，「我們快到那裡了。」

最後福特車衝過門房的柱子。白色的大門打得開開的，車子滑向一堆漆黑、殘破的瓦礫堆前才頓然停住，車旁邊有一棵長青樹。

「活見鬼。」我吃驚的看著他。即使在幽暗中仍看得清他的臉。他看來心神不定的樣子，但我想那是開車的緣故，道路如此崎嶇不平，他飛快的駛著，車子一路晃來晃去，傾斜欲倒。對康來說激烈行動、火速召集最適合不過了。就像他最適合拯救唐納一樣（現在我終於看清楚），唐納非常重要，終有一天他要把茱麗帶離開懷德卡。

車子停住後，康輕輕的打開左邊的門，並讓車燈亮著。燈光將附近的景物照得彷如白晝，巨大的樹木高聳著，樹葉上的雨珠在燈光中熠熠發光。地上散亂著一堆殘瓦破礫，只有一片牆和烟囪是完整的，整個門房幾已化爲廢墟，門口厚甸甸的橫木上，清楚的刻著一七五八年……。

車停後我們衝出車外，直往洞口的走道跑去。在忽忙中我抓了一個手電筒，另一個却遺忘在車上。康接過我那個手電筒領我們大家穿過走道，車燈只照在洞口幾碼遠，再往裡面走漆黑一片，滿佈著潮濕的樹枝、斷裂的樑木和毀壞的牆壁。

康躊躇不前，茱麗却衝向前去，跑過瓦礫堆，一隻手在前揮舞推開擋路的樹枝。

她高聲叫喊，「唐納！唐納，你沒事吧？」

傳來回應聲，那是佛斯特。聲音低沉而有壓迫感，好像來自走廊的左下方。「他沒事，妳有沒有找人來？」

「康和安佩都來了。在這裡，康，他們在下面。」

康在茱麗後面推擠著想往前走，一枝巨大的樹幹橫擋在前面，他只好蹲著走過去。這時手電筒照出左邊牆壁走道的一個缺口。我猜想這大概就是通往地窖的門吧，洞口堆滿瓦礫，只剩一個小口，還不夠容身過去。

康舉起手電筒往前照，發現有一段階梯通往地窖。

階梯共有十二個陡直的台階拾級而下，看來似乎很堅固，階梯口有一條短短的石板路通往地窖門口。這裡樑木碎石、牆壁、天花板、門柱散亂一堆。

亞當正扒著躺在地上，他雙腿朝向我們，上半身却看不見。我認出他那褪色的燈心絨褲和工作服都滿佈灰塵。我原以爲那塊樑木不偏不倚的壓在他背上，還好我鬆了一口氣，樑木距離他身上還有一小距離。房子倒榻時，他一定是在階梯上。他想爬過那些掉落的碎片，去幫忙唐納。

「佛斯特？」康的聲音好像被壓住傳不出去似的。「佛斯特？」康低聲的喊叫著。「你還好嗎？」

「我很好。」亞當喘著氣說，好像他正費很大的力氣想推開壓在身上的樑木，事實上他一動也不動。「謝頓先生在裡面，樑木那邊有另一堆瓦礫，他就在裡面。我們無法把他救出來，除非能把那堆牆瓦移開。醫生幾時才會來？你們必須立刻去找他。安佩？我無法丟下他不管。」

「是。」

「有車子在這裡嗎？」

「有。」

「妳去找醫生嗎？假如妳不能立刻連絡到威爾遜醫生——」

茱麗從洞口那裡帶來幾根柱子，聽到我們的談話說，「樹木都已倒塌，車子無法通過，何況有四哩路。」

我說，「亞當，西屯莊那邊的電話與懷德卡的線路相同嗎？」

「我想是。」

「我走路去吧！茱麗，這種方法可行嗎？一旦我走出了大路，就可找人幫忙。」

「晚上這個時候，路上沒有半個人影。」茱麗絕望的說，「也許妳可以開車到田野那邊，然後把車子放在附近，再——」

「沒有用。這樣很費時間，必要的話，我一路用跑的。」

康說，「路有四哩多長，而且現在已快六點。可能妳半路會找到人幫忙，也可能不會。最好的辦法還是去尼德郡。」

「但是橋已沖斷了！」茱麗大聲叫道。

「不，」我說，「我可以開車到西屯莊附近的小橋，從那裡走路到尼德農莊只有兩哩路。是的，沒錯，康。」我迅速轉頭。「亞當？」

「是。」

「你聽到了嗎？我要去尼德郡。那裡的電話也許可接通，從那裡連絡威爾遜醫生比較快。假

如沒辦法連絡，我會派個男孩去接他，再找其他人來幫忙。」

茱麗啜泣的說，「喔，天啊，這要花一小時，從這裡到西屯莊也要兩哩路，而且都是上坡路，那簡直會要妳的命，何況會誤事！」

「胡扯！」我說。

「有馬！妳可騎馬！」茱麗突然叫道。

「妳說什麼？」

「騎馬！假如妳騎馬的話，就可涉水過河，然後經過田野，會比走路去尼德郡快多了。」

康說，「這也是個辦法，但是那隻馬沒有馬蹄。」

茱麗叫道，「那有什麼關係！」

康說，「那就騎佛斯特的馬吧，他會對妳服服貼貼的。」這時我才明白康對這件事自始至終都未感到難過，即使這樣千鈞一髮的事他也無動於衷。

然而，無論如何，他還是要把亞當救出來。

亞當從樑木後面傳來低啞的聲音。「安佩，親愛的，聽我說……這是個方法。馬在西屯莊的馬廄裡，今天我把牠牽進去。開車到那裡……假如牠不怕水的話……到尼德郡只消幾分鐘。我想……牠會順從妳的。」

17 救援

陰沉夜色中門房的那一幕實在不堪回味。唐納在牆壁的瓦礫堆下逐漸衰弱下去，甚至整個被摧毀。茱麗則痛苦絕望的想抓住最後一線生機，亞當俯臥在那破瓦殘礫堆中。

康在那裡想救援。我不知道他想從這個新情勢裡抓住什麼機會。假如情勢有利於康，死拼活幹他都會去做，但是假如不是的話，那只有天曉得他會怎麼做。

我無暇再去想這些，只全速的奔向等候在那裡的車子。

似乎花費了一小時才將車子從門柱間倒出來，道路一片泥濘，滿佈樹枝、腐朽的木材和石塊。我盡量將速度減低，但即使這樣，車輪還是不斷的打轉滑行。我的手臂像發高燒般抖動，無法抑制，最後一聲金屬刮到石頭的聲音，我們終於駛出了大路，向西前行。

經過茱麗身邊時我大聲叫道，「注意看醫生的車子！他可能已上路要去探視祖父了。」

我看見她點點頭，臉色蒼白，口裡只迸出兩個字，「快點！」

沿著坡路往西屯莊走已是八年前的事了。但我依稀記得先經過兩塊田地，然後是兩旁深及腰際的樅木林，車子沿著滿佈松針葉的道路飛快的駛著。然後經過一道門，門是敞開著，接著是條植滿樺樹的山路；又是一道門，門緊閉著，歪歪斜斜的橫在路上。

我衝下車跑過去想打開來，但門却卡在泥堆中，並且加上一道鐵鏈，我抓住鐵鏈，猛拉一陣，最後終於脫開了。

我心裡惦念著亞當。丟下手中的鐵鏈，將門往上拖再向後推，然後爬進車子，駛過那道門。經過一段陡坡和一片樹林後即置身在一片草原上，草原旁邊有條石板舖成的道路，燈光一照顯出光潔的路面。一棵樹幹光滑潔白的樺樹筆直的聳立著，然後迅速消失在黑夜中。接著突然爬上一段斜坡，斜坡下是條蜿蜒的河流，河流正纏繞西屯莊隱蔽的碟狀地形。

爬上斜坡時我本能的加速油門，結果車子衝進河邊的礫石沙灘，一動也不動。

引擎熄了之後，河面傳來隆隆的奔流聲。

我坐在車內，抓緊方向盤，傻楞楞的看著還在前後搖擺的起動桿。

我不知道自己坐在那裡有多久，也許只不過幾秒鐘而已，然而却覺得有一世紀之久。我並沒有受傷，即使受到驚嚇，也無暇顧及。看來車子是無法再前進了。

我爬出車外。馬廄就在山坡下，離此地約有五十碼。我關掉車燈，拔出鑰匙，不理會那部車子，拔腿就跑。

我已不太清楚到達馬廄的路該怎麼走。最後終於抵達馬廄的門口時，我很自然的扭開電燈。燈亮了後，我伸手從掛釘上取下馬轡。然後靜止一會兒，試著控制自己的情緒，讓自己的眼睛適應燈光，看清楚馬兒在那裡。

像這樣走近牠幾乎是不可能的。有好一陣子我試圖使心跳恢復正常，並極力控制顫抖的雙手……。

我向後靠在馬廄的牆上，注視著佛斯特的母馬。

牠頭正對著我，遠遠的站在牆角那邊，雙耳豎起，眼光有些驚慌和懷疑。

我開始哄牠，極力使聲音聽起來正常，接著我看見牠雙耳輕動，於是我打開馬廐的門，走進去。

牠並沒有移動，只把頭抬高一些，烏黑的眼珠大惑不解的打量我，然後眨眨眼。我輕輕的撫摸牠的頸項和耳朵。牠低下頭嗅我的襯衫。

這時我說，「羅文，你眞漂亮。現在幫幫我吧。」然後我將馬轡套在牠身上。不出幾分鐘，我牽著牠走出馬廐，置身在黑夜中。

我們向著河面出發。然而我根本沒有把握是否能夠跨過洶湧的河水。來到河岸邊，我覺得牠突然感到恐懼和猶疑不決。牠噴著鼻息，一躍向前，滑進河水中。河水激湍不已，河床滿佈石頭，激起陣陣的水花濺在我和馬兒身上。馬兒舉步唯艱，只好不斷的哄著牠。最後總算到了河岸，牠一躍爬上岸邊，我幾乎被牠摔到地上。牠甩甩頭，然後小跑踏上通往尼德郡的小路。

沒出多久，一片蓊鬱的樹林橫在我們眼前，尼德郡的燈光已在望。

暴風雨曾造成尼德郡一些損壞，這是我事後才聽說的。豪雨過後費克先生和他的兩個兒子走出屋外巡視一番。他們聽到馬蹄的得達聲後，都趕到庭院看個究竟，三人就站在庭院的門邊。

沒有人爲我們開門，他們一定以爲這隻馬會把門撞開。羅文在門邊停下脚步，胸部正抵著門

柱，接著牠看到人即害羞的轉身繞個圈子。

後來有個人替我們打開門，費克先生和他兩個兒子就退到一邊。我想盡辦法才讓羅文擠過那道窄門。他們之中有一人在背後替我們關上門，並想替我解下馬轡，我看著馬就要直立起來，因此驚呼道，「走開，退後一點……」。其中有一人說，「那是佛斯特的馬。」另一人又說，「這豈不是溫士陸家的姑娘嗎？」費克先生迅速的接下去說，「出了什麼事，姑娘？有麻煩嗎？」

我幾乎說不出話來，牙齒上下打顫著，全身肌肉僵硬、顫抖，假如不是用一隻手抓緊馬鬃，我眞的會從馬背上摔下來。

我總算說出口了，「佛斯特莊園的門房那裡出了意外。一棵樹將門房壓倒了，有人受傷，佛斯特先生也在那裡。他們兩人都被壓在裡面。假如不迅速救援的話，整個房子都會倒塌下來，壓死他們。懷德卡的電話線壞掉了，你們這裡的電話可以打嗎？」

費克先生是個動作敏捷但說話不多的人。他只說，「還不知道。山尼，你去看看。是不是要叫醫生。」

「是！是。告訴他有人血流不止。請他快點過來。你們能不能都一起過去，有面牆倒了，他們被壓在下面。只有茱麗和康在那裡——」

「噯，比爾，把那輛隆德車開出來。山尼，告訴你媽媽找些繩子、手電筒、撬子。」

山尼跑進去，比爾已消失在車棚裡。車棚的門打的開開的，燈光下隆德車閃著微光。我滑下馬背，但仍抱著牠。「柱子，」我說，「最好找找看有什麼東西可把牆壁撬起來。」

「要多長？」

「短的，只要能把壓在牆壁下的人撬出來就行了。」

「我的天。」這農夫叫道。

「我們已經帶了一些木板，康統統把它放進去，」我說，「但還是不夠。而且還要有些柱子舖在地窖的走道裡，要長一些的。」

「牛舍裡有很多，什麼樣的長度都有。」他提高嗓門想壓過隆德車馬達的吼聲。「比爾！把你的燈打開。」

燈光射了出來。羅文驚慌的前肢直立並向後退，幾乎把我從地上一把抓起來。我看見那農夫轉過頭來高聲叫道，「不要理會那隻馬！我可以駕馭牠。」

隆德車開出來了停在庭院門邊，引擎轟轟的響著，燈光也亮著。

比爾跳出車門，跑到材房裡。他父親正在那裡抱著已鋸好的木材。他們把一根鐵柱子和鑿子丟進車後座裡，接著好像又丟進兩根舊枕木。

「繩子放在拖拉機棚裡嗎？」比爾問。

「是的。」這農夫又丟進一把鐵鏟子。

山尼跑去打電話時一定不知對他媽媽說了些什麼，因爲這時他媽媽出現在走廊裡。「溫士陸小姐嗎？山尼告訴我出了事情，他現在正在打電話。」

「打得通嗎？」

「喔，當然。」

「謝天謝地。」我說著將前額靠在羅文溫暖的脖子上。

「親愛的，」她說，「別擔心。不會等太久的。威爾遜醫生恰巧不在家，他上赫貝去了。但是山尼已派人去接他了，十分鐘後就會抵達這裡。歡迎我和他們一道去嗎？也許我幫得上忙。」

在這樣恐怖的一個夜晚，突然間我感到一股暖意襲上心頭。這時我想起來了：在她還未嫁給吉米費克之前是個護士。她和他在醫院裡邂逅，那時吉米費克斷了一條腿躺在維多利亞醫院一個月，出院之後，他就把她帶回家。時間似乎過了很久，萬一醫生擔誤了……。

我叫道，「喔，費克太太，妳眞的可以和他們一道去？茱麗的男朋友斷了一條動脈，天花板隨時都會掉下來。茱麗和康在那裡想把天花板撐住。」

她的果斷決不亞於她的丈夫。「當然，我要準備一些急救用藥品。孩子——不必擔心，妳放開那隻馬，進來好嗎？」

「不必。」

她並沒有多費口舌想勸解我。她一定看出庭院一片吵雜，而我只想靜靜的摟著羅文。她轉身回房內時，我聽到她高聲叫道，「貝蒂！趕快倒些茶！還有白蘭地酒來，山尼，去找些毛巾，大約要半打。趕快。」

隆德車滿載援救的器具、物品。比爾早已打開庭院的門，正坐在駕駛座上。費克先生手裡拿著一捆繩子，走上前來對我說道：

「我猜想妳是從西屯莊那邊過來的，是不是？」

「是的。一棵大樹擋住了那條小山路，無法通過大馬路。我只好開車到西屯莊，然後再騎馬過來。」

「河水很深嗎？」

「有幾個地方很深，而且河床滿佈大圓石。可能通不過去。」

「也許妳說的沒錯。我們可以先把東西運到河邊，然後再搬到妳的車子上載過去。妳的車子在西屯莊嗎？」

「不，沒有辦法。我的車子撞壞了，很抱歉，但是——」

「天啊，」他說，「妳沒事吧？」

「沒事。」

「喔，我們可以走別條路，花費的時間不見得比較多，而且那一條路比較好走。」這時山尼手上抱了一大堆毛巾衝過我們，全都放在柱子上面。隨後有個女孩端著一些東西，一定是茶和白蘭地酒。最後出來的是費克太太，她個子矮小動作却很迅速，手裡拿個箱子，雖然穿上一件舊外套，但給人一種精力充沛的樣子。

每個人都爬進去擠在那輛隆德車上。那個農夫轉過頭來問我，「一起坐車去吧？把那匹馬放到穀倉裡，他不會破壞東西的。」

我略爲遲疑一下說，「不，我想騎馬去。總該有個人到懷德卡告訴麗沙這件事。我們那裡備有床鋪的。不必擔心我。最後——謝謝你。」

他的回答聲隱沒在低吼的汽車聲中聽不見了。那輛隆德車迅速的向前衝，繞過田角。我聽到費克太太不知道高聲嚷些什麼。然後在黑夜中一陣隆隆的車聲傳過來，車子最後駛上了大馬路。

想起忘記告訴他們祖父逝去的消息，不禁感到微微的驚奇。

那個女孩在我身旁羞怯怯的說，「溫士陸小姐，妳想進來坐坐嗎？這裡有一些茶。」

「不，親愛的。謝謝妳，我必須趕回去，我出去後幫忙關一下門好嗎？」

「那還用說。」

我一骨碌的爬上羅文的背上。向那個女孩道過再見後，我掉轉馬頭，走出庭院，再度踏入夜色中。

騎在馬背上，立刻恢復了原有的天性。我感到肌肉鬆弛，悠游自在，心想只要羅文稍微跳躍一下，就可能把我摔下馬背。

只有我們兩個孤單在一起，羅文輕柔得像隻貓越過草坪。牠讓我坐在馬背上打開第二道門，然後才悠揚的滑向河邊。

還沒來得及哄牠或驅趕牠，我已下馬牽著牠跨進河水中，水深及腰際。羅文像隻野鴨在滑水，只露出頸項，似乎過了沒多久，我們又從容的向懷德卡前進。

羅文只有一次偏離正路，那就是我們經過河邊那輛撞壞的福特車時，但我只輕輕安慰牠一聲，牠就又柔順的繼續往前跑。

我這樣做沒錯，必定要有個人到懷德卡去告訴麗沙該如何事先準備、安排事情。在門房那裡我什麼也幫不上忙。假如我無法爲亞當出一點心力，至少也可照顧他的馬、花園或將西屯莊弄得井井有條……。

但在這種情況下，關於門房那裡事情變化如何，我是最後一個知道消息的了。在黑夜中羅文腳步輕柔、穩定的往前走，我的神經似乎因震驚而緊繃，最後不得不坦白的對自己承認說，我知

道的事情已夠多了。

也許事情早就有了變化。然而在這漆黑、潮濕，空氣中散發甜蜜氣息的夜晚，我對自己掛慮的事情却一點也不知情。一旦亞當死了，一切就都完結，化爲烏有了。

這匹馬停住脚步，低下頭來吹了一口氣。我靠在牠的頸部，打開最後一扇門。懷德卡就在眼前。

過了一會兒羅文達達的走進庭院，然後佇立不動。

我從馬背上滑下來。麗沙跑出庭院。「安佩！我聽到馬蹄聲趕快跑出來。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盡可能簡潔的告訴她每件事情。然而我困乏已極，說話毫無頭緒，但無論如何麗沙已弄清楚須要準備一張床，或幾張床。「等我把馬栓好之後，」我精疲力盡的說，「我要和妳談談。」

她看看我又看看羅文。「沒錯，」我低聲的說，「我練習騎馬已經好久了。」

我讓她逕自站在那裡，領著羅文繞過荷蘭穀倉的盡頭。我看見她轉身急速的進入房內。馬槽裡空無一物，我扭開電燈，把羅文牽進去。

對於這奇怪的馬廄，牠幾乎瞧也不瞧一眼。即使湯咪從馬槽裡抬起頭來，羅文也只是喘著

18 山崗夕照

她站在門內。我心中只掛念一件事，於是挺直身子，迫不及待的問他，「到底怎麼樣了？」

「他們把他救出來了，我離開不久前醫生抵達。」他四處看了一下說，「原來妳騎佛斯特的馬到尼德郡去，恭喜！」

「康！」門房那裡發生事情，康竟然可以故意不加理會。「到底怎麼樣了？他們沒事吧？老天保佑。」

他仍然站在那裡不動，只是目不轉睛的注視著我。羅文在我旁邊僵立著，除了尾巴不安的掃來掃去外，既不吃也不動。我伸手握住牠的脖子，覺得上面有微微的汗珠。

康的聲音帶著壓抑，甚至是咽啞。「我告訴妳吧。他們最後安全的把唐納救出來，有一根血管破裂，流了不少血，而且頭上也有個洞，好在止血帶救了他。醫生說不久就可痊癒。等會兒他們會帶他下山。」

我全神貫注注意康的態度。我突然覺得此刻的康一點都不像他，他壓抑、靜如止水，而且一點都不累的樣子，只是看來有些沮喪，和心不在焉，根本好像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而且極力想把自己拉回現實。

這時我清楚的感到他試圖想隱瞞什麼不說。羅文大概是因爲我捏痛了牠的頸子，動了動上半身，豎起耳朵。

我嗄啞的說，「爲什麼你比其他人提早下山？你想告訴我什麼？」

他把頭轉開，這時我才明白他根本就不想和我正眼相視。康可以用任何方式欺騙別人，然後用微笑掩飾。門邊有一隻馬蹄掛在釘子上，康用手指撥弄了一會，然後索性拿在手中把玩，他低頭仔細的瞧著，就像在欣賞一件稀有的寶物一樣。接著他頭也不抬的說，「眞令人遺憾，橫樑掉下來。」

我向後退靠在馬背上，身體一陣發冷，馬的溫熱透過薄薄的襯衫傳到我身上來，我期期艾艾的重複他的話，「橫樑……。」然後大聲喊道，「亞當？康，你騙我。不可能的！你騙我！」

他迅速抬頭看我，又低下頭去看手中的馬蹄。「橫樑搖搖欲墜，他不想出來，他說他無法拋下唐納不管，我們已盡了最大的能力，但是只有茱麗和我……」他停了一下又說，「事情發生在救援的人抵達前不久。」

在我回家的路途中，這件事情發生了……。

我雙手緊扭，靠著母馬，假如不是牠我一定倒下去了。我尖聲銳利的說道，「因此你就不管他的死活，是不是？」說得太大聲了，那隻馬嚇了一跳。康又抬頭盯著我。「『在救援的人抵達之前』當然是這樣，因爲你有意見死不救！康德．溫士陸，你就是這樣，你巴不得他死掉！」

他緩緩的說，「妳瘋了是不是？我怎麼會希望這樣？」

「天曉得爲什麼！你有你自己的理由。我不知道你心懷什麼鬼胎，但我可知道他死掉正中你懷，就像你盼望唐納活著一樣！世界上的人統統死光了，你最高興。你覺得自己是上帝……。天下所有醜陋的謀殺者都有相同的想法！就這樣唐納活著，而亞當——」我驟然停止說下去，就像被他刮了一個耳光似的，然後我冷冷的說，「我不在那裡的時候，你有意讓他死掉。」這句話幾近於自言自語，而不像在對康說。

過了一會兒我才注意到氣氛出奇的靜默。羅文移動脚步，馬蹄踏在水泥地上的達的達，我猛然又注視著康。

他靜靜的佇立在那裡，手中的馬蹄連動都不動一下。他湛藍的眼珠驚瞪著，低聲說話，那愛爾蘭的氣質表露無疑，「哦，哦……看來這件事是眞的，是不是？在樓上妳祖父的臥室裡我就猜想到了，但是不敢相信這是眞的……，直到我發現妳騎那匹馬。」那隻馬蹄在他指間泛著白光。「這件事是眞的？事情終於眞相大白。」他冷冷的笑著。「安佩，我親愛的，這次妳眞的愚弄了我？是不是？」

我默不作答。康的聲音似乎來自遙遠的地方，顯得那樣依稀，那樣渺茫，與我毫無關連，而且一點意義都沒有的樣子。

康往前挪進一步時，那匹馬抬起頭來。「那人就是亞當佛斯特，是不是？亞當佛斯特？天啊，誰會想到呢？這樣一樁醜陋的通姦事件在眼前發生了，我們竟然都被蒙在鼓裡，每個人都是傻瓜是不是？」突然間他那英俊的容貌變得非常醜惡。「妳一聽說他太太死了就回來，是不是？眞該死。天啊！妳抓住把我排擠出去的機會了，是不是？我們這場交易中，連帶也實現妳那下流的桃色事件？」

「胡說！」我大聲叫道。

「就是這樣，妳才不理睬我。我心想一定是有第三者介入。祖父一直以爲妳在和我約會，事實上，妳根本不理睬我，是不是？安佩。妳一心一意想的是佛斯特，而不是妳堂哥，一點都不。妳的堂哥只會替妳做牛做馬……」

突然間我恍然大悟：原來康眞的需要我，但只因爲我從來就不要他。自始至終我就沒正眼瞧他一眼，我喜歡的是另一個人……。

他又向前走一步。「我想妳大概以爲他想娶妳？」他的聲音冷冷的。「這是妳回來的原因，是不是？他上次就是爲金錢才結婚的。現在妳有錢了，是不是？安佩，妳到底在玩什麼把戲？來吧，讓我們談一談。妳對我不忠誠，我希望弄清楚。」

他靠在門柱上。羅文靜靜的低著頭，尾巴也不動了，但耳朵却隨著我們的說話聲抖動。我靠在牠身上，感到牠的肌肉在微微顫動。

「但是康……」有些事情我今天一定要告訴康，特別是關於金錢方面。我並不想要金錢，而這筆錢本來康就看好是他的。我要的是帶著母親那筆錢離開……。不管怎樣，康最後會擁有這筆錢，我倒也很樂意讓他擁有懷德卡，因爲亞當和我……。

我把頭埋在馬頸上，「不，康……什麼都完了。請你走開，走開吧。」

他向前走進回答我，一隻手握著門柱，另隻手仍然拿著馬蹄。

「原來妳一直把我蒙在鼓裡。」他低沉的聲音充滿怒恨。「妳要把懷德卡和那筆錢留給我，誰知妳在耍什麼花樣？」

我謹愼的說，「這是眞的，我希望你擁有那筆錢和懷德卡。」

「我怎知道這是眞的？」他粗魯的問，「妳說得那樣誠懇，但我還有什麼理由要相信妳？」

「喔，天啊。現在不要說了，請走開吧。」

馬廐一片陰暗，然後逐漸轉爲漆黑。除了靠近我肩頭處好像有什麼東西在移動外，一切都顯得淒涼、死寂。康手裡拿著某樣東西慢慢向我靠攏，眼光顯得奇怪恐怖。我心想他總不致於如此冷酷，蓄意謀殺我吧。可笑他竟然覺得在這方面有困難，即使像康這種人也會遲疑不決……。

他慢慢的伸手拉住我的手腕。我腦海裡不斷的響著那句話，「死是很容易的。」一定是我說的太大聲了，我看見他藍色的眼珠瞪得大大的。他的手緊抓住我。「小傻瓜，」康說，「他根本沒死，我只是想嚇嚇妳而已。」

他舉起馬蹄，原來他一直握在手中就是這個目的，這是一項預謀。爲什麼他一人單獨下山，現在眞相大白了。

我尖聲大叫，掙扎著想擺脫他，結果太用力撞到那匹馬。康放開我的手詛咒著，並想後退。但是來不及了。

我聽到馬的驚叫聲，康湛藍的眼珠驚恐的注視著這場謀殺。瞬間馬蹄旁淌著一灘鮮血。後來他們告訴我，當車子還在高岡的半路中，他們就聽到馬的驚叫聲。

亞當沒有跟他們一起下山。馬叫的時候，他正好抵達庭院的門口，他衝入馬廐發現，康正躺在他自己的血泊中，那隻馬蹄拋到三碼外，而羅文站在那裡汗珠連連，但顯得很寧靜。我正仰臥在牠脚下，牠低頭斯磨著我的頭髮。

在一片陰暗中我看見亞當的臉，他正離我不遠。

「亞當……」

他跪在牧草上，我的頭依偎在他的肩膀上。「現在不要說話。沒事的，一切都順利……。」

「亞當，你沒死。」

「親愛的，沒有。安安靜靜的躺著。隆德車正要下山。一切都會過去的，妳會很安全。唐納已沒事了，妳知道？他現在安靜的躺著，醫生和他們在一起，我們幫不上忙。」

「康死了是不是？」

「是的。」

「他——想謀殺我。」

「差一點得逞，」亞當憤怒的說，「假如不是羅文的話，事情就不可收拾了。」

「妳知道事情怎樣了嗎？」

「不清楚。」

「怎樣了？」

「費克一家人抵達現場，立刻展開救援的工作。那根橫樑撐穩了時，我爬出來。費克太太比較嬌小，她暫時先進去替唐納止血，直到醫生來到。本來妳堂兄還留在那裡。後來有人說妳回懷德卡。醫生到達後，却無法爬過那根橫樑，這時每個人都集中注意要把唐納弄出來，就在一片混亂和黑暗中，溫士陸先生不見了。後來我才覺得事情不妙，也許他是來找妳，甚至威脅到妳的安全。我抵達時這種感覺很强烈，事實證明眞的是這樣。」

我顫慄不已，亞當手臂緊擁著我。「聽到妳的叫聲時，我心想這下一定太遲了。」他低下頭來吻著我，在一旁的康躺在鮮血中。在這充滿恐怖的夜晚，我們之間的舊情再燃炙起來……。

接著隆德車隆隆的駛進庭院來。亞當抬起頭高聲喊叫，醫生、費克一家人、還有兩個在附近聽到意外趕來幫忙的陌生人，都跑進我們這個小小的伊甸園。

亞當既不動也不放開我。他抱著我跪在那裡，其餘的人都驚叫著，醫生在康的屍體旁蹲下。

亞當簡潔的告訴他們事情發生的經過，他說這不是預謀，絕不是。康只是想先下山告訴麗沙和我，有關把唐納救出來的好消息，因此不知究裡就走進馬廐，結果一不小心絆倒了。那匹馬嚇壞了，豎起前肢，一脚踩中了康。而我——亞當解釋著——被嚇得昏倒了。

「這隻馬蹄？」費克先生撿起來仔細看著，說，「他拿這個想殺人嗎？」

亞當平靜的說，「那一定是從釘子上掉下來的。也許就是這樣東西使康絆倒。」假如他早一點發現那隻馬蹄的話，一定會設法藏起來。

那農夫看看那隻馬蹄，又看看羅文的前脚，然後說，「噯，很可能。」接著把它放在窗台上。

午後我和茱麗漫步經過田野，向著門口走去。

雷陣雨過後，空氣新鮮，綠草如茵，花朵沿著道路兩旁開放，我們走出標示著「懷德卡」的大門，佇立在那裡，瞧著那堆廢墟和那棵長青樹。

茱麗和我默默的注視著這一切。

「可憐的麗沙。」我終於開口說話。

「她該怎麼辦？」她的聲音很低沉。

「我請求她留下來，但她說她要回家。我想這是最好的解決方法。事情都已發生了，我們唯一的辦法是忘記。」

「是。」她遲疑的說。我告訴她我和康、麗沙共串好的陰謀，昨天晚上那件事的眞相。「可是我還是猜不透。」

「有誰能眞正了解謀殺者的意圖？昨晚我告訴他祖父已把懷德卡留給他，然而當他發現我就是眞正的安佩時，他無法想像我竟然會坐視懷德卡給別人。後來他明白亞當仍然是我的愛人時，我猜想他立刻感到我會嫁給亞當，定居在懷德卡。我懷疑他即使用心想一想的話，知不知道我眞的爲他的利益著想。」

「我明白。」她微微顫抖著。「但我不了解爲什麼昨晚不甘脆就讓那根橫樑掉下來。他要這樣做很容易，而且會把佛斯特先生和亞當一起害死，我不認爲他會在乎。」

「不。他希望唐納活著……。何況，妳在那裡監視著，事情不是那麼容易就辦到，而且亞當死的話，只解決一個問題，我死的話才可以斬草除根。因此，他想謀殺我。」

「我在河邊的那個晚上，也發生過相同的事件。」

「是的。」

有一會兒，我們兩人都保持沉默。然後她挽著我的手臂。「妳怎麼搞的臉色這樣難看？」

「我無法不譴責自己。」

「譴責妳自己？」茱麗叫道，「安佩，親愛的，爲什麼？」

「昨晚發生那種事不得不歸咎於我。假如我不是那麼愚蠢的話——假如康不騙我說亞當死了，讓我感到痛不欲生，我一定會設法讓康明白，我沒有任何企圖想奪取懷德卡。」

「胡說！」她搖撼我的手臂。「看在老天的份上理智一點，所有的麻煩都是康一人惹出來的，徹頭徹尾都是他幹的，這一點妳很清楚！他跑下山到馬廄裡來想謀殺妳，正巧自己得到這種報應。即使妳清清楚楚的告訴他，妳無意要懷德卡，他也不見得會聽進去。假如不是八年前他把妳嚇得半死，妳不會瞞著他說妳不是安佩。而且假如不是妳想到他對祖父和我有危險，妳也不會回來。喔，甜心，譴責妳自己，眞是胡說，忘了這件事吧！」

「好的。」我對她微微一笑。

「妳該聽聽堂妹的忠告。」她握握我的臂膀，然後放開。「唯一的辦法是忘記！我們還有很多值得慶幸的事情呢。」

「沒錯。」

「那棵樹引起的麻煩可不少。」

「妳是說那棵長青樹？」我走過那堆破瓦殘礫，「可憐的老樹。」我微笑中帶點悲傷。「它集欺詐、秘密和羅曼蒂克於一身……。如今忘了它吧！」我伸手撫摸葉子。「可憐的老樹。」

突然間茱麗一聲尖叫，走過我身旁。

我說，「什麼事？」

她默不作答，只從那面舊牆上殘破的欄杆上爬進去。她站在牆頂上，向下張望長青樹樹幹上的裂口——那個曾爲一對情侶放置情書的樹洞。

我好奇的問，「什麼東西？」

「一封——信。」

「茱麗！不可能！任何人——」

她爬下牆，把那封信拿出來遞給我，我站在那裡驚懼的瞧著，簡直不敢相信。字跡已模糊，幾乎難辨認，信紙也已發黃，但仍然看得出當時寫得多麼急躁。那模糊的字跡寫著：

亞當佛斯特先生
佛斯特莊園
北伯明罕
諾森伯蘭

信角上還特別標明「私人信件」。

我漸漸集中心思才明白茱麗正說些什麼。

「……我在路口遇上郵差。他交給我幾封懷德卡的信，其中有一封是寄到佛斯特莊園的……。我知道妳和亞當常把情書放在長青樹洞裡，當時覺得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她的聲音顫抖，我發現自己正驚訝的瞧著她。「因此我也將那封信放在樹洞裡。」

我說，「結果我一走後，他就沒有再到這個樹洞裡看信。」

「當然不會。安佩——」

「什麼事？」

「妳認爲這封信非常重要嗎？」

我低頭注視著手中的信，然後抬頭看那棵長青樹，眞不敢相信這封信放在那裡八年。假如當時他收到這封信，事情又會怎樣呢？他太太精神錯亂，並且正臨破產邊緣，一個年輕、不快樂的女孩向他伸出慰藉的手，誰能說這不是美好的事？我們喪失了大部份時光，然而那段時光並非是我們所擁有。這棵長青樹會讓我們分離，直到我們相聚的時候到來。

茱麗焦慮的看我。「我想那封信一定很重要？」

「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我最好把這封信交給他，親自向他解釋。」

我對她微笑。「今晚我會和他見面，我親自交給他。」

「哦，眞的？」茱麗滿心感激的說。「告訴他我感到萬分抱歉。我希望沒有妨碍到什麼事。」

「假如有，」我說，「現在也無關緊要了。」

我獨自沉醉在這如詩如畫的景色裡。

向晚時分，天空蔚藍澄澈，朵朵白雲高高懸掛，緩緩向南方移動。遠處山脈起伏，緩緩的山坡綠草如茵。昨夜一場雨過後，青翠的景緻輝映在薄暮中。

我倚靠在暖和的羅馬城牆，山脚下那潭湖水波平如鏡，如夢似幻。兩隻黑面小羊在餘暉中憩睡，他們似乎與八年前的那兩隻一模一樣，往事歷歷，彷彿又回到八年前……。

空氣中充滿暖洋洋，在一片蒼綠和蔚藍的寂靜中，我閉目遐思。羊兒不鳴叫，麻鷸靜悄悄，風兒一絲也不動，蜜蜂已從百里香花叢中飛回巢裡。這裡的萬事萬物悠遠流長，然而我是這個世界裡唯一的女人，正坐在這裡夢想著亞當……。

「安佩。」

雖然我望眼欲穿，他却沒有出現。不一會兒，他靜靜的沿著牆城南邊的草坪走過來，悄悄的站在我背後。羊兒睡眼朦朧，甚至連頭也不抬。

我沒有轉身，只伸出手握住他，然後默默地把他的手貼在臉頰。

長青樹（下）

鄭麗淑／譯

■發行人／黃瑞隆
■美術主任／曹昌德
■執行編輯／朱梅生
■出版者／長橋出版社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九十二號
郵撥帳號：一〇八六一三號
門市部：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九十二號
（臺大正門旁）
讀者服務電話：三五一一六四六二
■發行所／長橋出版社發行部
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五十四之八號
電話：三九三一六一九〇
■印刷所／錦龍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和街六十四號

■實價新臺幣五十五元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一日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一四八七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長橋出版社出版了許多有價值的書，範圍包括了文學、音樂、政治、科學、人際關係、心理健康、家庭生活、兒童讀物……等等。備有詳細而精美的說明書，歡迎來信或來電索取。